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《魔女》

 **eBOOK**  
内容资料 丰富多样

## 《魔女》

世界上有许多怪人，各种各样都有，有的行为怪诞，有的性格特异，有的外貌出众，有的爱好古怪。不论和任何种类的怪人相比较，洪致生都绝不会逊色。

洪致生样子一点也不怪，一八二公分高，体育家身型，浓眉大眼，性格豪放，学历极佳……三十不到，已有了两个博士头衔在身，家境富有，一个现代青年人该会的，什么都会，曾参加国际现代十项比赛，名列第三；现代青年人不该会的他也会，原振侠住所挂的那幅草书条屏：“……青山绿水，白草红叶黄花。”一气呵成，龙飞凤舞，看到的人，怎么也不相信那是一个现代青年的书法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被人当成“怪人”的呢？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怪的癖好，这癖好是潜水寻宝。

潜水寻宝，就是找寻海底的宝藏，大多数是沉船，也有传说中其它被埋藏于海底的宝物。

他有国际潜水员的执照，也曾经运用他的科技知识，改良过潜水者用的“水肺”，使潜水者能在水中停留更久，潜得更深，更加安全。他不是喜欢潜水，只是喜欢潜水寻宝。叫他没有目的潜到海中去，看看海底美丽的风光，他决计不肯。可是，如果当他人在马来半岛的槟城度假，有人告诉他，印度洋东非某岸，可能有海底宝藏的话，他会一分钟也不耽搁，立即出发前往。

而更怪的是，他并不是穷疯了想发财的那种人。一开始已介绍过，他家境富有……那并不是普通的富有，他父亲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轮船公司老板，十年前去世，把公司的股份分成了完全相等的两份，一份给了他，一份给了他的叔叔……只比他大八岁的小叔叔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如果他和他的叔叔，在公司经营方针上，有什么争执的话，那就十分难于处理，因为大家所占的股份完全一样。不过好在洪致生对于经营船公司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当办完了领取遗产的手续之后，他就对善于经营的小叔叔说：“小叔，我什么都不管，只管收股息！”

他的小叔开始还有点不放心，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确实什么都不管，也就大展所长。

中型船公司变成了大型船公司，利润自然滚滚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还有一点怪的是，洪致生自小就不知受了什么小说故事，还是电影情节的影响，一直热中于海底寻宝。到了他真学会了潜水时，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，一连多年，虽然什么宝物也没有捞到，可是兴致一直不减，非但不减，而且越来越起劲。

原振侠是怎么认识洪致生的呢？经过简单之极，他们是中学同学。

中学生阶段，是人生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，没有了少年的天真无知，也还未曾形成成年人的世故狡猾。所以，中学阶段谈得来的同学，往往可以成为一个人一生之中，来往最多，友情最醇的朋友。

原振侠和洪致生不算是太谈得来。原振侠家境普通，自然和家庭环境差不多的同学比较易于接近，对于有司机驾驶豪华房车接送的同学，自然而

然，会有一定程度的距离。

不过，洪致生性格十分爽朗大方，一点也没有富家子弟的骄气，又是运动场上的健儿，所以和同学的关系大体很好。当大家离开了中学，各奔前程之后，每隔一两年，不定期举行的旧同学聚会上，大家也兴高采烈，讲述着青少年时代的趣事。

然而，今天，洪致生居然会找上门来，原振侠多少有点意外。当他打开门，看到洪致生站在门外之际，他怔了一怔，才连声道：“是你！欢迎，欢迎！”

也许由于他虽然口说“欢迎”，但实际上语调并不热切，所以洪致生瞪了他一眼：“真欢迎还是假欢迎？”

老实说，原振侠心中，真正欢迎的成分并不占很多。因为洪致生虽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，但是他的癖好害了他，不论讲甚么话题，他都有本事，把话题转到潜水寻宝这方面去。若是别人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大兴趣，他还要竭力诱劝，大谈潜水寻宝的乐趣。

不过这天是星期天，原振侠刚好没有什么事，和他闲谈一个下午也无伤大雅。所以原振侠为了避免尴尬的应对，主动道：“当然欢迎，最近又有什么潜水到海底，去寻宝的计画？”

原振侠的话一出口，洪致生整个人都活跃了起来，挥着手，脸上放出兴奋的光采来。

可是原振侠留意到，他又有点神秘和紧张的样子，先回头向身后看了一眼，然后以极快的动作，一闪而入，立时把门关上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原振侠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！

洪致生的动作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可笑，而原振侠之所以忍不住笑，是有原因的，那也是他们做同学时所发生的事情。

洪致生在中学生时，就喜欢了潜水寻宝，同学都知道他入了迷。于是，有一个专好恶作剧的同学，就设计了一个恶作剧来捉弄他。

恶作剧的方式很简单，别人是谁也不会上当的，但洪致生却偏偏上了当。几个同学，包括原振侠在内，一起声称在海边遇到了一个装有木脚的独脚人，绘声绘影描述着那个独脚人……这完全是史蒂文生名著《金银岛》中，那种老海盗的造型。

洪致生一听，便已入迷。那个同学又说，这个独脚人给了他一份秘密的沉船海图，洪致生更是连眼睛都突了出来。在他千请万求之下，他才看到了一张简单的海图，画在一张发了黄的白报纸上……白报纸之所以会发黄，是几个人买了一包烟，忍着呛咳，用力吸了，又喷向纸上所造成的效果。

原振侠已不记得，那张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海域了。当他们把交换条件谈好……洪致生捐一笔钱给班会，作班会的福利经费之后，他就可以得到那幅“沉船藏宝图”，洪致生一口答应。当他把那张破纸，郑重之藏起来之际，他的神情就和刚才关门时一样，兴奋而又神秘，还带着一点紧张。

原振侠想起那次的玩笑，这时又看到了洪致生这样的神情，实在无法不笑。

玩笑后来当然揭穿了，洪致生一点也不见怪，反而觉得十分好玩，说他已经研究出了那是什么海域，单是对着这种藏宝图，已经够有趣了云云。

这时，洪致生自然也知道，原振侠为什么在笑他，那使他有点尴尬。

因为中学时期同学开开玩笑，绝对没有什么欺骗的成分在内。而后来，

当洪致生喜爱潜水寻宝的名声越传越开之际，不少江湖骗子，看到这是一个骗钱的好机会，便假造了各种各样的秘图，编好了各种各样离奇故事，把什么海盗日记、航海秘图，甚至圣经中记载过的所罗门王海底宝藏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海水分开让路之际，留下来的宝藏等等的“宝贵资料”，出售给他。不论索价多高，他也照单全收，不但照单全收，而且还真的组织潜水队去探索、去打捞。

他的这种行径，在他的熟人之中，几乎已成了笑柄。相熟的人一见到他就会打趣：“怎么，最近又得到了什么秘图？”

这时，原振侠也自然而然地道：“怎么，最近又得了什么秘图？”

原振侠这样问，百分之百是在打趣。可是回答的洪致生，却十分正经：“正是，这次的情形有点古怪，所以我想来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原振侠一听，不禁啼笑皆非。除了洪致生本身之外，谁都可以知道，他高价买下来的那些沉船和藏宝的资料，全是伪造出来的东西。他上了无数次当之后，还不肯承认上当，或者，认为在上了无数次当之后，总有一次会是真的。

朋友也不是没有劝过他，可是他非但不听，反倒教训别人：“你们没有听过‘千金买骨’的故事？买不到千里马，高价买一副据说是千里马的骨，也是好的。买了马骨，真有千里马肯出让的人，自然会来找你。”

战国时，郭隗对燕昭王所说的“千金买骨”的故事，自然大家都知道的，自然也难于反驳。

这时，原振侠刚想推托，可是他还没有开口，洪致生已经又道：“这几年，你古怪的遭遇不少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正想推辞，洪致生又不让他开口：“我知道，你们都在背后笑我……”

原振侠大声道：“对，不该在背后笑你，应该到了有人当面笑你的时候了，你……”

洪致生陡然提高声音：“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给你看资料，你提意见，有什么损失呢？有损失的话，是我有损失，不是你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如果由于我的意见，而导致你有损失的话，那不是我害了你？”

洪致生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如果资料看下来，你也认为值得行动的话，那就是资料十分靠得住了，更不会怪你的。”

洪致生的口才一直十分好，事实上，每一方面，他都是聪明绝顶的人。原振侠把视线移到墙上所挂的那幅草书条屏，无可无不可地道：“好吧，什么资料？你对我说说看。”

当他在答应之际，他心中想，反正全说不可靠就是了。当时，无论他如何去设想，再也想不到，风和日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两个人之间看来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谈话，会牵涉到世界上一种最神秘的力量，会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……一个是洪致生，另外一个，他们这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。自然更想不到，会有那么惊心动魄、不可思议的变化潜伏着。

直到有关这件事的一切全都过去之后，原振侠还在自己问自己：如果当时一口拒绝，一切会不会发生呢？这个问题，他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洪致生看到原振侠答应提供意见了，十分高兴，提起了他带来的公文包。那公文包考究之极，浅黄色的鳄鱼皮，配上双重电子号码锁。

洪致生对他那些“资料”极其重视，他有一间“资料室”，全部资料原件放在保险箱中，资料输入计算机，需要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检阅。他确实十分认真，不然也不会被当作“怪人”了。

他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，转动号码，打开，原振侠看到里面放着好几只纸袋。洪致生且不取出来，手按在那些纸袋上，望着原振侠：“我先把资料的来源向你提一提，资料不是从普通人那里来的。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每一次你得到的资料，都不是普通人那里来的，这次，是哪一个古代西班牙海军大将的后代给你的？”

洪致生瞪了一眼，没有反驳：“你听说过一个美国潜水家，叫作佛烈特雷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对于潜水界的英雄豪杰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一概不识。”

洪致生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先给你看这位潜水家的资料，你看……”

他取起了第一只纸袋，抽出许多资料来，有剪报，有杂志上撕下来的内页，也有一些相片。他把资料放在桌上，原振侠一面翻动着，一面看着。

那个叫作佛烈特雷的美国潜水员，并不是什么著名的人物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潜水员。

在桌上所有的资料，全是报导他死亡的消息和经过的，对于他的生平甚少提及，看来一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缘故。

而这样子的潜水员，在美国至少数以千计。至于他死亡的原因，也不很特殊，是在一次潜水之中发生了意外，出水之后，不到一分钟就已经死了。

死亡的原因，只好断定为意外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意外，熟悉深海潜水的人，都知道那是无可追究的。海洋是如此变幻莫测，航海者和在海中讨生活的人，都知道在海中可以发生任何不可思议的事。而大海深处，更是魔鬼的境地，人类对之所知极少。

例如，一个健康状况极佳，潜水配备又十分精良的潜水员，何以会突然在深水之中昏迷呢？这问题，只有昏迷者自己才能回答。但可惜的是，深海昏迷者没有例外，都是一出水之后，不是陷入永久的昏迷，就是立即死亡。深水潜水员，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极度危险，就像端着冲锋鎗去做抢滩攻击的战士一样。

所以，佛烈特雷的死，不算是什么，比较特别的，是造成他死亡的那次潜水任务。

他是为了搜集一种十分稀有的贝类生物的标本，这种贝类的学名是“阿当氏翁戎螺”，只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大西洋海域有，而且生活在四百公尺以下的深海之中。

这一天，佛烈特雷已经找到了四个，他认为下面还有，潜得更深一点，收获可以更多。他心情也很好，因为这种螺的贝壳，是全世界各地贝壳搜集者梦寐以求的收藏品，一个完整的贝壳，市场价格约在三千美元之间。试想，一天只要找到十个，收入比起干别的工作来，要好得多了。

由于这种螺十分稀有，生物学家对于在海底，活生生的阿当氏翁戎螺的照片，也十分有兴趣。所以他在再一次下水前，还带了水底电影摄影机下去，拍摄到的情形，也可以卖好价钱。

那天，和佛烈特雷在一起的，有他的妻子艾芙，和另一个潜水员……佛烈特雷的助手。

可是他再次潜水，就出了事。他的妻子和助手，觉得他在海底的时间

太长，感到有危险之际，看到他以相当快的速度浮上来……这是深水潜水最危险的动作，会因为人体不能适应海水压力的改变，而造成无可挽救的伤害。

艾芙和助手一起惊叫起来，在惊叫声中，佛烈特雷已浮上了水面，背向上。两人立时跳下海去，托着他上了船，除下面罩之后，佛烈特雷只转动了几下眼珠，就停止呼吸了。

他们发信号，向海岸巡逻队求救。上了岸之后，那四枚被捞上来的稀有贝壳，成了遗孀的唯一财产。

从整个资料来看，这是一个普通的深水潜水员的一生。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早就随时在准备承受的结果。

原振侠看完之后，抬起头来，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洪致生。

洪致生又打开了一张地图，摊在桌上，那是一张佛罗里达州沿岸的海图。他指着地图道：“出事地点是在这里，北纬二十七点一四，西经七十九点零八，介乎佛罗里达半岛和巴哈马群岛之间。那里的海水深处，超过一千公尺，佛罗里达海峡之下，有一列十分深的海沟。”

洪致生由于对这种海图看得多了，所以十分熟悉，而他的两个博士的头衔之一，又正是海洋学。

原振侠仍然不感兴趣，声音也淡淡地：“没有什么特别，甚至也不在百慕达魔鬼三角的范围之内，并无特别的意义。”

洪致生一点也不介意原振侠泼冷水，又取过了一只纸袋，抽出一封信来，道：“请看，这是艾芙，就是那位遗孀写给我的信。”

他把信展了开来，原振侠甚至提不起兴趣取过来看，只是就着，伸过头去看。

信写得相当简单：洪先生：

先夫的名字是佛烈特雷，他的资料，随信附上。

他意外死亡之后，我自然极其伤心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，什么也不想做。最近，才在朋友的鼓励之下，振作了起来，准备开始新生活。在整理先夫的遗物之时，发现造成他意外死亡的那次潜水，他带下去的水底电影摄影机中的胶卷，拍摄了一大半。当时由于太慌乱了，谁也未曾注意。

我抱着姑且试试的心理，把它冲洗了出来，情形也没有什么特别。但是在其中，有一些相当特别之处，无人可知那是什么现象。直到今天，才听说阁下对于深海中的异象十分有兴趣，敢问阁下是否愿意购买先夫的这一卷遗作？请覆信。 艾芙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洪致生道：“我回信了，对她说我只对海中藏宝有兴趣。如果她丈夫在海底拍摄稀有贝类的生活情形，而在无意之中，摄到了什么古代沉船露出在海沙之外的部分，那我有兴趣之极，至于别的，就不会感到兴趣。”

原振侠仍然沉默地听着。

说到这里，洪致生兴奋了起来：“艾芙收到了我的信之后，把那卷电影寄了来，要我自己决定有没有兴趣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注意力开始被吸引了。一则，他从洪致生兴奋的神情上，感到那卷在水底拍摄的影片，一定真有什么特异之处。二则，电影拍摄到的东西，弄虚做假的情形比较少，至少比一张海图的真实性要高一点。

可是原振侠还是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在一只大水族缸中，就可以拍出和海

底同样的效果来？”

洪致生点头：“我当然知道！”

原振侠伸了一个懒腰：“那你兴奋什么？可能整卷电影，全是假的！”

洪致生笑了起来：“我当然有确切理由，相信电影不是道具海底，利用摄影技巧制成的。你看了，再经我对你一解释，你就会明白。”

原振侠在一时之间，也弄不懂何以洪致生如此有把握地肯定。心想，到时随便指出一两个破绽来，就可以推翻他的断定了。

原振侠作了一个“随便你喜欢怎么样”的手势，洪致生便取出了一具小型电影放映机来，又在放映机前，支起了一幅小小的银幕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原振侠倒不好意思端坐不动了。他站起身，走过去把窗帘全都拉了起来，客厅中登时黑了下來。

洪致生也装上了影片，开动了放映机。

出现在小银幕上的，是海底的情景，那是超过四百公尺的深海，看起来相当阴暗，可是又有一种苍白的诡异感。深水潜水和普通的潜水不同，海洋到了深处，绝不如浅水处，那样充满了五光十色的绚丽，而是阴沉得有点可怖，连海草也几乎像是耸立着的许多鬼怪一样。

原振侠知道，水底摄影机是固定在潜水者的胸口处的，通过简便的控制，就可以操作或停止，若是环境不值得拍摄，就可以停止，以节省胶卷。这卷胶卷一定曾停了不少次，因为银幕上出现的片段，有点跳动，显然是拍拍停停的结果。

接着，就在一块几乎是光亮的大岩石上，看到一只有着红色火焰一样彩纹的大螺，在缓缓移动。同时，看到一个人的手，向那只螺伸过去，那只螺比这个人的手掌还要大。

原振侠在这之前，并未曾见过这样的螺。

洪致生立刻解释道：“你看，这只螺的学名，就叫作阿当氏翁戎螺。从这只螺就可以肯定，这卷影片真是在海底深处拍摄的。”

原振侠反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洪致生笑了一下：“你没有听说过‘翁戎螺’这个名称？”

原振侠“唔”了一声：“听说过，好象是生物学家认为，早已绝种了的一种海洋生物，一直到十九世纪初，才发现了活的标本。”

洪致生道：“是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停止了放映机的转动。这时，银幕上的那只螺，已爬到那块大石的一边了。

洪致生又道：“翁戎螺是上古时代的生物，几乎可以追溯到和恐龙生活在地球的同期。由于地壳变动，它们从浅水生活，演变到深水生活。如今已发现的品种，只有十二种，阿当氏翁戎螺的标本，来自活生生的极少，绝大多数都只是贝壳，而这种螺的生活照片，是生物学家从来没有见过的。”

洪致生解释得再详细也没有了，原振侠立即明白了：“只有在深海的实际环境下，才能有这样的影片，无法在水族缸中做出来。”

洪致生大声道：“是，所以我肯定这卷影片所拍摄的，全是真实的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感到洪致生所提出来的，简直是无可辩驳的证据，证明这卷影片，的确是在深海之中拍摄的。
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洪致生指着那螺：“你看，这种贝类生物的贝壳，花纹和色彩多么美丽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想，你来找我，不是为了讨论这贝壳是如何美丽的吧？”

洪致生忙道：“当然！当然！”

他又使放映机开始操作，在银幕上，那螺继续在大石上向前移动。洪致生的声音有点紧张：“请注意，请开始注意！”

原振侠受了他紧张声音的感染，盯着银幕，看到那只螺移动到了大石的一边之后，沿着大石向下。摄影的镜头，也转了一个方向，转到了大石的另一边。

摄影镜头转变的目的，自然是为了继续追踪那枚翁戎螺的行动。

那块大石的另一边十分平整，平整得如同打磨过的一样。所以，当那枚翁戎螺一转过来之际，或许由于石头的另一边太平滑了，它一下子就跌了下来，跌到了石块脚下的沙上。

当那枚翁戎螺跌到海底的沙上时，镜头迅速跟随着。它跌下去之后，把身体缩进了贝壳之中，然后又慢慢伸出来。

这一个片段，在海洋生物的研究上，可能有着极高的价值，但是原振侠却没有看出什么特别来。而洪致生已在紧张地问：“你没有注意到？”

原振侠愕然：“注意什么呢？”

洪致生有点恼怒：“那块海底的大石，那平滑的一面，天，你竟没有注意到！”

由于摄影机的目的物，一直是那枚翁戎螺，所以，当螺自大石上滑跌下来之际，镜头跟着迅速移动。大石的那光滑的一面，迅速掠过，不是很引人注意。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请重复一遍。”

洪致生操作着放映机，倒转过去，再放映，使用了慢速度。

洪致生带来的那具放映机虽然小，但是性能十分好，这时他选择的是慢速度，胶卷几乎是一格一格地在移动着。

这一来，自然看得清楚多了。原振侠看到，当那枚翁戎螺向下落下来之际，那大石平滑的一面上，似乎有着什么刻痕在。

而洪致生也在这时，按下了停止掣钮，指着银幕：“看，大石的一面，刻着什么！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是的，毫无疑问，在超过四百公尺深的海底的那块大石，那么平滑的一面上，刻着些什么。

一块躺在深海海底的大石，有着那么平滑的一面，这已经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。

虽然大自然的创造力，有时会令人有鬼斧神工之叹，但是那样的平滑，总很难令人相信那是天然形成的。更何况，在平滑的一面，还有着刻痕在。

原振侠盯着银幕，由于当时镜头在迅速移动，所以那刻痕看起来不是很明显。但是，也依稀可以辨出，那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。

原振侠沉吟了一下：“那是不是会是……恰好有一只海星附在大石上？”

洪致生道：“当然有这个可能，可是你再看下去！”

他又操作放映机，胶卷移动了几格，到了大石近海底的那下一半。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！

大石的最下面，当然是埋在海沙之中。就在沙上面……由于那枚翁戎螺已跌到了沙上，所以镜头也不再移动，大石上的刻痕看起来清楚得多了。

可惜的是，那些刻痕有一部分在沙中，也有一点被跌下来的螺所遮住了。不过，还是可以看得清楚，那是一组刻痕，看起来像是刻着许多跳跃着、高举双手的人形。

那就无论如何，不是“一只海星附在大石上”了。那些跃动的人形，大小可以从海螺的比例上看出来，大约是五十公分高，有一半是在沙中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：“这……是一些人在跳动！”

洪致生道：“是，你再看下去。这时，潜水者一定也发现这些图形了！”

他令放映机再转动，银幕上看到的是，一只手伸过去，先是抚摸着大石上的刻痕，然后，伸手去拨动大石底部的海沙。

海沙扬了起来，画面变得十分模糊，原振侠不由自主屏住了气息。

这实在是十分神秘的事，海底的大石上，有着跳跃人形的浅刻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
被拨起来的海沙，再沉下去之际，又能看到什么呢？

可是，原振侠失望了，就在海水由于海沙被拨动，而变得混浊之际，电影完了，画面消失了。

原振侠又“啊”地一声叫了起来，洪致生道：“电影到这里为止了。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再放一遍！”

这时，原振侠的好奇心已被引发，他不但又看了一遍，而且，又看了七、八遍。

洪致生停了放映机，过去拉开窗帘，取出了一叠相片来，道：“我已经将重要的几格电影胶卷，放大成了硬照，你看……”

原振侠接过了照片来，照片看起来更清楚。那五角形的星状刻痕，那些跳动的人高举着双手，线条虽然简单，但是十分生动。

洪致生在不断地问：“看清楚了吗？这份资料，是不是大不相同？”

原振侠“唔”地一声：“很值得研究……佛烈特雷，那个潜水员，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不然他不会去拨动海沙。他自然是想把那些人形，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可是为什么，电影忽然会中止了呢？”

洪致生道：“估计那时，有什么意外发生了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佛烈特雷……也是因此丧生的？”

洪致生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不能肯定，我问过潜水专家，他们都说在深海之中，任何意料不到的事都可以发生。深海，是人类知识所达不到的一个神秘领域。”

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，迟疑地望着洪致生：“你想我发表甚么意见呢？我又不是深水潜水专家，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是专家了。”

洪致生侧着头：“由于你有过许多不可思议的经历，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这块有着浅刻的大石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这个问题，真是没有法子回答的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不管怎样，你都准备组织潜水队，要到那海底去了，是不是？”

洪致生的神情十分肯定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原振侠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不见得是想邀请我参加吧？”

洪致生笑了起来：“也有这个意思！”

原振侠又把那些照片看了一遍，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，他对于一切特殊离奇的、不可思议的事，一直有极大的兴趣。但是他在考虑了一下

之后，还是缓缓摇了摇头。

他道：“我不打算去了！”

他心中想及的，是和海棠的新几内亚腹地山区之行，他和海棠甚至到达了“鬼界”。

但是，历尽艰辛虽然可以到达“鬼界”，然而不论他如何努力，却无法触及另一个人的内心！海棠“完成任务”之后，音讯全无，她分明不甘心做“人形工具”，可是还不得不继续做下去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他就无法了解！

还有黄绢，黄绢的环境，看来比海棠好一些，其实还不是一样！一样是在“权力”这股有巨大无比、无可抗争的漩涡之中打转！

原振侠怔怔地想着，直到洪致生有了回答，他才算又集中精神。洪致生道：“你不去，我也不勉强，毕竟你对潜水十分陌生。不过，在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先假设一下那究竟是什么，总是好的。”

原振侠有点答非所问：“这是一块上面有浅刻的大石头，还用问么？”

洪致生有点气恼：“那还用说！我是问，这块大石当然是人工凿成的，何以会在那么深的海底？不见得会有人把一块大石，运到海中心去，再抛入海中，这块大石，估计重量超过二十吨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：“你想说明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！”

洪致生现出极兴奋的神情来，用眼色鼓励原振侠继续说下去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，你想说这块大石，是在不知甚么年代，淹没在海水中的一座建筑物的一部分。”

洪致生的声音有点震动：“还不止。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一座被海水淹没了的城市？天，我真正知道了，你以为那是传说中的亚特兰大城的遗址！”

洪致生突然跳了起来，涨红了脸，用力挥着手，声音有点沙哑：“你想到了，你也想到了！真有这个可能，你说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？”

原振侠望着他，没有立刻说什么，心中不知是同情洪致生好，还是可怜他好。

关于沉没的亚特兰大洲，有着许多传说，都说那是一片突然间被海水淹没了的大陆。

在被海水淹没之前，在这片大陆上，有着高度的、意想不到的文明等等。但那只不过是传说，其可信的程度，不会比中国传说之中的“共工头碰不周山，撞断了支撑天空的四根柱子之一”多多少。

若是根据传说之中，确实有这样一大片，曾在不知多少年之前遭海水淹没的大陆，去创作一些幻想式的故事，当然可以。美国的电视编剧，就创造了一套电视剧 来自亚特兰大的人，那个来自海底城的人，是可以在水中生活的。

当然也可以相信，真有那样的一个海底城在，因为如今“大西洋”的名称，就是由这个传说中的海底城演化而来的。

但是，如果说在海底，有了那样的一块石头，就认为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海底大城的遗址，这一点，原振侠绝不敢苟同。

洪致生看出了原振侠不以为然的神情，他身子向前俯着，盯住了原振侠：“怎么，你认为没有可能？虽然那地点，和一般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探险家所推测的有所不同，但是这正好说明了以前那些人推算错误，所以他们才一直找不到海底的古城啊！”

原振侠缓缓摇着头：“别那么肯定……”

可是洪致生却越说越是兴奋，用力挥着手：“你看，那些人形，动态何等强烈，没有高度的艺术修养，能有这样的浅刻么？说不定弄起这块大石，就可以发现进入这座古城的入口，要是由我找到了失踪的亚特兰大城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挺了挺胸：“那我就是人类历史上，最伟大的海底探险家、海底宝藏最伟大的发现者！”

原振侠仍然缓缓摇着头，洪致生更向他凑近了些：“你知道，我从小到大的愿望，只不过想在海底发现一条宝藏船而已。可是现在，是整座淹没了的古城！”

原振侠不忍去扫他的兴，但也不得不纠正他：“可能是整座古城。”

洪致生的狂热，绝不因为一句半句扫兴的话而冷却：“当然只是可能，天下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事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你照你的意思去进行好了，我没有意见。”

洪致生忽然又皱了皱眉，像是有什么话要说，可是却又没有说出口来。

原振侠看出他的神情有点犹豫，忙道：“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有什么话，只管说。”

洪致生道：“我给你看过的资料，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。”

原振侠哑然失笑：“为什么？你不准备大张旗鼓，招兵买马，去进行海底探险么？”

洪致生道：“自然我要招兵买马，可是目的是什么，却要绝对保守秘密。不然，消息一传出去，会被人家捷足先登。我毕竟是私人力量，要是有什么国家力量赶在我前面，我就完了！”

原振侠笑道：“倒也设想周全，我不会对人说，可是佛烈特雷的遗孀那边，不会传出去么？”

洪致生忙道：“我也未曾告诉他们我的发现，只是对她说，资料很好，留下来慢慢研究，先寄了一点钱给她，日后有大发现了，再付她合理代价。她收到了我先寄去的钱，已经十分高兴了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神情又有点鬼头鬼脑起来：“有一位先生，经历的神秘事情更多，听说你认识他，能不能介绍我去见一见，听听他的意见？”

原振侠双手连摇：“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那位先生我只不过见过几次而已，无法替你介绍。”

洪致生显得很失望，一面把资料收拾起来，一面道：“好，那我只好另外再找找门路看。”

等他合上了公文包，原振侠以为他要告辞了，谁知道他又坐了下来，双手托着头，半晌不出声。

刚才还如此兴高采烈，怎么一下子会变成这样子了呢？原振侠心中正在疑惑，洪致生已抬起头来。他的神情，更令原振侠大吃一惊，看起来，他显出了一副又沮丧又难过的神情。

原振侠忙道：“你……”

他只说了一个字，洪致生就作了一下手势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然后，又过了一会，洪致生才道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收到了那些资料之后，我是说，我一看到了那些资料，我就立时下定了决心，这是我毕生的愿望，我一定要完成……发现惊人的海底秘密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原振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只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
洪致生那种沮丧的神情更甚，数着手指：“可是……自那天起，一共七天了，每天晚上，我都听到有声音在我耳边叫：不要去！不要去碰古老而不可思议的事！”

洪致生讲得十分正经，可是原振侠却忍不住想发笑：“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洪致生用骇然的神情看着原振侠，原振侠摆了摆手：“我不是很明白，你是做梦有人对你说？”

洪致生连声道：“不，不，如果是做梦，我才不会认真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什么样稀奇古怪的梦没有做过！”

原振侠不禁骇然：“是在你清醒的时候？真有人这样警告你？”

洪致生摇头：“也不是。”

原振侠给他弄糊涂了，只好道：“请你说得明白一点，别这样不清不楚。”

洪致生叹了一口气，跟着搓着手：“是这样，任何人每晚入睡之前，总有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，是在半清醒、半睡眠状态的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点头。

洪致生一挥手：“就在那时候，我听到了那声音，我看不到有什么人在发出那声音，可是却清清楚楚地听到。第一晚，比较简单，只是叫我‘不要去’；第二晚，则说古老的事情，有很多是我永远不明白的，不要试求去探索；第三天，又多了一句警告，叫我想想那些获得资料的人的下场。”

原振侠直了直身子，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。洪致生道：“以后的几晚，也大同小异，那真是弄得我精神恍惚！不，不要告诉我是由于精神紧张而产生的现象，我真是听到的！”

原振侠正想这样告诉他，给他说在前面，倒不好意思再讲甚么了。他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如果你真是听到了声音，声音总要有来源才是！”

谁知道洪致生一瞪眼：“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也可以听到各种声音，它们的来源在哪里？”

原振侠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刚才你并没有说，是在梦里听到了声音，你说你是清醒的！”

洪致生叹了一口气：“半清醒……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那声音柔软动听，又带着无限的关切，她在劝我放弃，叫我别根据那些资料去追寻什么……”

由于他们是用英语在交谈的，所以原振侠立时听了出来：“她？”

洪致生的神情有点迷惘：“是的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我从来也不能想象，一个女人会发出那么动听的声音来，她的声音有着无比的说服力！”

原振侠不禁哑然失笑，望着有点入魔的洪致生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应该听从这个声音的规劝，别再去发掘什么海底古城好了。”

洪致生却又摇了摇头：“如果给我看到发出这样动听声音来的那个女人，不论她叫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听从。可是每当我听到了声音之后，竭力从半清醒的状态之中挣扎醒来时，非但什么人也看不到，连那么动听的声音也消失了！”

洪致生说得极其认真，而且，他的神情，也有相当程度的沮丧。这使得作为一个医生的原振侠，陡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所以他也不再失笑，十分郑重地道：“你的精神状态……”

洪致生不等他讲完，就连声道：“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。没有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人，肯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，就像是醉鬼，一定伸着舌头嚷叫，自己并没有喝醉一样。

他正想如何委婉措词，要洪致生去找精神病专家检查一下，洪致生却又说出了令他意料不到的话来。

洪致生在说那番话之际，神情表现得十分犹豫：“我有一个想法……”

他讲了一句之后，停了半晌，才又道：“会不会是在那海底古城之中，真有一些能力超群的人居住着，他们知道我要去揭开秘密，就通过了不知什么方法，劝我不要采取行动？”

原振侠忍住了笑：“你大概是看小说看得太多了，或者是你天生幻想力特别丰富！”

洪致生瞪了原振侠一眼，神情大不以为然。接着，他又思索了片刻，站了起来，眼神有点失魂落魄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如果真有一个女人在我面前，能发出那么动听的语声，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会毫不考虑地爱上她！”

听得他这样说，原振侠不但笑不出来，而且有点骇然之感。异性相吸引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但是单单为了对方的声音动听，就决定爱上对方，这样的例子，只怕在洪致生之前，还未曾发生过。而原振侠又素知他的性格，看出他这时并不是在闹着玩，而是十分认真的。

原振侠隐隐感到，整件事情中，有什么不对头之处，可是他却又说不上来。

洪致生却显然十分入迷，他还在喃喃自语：“或许她是海中的女神？或许她是……”

原振侠忍不住大喝一声：“或许她根本不存在！”

洪致生在原振侠的大喝声中，陡然转过身来，有一种如梦初醒的神情。他在这种惘然的神情之中，看起来给人以一种感觉，像是他根本不知道，自己刚才说了一些什么话。

原振侠走过去，拍着他的肩头：“好了，别走火入魔了，你要就立即去进行，要就放弃……”

原振侠停了一下，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：“听你那梦里情人的劝告！”

原振侠在开玩笑，可是洪致生却十分认真，陡然伸手，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臂。他抓得极用力，令原振侠感到有点痛。他道：“我不能放弃，我一定要去进行！如果我放弃了，她就不会再来劝我，我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！”

他说得如此认真，原振侠不禁失声道：“你真是入魔了！”

原振侠在和洪致生的对话之中，已经不止一次用了“走火入魔”、“入魔”这样的字眼。这种词句，在一般普通的对话中，词意是相当明显的，那就是说一个人对一件事、一样东西或另一个人，太沉湎过度之意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。自然也不是说一个人进“入”了“魔”境，那只是一种象征式的说法而已。

洪致生听了，呆了半晌，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哪有什么梦中情人！梦中情人，至少还有一个可以看到，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形象在，而我所有的，只有她的声音！”

原振侠觉得，实在不适宜再在这个问题上多讨论下去了。他十分严肃地道：“我是医生，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……”

洪致生不等他讲完，就叫了起来：“就算我有精神病，我也不要医好它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听她的声音，太喜欢了！”

原振侠不是精神病专家，一时之间，也难以判断洪致生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，他只好摆了摆手，不再说什么。两人之间保持了片刻沉默，洪致生才提起了公文包：“我走了，再有需要听你意见时，我会来找你！”

原振侠送他出去，在屋子门口，看他身手矫捷地上了一辆跑车。跑车发出轰然巨响，疾驰而去。

原振侠走回屋子，却不回自己的住所，而到了更高的两层，去找他的同事……医院中的精神病专家。

那精神病专家，是一个脾气十分好的中年人，他听原振侠把经过情形，约略讲述了一遍之后，道：“照我看来，你朋友的情形，极可能是长期从事深水潜水的后遗症。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，有可能是海水的压力或者特殊的环境，人在深海之中，会产生幻觉，这种幻觉产生的次数多了，就会将之当成真的了。”

原振侠问：“那算是不正常？”

专家呵呵笑了起来：“人脑的结构，活动方式实在太复杂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正常的，也可以说人人都正常，因为连甚么是正常的标准都没有。”

原振侠默然不语，专家又道：“照你朋友这样的情形看来，是没有多大的害处的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想了想，虽然是没有多大的害处，但是当时洪致生那种入魔的神情，总使他觉得，事情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在。

专家又道：“人，总是有各种各样幻想的，尤其是年轻人对异性的各种想象，是十分普通的现象。就算你的朋友，从此之后，把女性声音的美妙与否，作为将来择偶的对象，也无伤大雅。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：“只怕在现实生活之中，再也找不到他所称的，那种美妙动听的声音！”

专家笑着：“那也不要紧，就让他去失恋好了。世上失恋的人太多了，不属于精神病医生的范围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觉得专家所说的相当有理，又随便聊了几句话，就告辞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

舒服地坐在沙发上，听着音乐，原振侠把洪致生带来的事，仔细想了一遍。他觉得那块海底的大石，似乎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之处，那就是何以那平滑的一面，在海水之中，可以保持这样的平滑呢？除非它是才沉进海中去。

可是看起来，显然那块大石，在海底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。那么，就算石质坚硬，不受到海水的侵蚀，就算它所在的位置深，不适宜各种海草附着生长，在深海中，还是有不少生物，是附在石块上生活的，像藤壶，像凿穴蛤，许许多多海洋生物，都会使石块的表面变成粗糙，或者附生在上面。一块大石可以长时期在海底维持如此平滑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而且，更奇怪的是，那枚在大石上移动的翁戎螺，一到了那平滑的一面，竟然滑跌了下来！

原振侠虽然不是海洋生物专家，但是生物学上的普通常识，也相当丰富。凡是腹足纲的贝类生物，都有强大的“腹足”，那也是这类海螺可供肉食的部分。海螺的腹足，都有相当强劲的附着力，可以在任何平滑的表面上，藉附着力而移动。有几类，例如鲍鱼，当它强有力的腹足，附在岩石上的时候，甚至气力再大的人，也无法将之取下来。

可是，那枚翁戎螺，竟然在爬行之中，滑跌了下来！

原振侠本来就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，他立时想到，那块大石上，是不是有着什么神秘的力量，使海螺无法在上面爬行？使它可以保持平滑，甚至使潜水者丧失生命？

原振侠想到了这些，但是他立时感觉，这种想法倒和洪致生的想法差不多了，这使他自己觉得好笑，所以也放弃了这种想法。

他立时又想到，许多高举双手跳动着的人形，上面是一个星形的图记，这究竟代表了什么呢？想了半晌，自然一点结论也没有。他感到，洪致生关于阿特兰大海底古城的设想，未免太夸张了些，但这块有着浅刻的大石，确然是值得打捞上来研究一下的。就算不是整座古城，只是古城建筑物中的一部分，那也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了。

想了半晌，原振侠伸了一个懒腰，自己觉得好笑，心想，我去做一个探险家，是不是比作为一个医生更好呢？

在接下来的日子中，大约是一个月左右，原振侠没有洪致生的信息。在这期间，原振侠曾有机会，遇到过几个对探险、考古有兴趣的人，他把石头上的浅刻图形，简单地描绘出来，不作任何说明，只是向人家请教：“这种图形，代表什么意思？”

只有一个人有比较合理的回答，那是一个对人类宗教史，有极其深刻研究的学者。

他的回答是：“看起来，这个五角星形的图形，象征着什么。下面那群人，用一种舞蹈的形式，在表示对它的崇敬。”

原振侠进一步问：“五角星形，象征什么呢？”

学者答道：“很难说，可能是一种信仰，也可能是一种力量。很多宗教有星形图形的象征，许多邪教中著名的魔王、魔力和魔法的来源，也用五角星形来代表，认为那是魔法力量的来源。这相当复杂，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借一批书给你看。”

原振侠十分感激这位学者的好意，可是他想起，小宝图书馆中有不少这样的书籍，自己尽可以去找，所以他忙道：“不必了，谢谢你！”

那学者又对原振侠描绘出来的图形，看了一下，问：“你是在什么地方，看到这样的图形的？”

由于洪致生曾经千叮万嘱，不要讲给任何人听，所以原振侠只是含糊其词，应付了过去。

那学者的解释，虽然说得还合情理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。原振侠这时，反倒希望和洪致生联络一下，可是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洪致生住所去，却一直没有人接听。

在几个晚上，他没有什么事，也曾到小宝图书馆去了几次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获。

一个月之后，午夜时分，突然门铃声大作。原振侠从床上跳起来，心中十分恼怒，这样按门铃是十分不礼貌的。他用力打开门，已经准备了一连

串，不论来者是谁，都加以指责的话。

可是，门一打开，当他看到站在门外的是洪致生，而洪致生的神情，又是如此之憔悴时，他把准备好的指责，全都缩了回去。

洪致生不但样子憔悴，而且神情失魂落魄。门一打开，他和原振侠打了一个照面，咧嘴笑了一下，可是那一下笑，真比哭还要难看。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伸手把他拉了进来：“怎么啦？”

洪致生自己先径自拿起了一瓶酒，打开瓶塞，咕嘟喝了一大口，才道：“那声音，还是那声音！”

原振侠怔怔地望着他，职业的本能，倒真的化成了一种声音：“眼前这个人有病，非但有病，而且还病得十分严重！”

他作了一个手势，洪致生整个人，简直是重重摔倒在沙发上的。

他用力挥着手：“那声音，那声音！”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他所讲的“那声音”是什么意思。他皱着眉：“消失了？你再也听不到那么美妙动人的声音，所以失恋了？”

洪致生双手捧着头，半晌不出声，才道：“不是！”

原振侠有点恼怒：“你自己照照镜子，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？我以为你早已组织好了潜水队，出发到大西洋探险去了！”

洪致生伸手，在自己脸上用力抚摸了一下：“我十分矛盾，要是我开始了探索行动，她会因为我不听劝告，而不再理我。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抬头向上看了一眼。他想起那精神病专家说过“没有什么害处”，当时自己也同意了，如今看来害处大得很，任何事一入了魔，都是有害处的。

洪致生又道：“可是我又不能放弃，一放弃，劝说成功，我也同样再听不到她的声音了！”

原振侠感到十分不耐烦，他像是和一个疯子在讲话一样：“这种话，你以前早就说了！”

洪致生苦笑了一下：“最近几天，情形又有不同！”

原振侠没有再问他什么，只是让他自己说下去。洪致生叹了几声：“在半睡眠状态中，本来我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就拚命想看到声音的来源。前几天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心想，何不与她对策呢？”

原振侠骇然，这时，他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医生，他也可以肯定，真是有问题了。

洪致生说到这里，兴致高了起来：“我先问：你究竟是谁？她居然立即回答：我是你的守护神，不想你去涉险，所以一直在劝你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现出了陶醉之极的神情来：“这几句话的声音，真是好听极了，听上一千遍一万遍，都不会厌！”

原振侠一听得他这样讲，心中陡然一动，忙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洪致生睁大了眼睛望着他，原振侠继续道：“你既然对这个声音那么入迷，希望一再听到，难道你没有考虑过，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？”

洪致生叫了起来：“怎么没有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好，放出来，让我也听听，那声音究竟有多么动听！”

洪致生叹了一声：“录不到，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听到。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那是你的幻觉，幻觉已经令你的精神状态受了损害。直接地说一句，你有精神病，明天一早，我就替你安排治疗！”

洪致生的反应相当平静：“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一定是有某种力量，使我的听觉神经起了作用，我才会听到声音，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？”

原振侠没好气：“我是不明白，我更不明白你来找我，究竟在干什么？”

洪致生又喝了一口酒：“有一件事，希望你替我做一做，事情不是很难。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叫我去找你的那位‘守护神’？我可没有这个本领。”

洪致生笑了一下，这时，他的神情看来十分正常：“不是，我想请你代我去借一艘船。”

原振侠再也想不到，他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来，一时之间，倒不知如何反应才好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自己有一个大轮船公司，还要我出面，再代你去借一艘船？”

洪致生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正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轮船公司，所以才要你出面。”

原振侠十分不解地望着洪致生，洪致生解释着：“我要借的那艘船，属于林氏船务公司。”

原振侠立时明白了：“啊！同行如敌国，林氏船务，和你们是敌对的！”

洪致生抿着嘴唇，来回走了几步：“你知道，商务上的事我是一窍不通的，但是我却也知道，自从二十五年之前，林老头子突然神秘地失踪之后，林氏船务公司在种种打击之下，几乎倒闭。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所谓种种打击，其实主要是你们公司的打击。”

洪致生不置可否：“我听我叔叔说，林氏船务能够支持着不倒闭，简直是商场上的奇迹，在最不行的时候，整个船公司，只剩三条只能拆成废铁的破船。可是五年之前，失踪的林老头的女儿，出来主持公司业务，公司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。发展之快，可以说是举世瞩目，又是一个奇迹！”

原振侠对于商场上的事，也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林氏船务公司从破产边缘，到如今几乎是亚洲最大，拥有船舶吨位最多的大航运公司，由于只不过是短短五年之间的事，被许多杂志当着传奇性的故事来报导，原振侠自然也多少知道一些经过。

传奇性报导的焦点，是集中在一个女郎身上，原振侠看过一篇相当详尽的报导，题目是“东方的女霍华休斯”。霍华休斯是美国著名的富豪，中年之后，根本没有人见过他。他过着极其隐密式的生活，而通过各种方式，指挥业务，增加财富，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的神秘人物。而被称为“东方女霍华休斯”的那位女郎，就是五年前，出任林氏船务公司总裁的林雅儿。

由于林雅儿这个人，在这个故事中十分重要，所以必须比较详细地介绍她。

林雅儿是独生女，她的父亲林永兴，是林氏船务航运公司的创办人。林氏公司在林永兴的主持下，一直执航运界之牛耳，把其它中小型的航运公司，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俨然是亚洲富豪，不可一世。

林永兴对于海洋的兴趣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，不但他经营的业务是航运，他最大的业余嗜好也是驾驶游艇出海，而且喜欢独自驾驶他那艘，在当时被公认为世界上设备最先进、最完善、最豪华的四艘游艇之一的“永兴号”出海。

“永兴号”当时的设备之佳，可以令得林永兴驾着它，轻而易举地环游世界。

林永兴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出世时，他的妻子难产致死，一直到他神秘失踪那年，他没有再娶。他神秘失踪那年，女儿林雅儿只有三岁，那是距今二十五年前的事。所以，林雅儿今年的年纪是二十八岁，正是一个女性最美丽成熟的年纪。而林雅儿接掌濒临破产的船公司之际，她只有二十三岁。

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女郎，连她是在什么地方受教育的，甚么环境下长大的，甚至是什么样子，都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她一开始主持公司业务，公司就奇迹一样地复活了，非但复活了，而且生气勃勃。短短五年时间，就几乎已回复了林永兴时代的规模，这不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吗？

关于航运公司的业务，是如何迅速发展起来的，自然有线索可供追寻，但是看起来未免枯燥，所以只是约略说一说就算。

有趣的是林雅儿这个人，上面提及她的时候，曾说她“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受教育的，不知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，甚至是甚么样子，都没有人知道”，这不是太怪异一点了么？可以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能是这样子的！

可是，偏偏林雅儿就是这样子的。

这种情形，实在是不可能的……一定还会有人这样坚持。但实实在在，林雅儿的确是这样的，真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。

林雅儿出世的当日，就是她母亲去世之时。

当然，是有人见过林雅儿的……接生的医生、护士等等。但那时，林雅儿只不过才出世，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婴儿，和每天降临人世的许多其它婴儿，并无不同。

她的父亲……有人甚至怀疑，连他的父亲，也可能没有见过她！

父亲怎么可能会没有见过女儿呢？要注意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形……林雅儿的母亲，因难产而死。林永兴几乎在接到了女儿诞生消息的同时，就接到了妻子丧生的消息。

由于近五年来，林雅儿奇迹似的商务能力，和她如此神秘的生活方式，她成了许多记者的追索目标，研究她何以会如此神秘的“内幕文章”大受欢迎，所以，一些陈年旧事，也被发掘了出来。

英国两个专门发掘“内幕新闻”的记者，就花了许多时间，访问了許多人，把林雅儿出世之后几天间的事情，探访明白，写过一篇报导。根据那篇报导中所写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当林永兴赶到医院的时候……他商务繁忙，未能在医院中陪妻子……医生迎上去，先告诉他噩耗：妻子死了，然后再告诉他：女儿诞生，平安无事。

当时，林永兴这个富豪，只是呆立着。

那两个记者访问的，正是当时把两个消息，一起告诉林永兴的那个医生。

这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，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，已经退休了，可是精神还十分好，记忆力也没有衰退，记得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的每一个细节。

“林先生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站立着。”那个医生说：“我怕他受不起打击，想安慰他几句，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，脸色苍白得惊人，汗珠自他整个脸上沁出来，样子骇人之极。

“我连忙吩咐身边的护士，准备如果林先生精神上支持不住的话，就给

他准备病房，好让他静养。

“他这样子，大约有一分钟左右。突然，他全身都几乎抽搐了起来，面上的肌肉，抽搐得尤其可怕，双眼之中，射出难以形容的光芒来……我只能说，那是愤怒和恐惧交织的光芒。”

“由于我是面对着他的，所以自然而然，我认为他发怒的对象是我，而他也确实有理由向我大发雷霆的。因为林夫人在产前多次检查，一点也没有不正常，虽然是头胎，可是根据我多年妇产科医生的经验，一定是顺产。谁知道胎儿忽然移位，变成了情况最恶劣的难产。这种情形，在医例之中十分罕见，而且原因不明，向外行人，尤其是当事人解释起来，更是困难。一般都会被当事人认作是医生的疏忽，而加以责难，所以，我以为林先生是在对我发怒。”

“可是，接下来的变化，却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！”

那两个内幕记者特别说明，当老医生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讶异的神情仍然十分强烈，可知当时发生的意外事件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老医生继续叙述那当时的情形：“看到林先生的神情这样可怕，我已经准备他向我发作了。可是，突然之间，他一个急速转身……我记得再清楚也没有，由于他满头满脸全是汗珠，所以当他急速转身的时候，那些汗珠一起飞溅开来，我身上、脸上，都沾到了不少。”

“当他转过身去之后，他陡然双手一齐伸出，扼住了在他身后一个人的脖子。”

“那个人可能是一直在他身后，跟着他进来的，也可能是这时才来的，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存在。出了事，林永兴又是大人物，自然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直到这时，林先生忽然有了这样反常的行动，我才注意到这个人。”

“林永兴双手扼住了那人的脖子，扼得如此用力，我几乎听到了那人喉管被捏碎的声音。在一旁的几个护士一起尖叫起来，我也吓呆了，不知如何才好，眼看这个人就快要被林永兴扼死了！”

“我算是最早定过神来的一个人，我一面大声叫着，一面伸手，去扳他扼住了那人脖子的双手。我以为一定要非常用力，才能把他的双手扳开来，谁知道，我的手才一碰到了他的手，他的手指就松了开来。”

“这时候，林永兴和那个人之间的神情，我记得再清楚也没有。”

“林永兴的双手虽然已松开了，可是仍然离那人的脖子很近，而且，他双手的姿势，也是一望而知，随时可以再一次扼向那人脖子的。他紧紧地盯着那个人，双眼之中，喷射着难以形容的怒火，像是依他的心意，他真的要扼死那人一样。而那个人呢，却表现得十分镇定，不，简直可以说是出奇地冷静。他的颈际，由于刚才曾被林永兴紧握着，现出了红红的指印，但是他甚至于不用手指去搓揉一下。他只是冷冷地盯着林永兴，和林永兴对望着。”

“周围的人都不知怎么才好，林永兴又是大人物，也没有人知道，那个被他所扼的人的身分。林永兴不再行凶，大家也都不出声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一切都像是静止了一样，然后是林永兴陡然叫了起来！”

“他的呼叫声，听来如同狼嚎一样，刺耳之极！”

“一直到现在，事隔那么多年，林永兴的吼叫声，我还是不能忘记。在这以前，或是在这以后，我从来也未曾听到过一个人，会发出那么可怕的吼叫声。真正只应该是野兽，才会有这种声音发出来！”

“他一面吼叫，一面问了一句话……不错，话一定是责问那个被他扼过脖子的那个人的，而且问的那句话，虽然他的声调变得厉害，听来简直像是在干号，充满了悲愤，但我还是可以听得很清楚，他问的那句话是：‘一定要这样？’”

“不！我不知道他问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一直不知道是甚么意思。”

“他冲着那人，问了这样一句话之后，那人立时冷冷地回答：‘这是早就讲好了的！’”

“不，我也不知道那人这样回答，是什么意思，一直不知道。那人在这样回答了之后，林永兴整个人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双手垂下，人也站立不稳，一下子倒了下来。我正好在他的身后，立时把他扶住。当我的双手伸入他的腋下，把他身子架好，使他不至跌倒时，我发现他腋下湿透了，全是汗。而那时，他的脸色也灰败之极，身子在发着抖。我向身边的护士说了一种镇静剂的名字，叫她快点去取，可是等到护士取来了针药时，林永兴却已大体恢复了正常。”

“他可以自己站着，奇怪的是，刚才，他还在极度的愤怒之中，几乎想把那人活活扼死，可是这时，他却和那人一起，走到走廊的一角。有人想跟上去，都被他大声喝退，我就是被他大声喝退的几个人之中的一个。”

“他和那个人，走到角落之后，只看到他们在急速地讲着话，可是声音很低，根本没有人听得到他们两人在讲些什么。”

“他们大约讲了三、四分钟左右，林永兴双手抱住了头，又呆立了片刻。在那一段时间中，那人始终只是冷冷地盯住他。”

“当时，我就在想，这个人是他的什么人？这个人和林永兴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林永兴终于放下了双手，这时，他看来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。他向我走来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在我面前站了一站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‘会有人来安排一切的！’不等我对他讲话，他掉转身就走了，这次我注意到，那个人像影子一样，跟在他的身后走了。”

“接下来又怎样？接下来没有怎么样，正像他所说，自有人来安排。林夫人的丧事相当风光，富豪之家，办起什么事来都方便得很。”

“哦，那个女婴，是的，那个女婴比较特殊。出生第二天，就有人把她抱走了，当然是林家的人，有林永兴亲笔签名的文件，医院没有理由留住不让婴儿离去的。”

“什么？女婴离开医院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老医生摇着头：“记者先生，这个问题我可无法回答，医院中出生的孩子，每天都有好几十个，他们离开了医院之后，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医院是绝对无法知道的。什么？林永兴先生的女儿，现在已成了女船王？那我也不清楚，我只记得当时的情形十分特别而已。”

那两个内幕记者所写的那篇报导，题目是“神秘的父亲和神秘的女儿”，再加上一个小副题：“另外再加一个神秘的人物”。

访问那位老医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：“请问，林小姐，就是你接生的那个女婴，是什么样子的，你是不是还有印象？”

老医生笑了起来：“年轻人，所有的婴儿，看起来几乎全是一样的！”

真的，所有婴儿，看起来全是差不多的，红红皱皱的皮肤，紧闭着眼睛，没有多大的分别。就算有分别，也无法根据一个婴儿的面貌，推测到长大之后的面貌来。

那两个记者的工作相当认真，他们又找到了当时，二十多年前初生婴儿房的主任护士。主任护士的记忆不是很好，对着好奇的记者茫然道：“不记得了，不记得是什么样的人把婴儿抱走的了！”

于是，在这两位记者的笔下，就出现了“神秘的女儿”这样的名称。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深入调查，都无法知道这个离开了医院的婴儿，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一个婴儿，若是失踪的话，尤其是林永兴这样显赫富豪的女儿，应该是会引起轰动的。但是林永兴一点也不追究，旁人自然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有林夫人的娘家，几个长辈问过几次。记者也找到了林夫人的一个表舅父，这个亲戚述及了当时的情形：

“阿英（林夫人的名字）难产死了，自然大家都很难过，丧礼举行得十分风光。在丧礼上，没有看到婴孩，永兴说，孩子太小了，不适宜带出来。

“丧礼举行完毕，我们几个亲戚商量着，要看看孩子，派我去说。永兴一听我提起，就一板脸，说：‘孩子就是孩子，有甚么好看的！’虽然他说得不近情理，可是……可是！”这个亲戚的神情有点忸怩：“我们都……要靠永兴在工作、生活上资助，所以也都有点怕他，我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”

“又过了一个时期，我再问起孩子，永兴说，已送到外国去叫人抚养了。从此之后，就没有再见过她，是的，应该说，我们亲戚之中，没有人见过这个孩子的。三年后，永兴胡里糊涂失了踪，我们亲戚才又想起孩子来，一打听，才叫玄，根本没有人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。永兴根本未曾对任何人说起过，孩子送到哪一个外国去了，只知道是他的一个跟班送走的。那跟班我倒见过两次，阴森森的，一句话也不肯多说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，不知道为什么永兴喜欢他，一刻也离不开他似的。”

“是的，永兴本身什么亲戚也没有，不是很清楚，好象他是从一个什么教会主办的孤儿院出来的。孩子只有母系方面的亲戚，没有父系的亲戚。”

由于调查访问，是在林雅儿主持林氏船务公司业务，重现昔日风光之后进行的，当然也有以下的谈话。发表意见的，仍然是那位林夫人的表舅：

“当然听说了，听说名字是林雅儿？开始我们也不知道，永兴一失踪，船务公司失了主持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十七、八年下来，简直是山穷水尽，只剩下一堆废铜烂铁了，只有几个老职员，在苦苦支撑着。忽然听说永兴的女儿出来办事了，又听说，不到三年，已经又和当年差不多了。我们一些亲戚商量着，要去见见永兴的女儿，说起来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又是公推我去的。”

“哼，我一去，见到的全是不相干的人，回答的话全是一样的：‘林总裁一向不见人！’我摆出我的身分来……我是她的表舅公，结果，也没有人买帐，一样不见。后来，才听说她根本甚么人都不见，根本没有人见过她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？”

天底下，本来是不容易有林雅儿这种人的，可是，偏偏就是有。那两个记者和世界著名的七家私家侦探社协议，一定要设法，拍摄到一张林雅儿的照片。可是半年之后，四家侦探社承认失败，放弃了，一年之后另外三家也承认失败，也放弃了。林雅儿不是一个隐士，她主持着一间庞大的航运公司，怎么可能全然不露面呢？

作为一间庞大的航运公司的总裁，实在很难不在人前露面的。但是，很难，并不代表不可以。

林雅儿就做到了这一点。

从她接事的第一日起（她是如何接事的，下面自然会再加详述），公司的职员，就只听到过她的声音。开始听到她声音的，是几个二十多年来苦苦支撑着，苟延残喘的老职工。一直到现在，发展到了超过一千名员工，仍没有人见过她。

和林氏航运有业务来往的人，也没有人见过她，不论地位多高……油运业全盛时期，谁看到阿拉伯的什么王子不低头哈腰，但是林总裁说不见就不见。

现代科学，可以使世界许多处不同地方的人，通过电话系统的操作，如同面对面地开会，自然也可以使人不必露面，就可以进行一切工作。

业务上有关系的人，未曾见过这个林总裁，想起来还可以理解。但是和她生活上有联系的人呢？难道也见不到她？答案是：也见不到她。

她把自己的生活，安排得可以不和任何人接触。她住在一幢六十二层高的大楼的顶楼，大厦自五十二层开始起，就是重重的保安设备……几乎连滤过性病毒都过不去，这是一位保安设备专家讲的话。

她难道从来不离开住所吗？当然不，她会到公司去，到她的办公室去。但是她的车子，在两处都有专用电梯直达楼上，她不用自己驾车，而车子的后座和司机位之间，有厚厚的窗帘。她的司机是一位女性，即使是这个女司机，也未曾见过她。这位神秘的女总裁，用种种方法保护自己，不让人家看到她。

不过，那两个内幕记者，还是十分有办法的。从她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上，可以推测到她十分注重营养，而且食量不大，显然是为了维持体态的美丽。

内幕记者甚至根据她衣着的尺码，可以精确地推测到这个神秘人物的体型……体高五呎八吋，三围是三十四、二十三、三十四，那是一个标准美女的体型。

对于林雅儿，所知就是那么多。哦，还有一点，即使是通过科学仪器听到的她的声音，专家的意见是，也是经过变音装置故意扭曲了的，不是她原来的声音。至于她原来的声音是怎样的，也没有人知道。

再回过头来，看看林永兴的失踪经过，也可以说是神秘之极。

林永兴这个富豪，喜欢独自驾驶游艇出海。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或更久的时间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只知道他在海上，在他的豪华游艇上。在他驾船遨游之际，倒也不是全无音讯的，他会利用船上完善的无线电通讯，和他的下属联络，时间不一定。

那一次，林永兴是从美国迈阿密出发的。一离了港口之后，海岸巡逻队和至少有二十艘以上的游艇，目击他的“永兴号”向西北方向驶去，也就是说，是向着百慕达方面驶去的。谁也不知道他目的地何在，只知道他驶出的方向。

自此之后，一直到“永兴号”再被发现，“永兴号”究竟曾到过什么地方，完全没有人知道。

那一次，“永兴号”在离开港口之后的第五天，船公司的高层人员，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因为在这五天之中，他们未曾接到林老板的任何电话。

等到第十天头上，还未曾有林永兴的消息……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，船公司的高级职员开始焦急。而到了十五天头上，他们派出了三个代表，来到迈阿密，请求当地海岸巡逻队，协助寻找“永兴号”，可是却遭到了礼貌

的拒绝。

拒绝的理由十分简单，以“永兴号”的性能、速度而论，已经过去了十五天，船可能已驶到任何地方去了，总不会再在迈阿密海岸巡逻队管辖的水域之内了。

几个高级职员无法可施，只好自己雇了直升机，在附近几百哩的水域上空，搜寻“永兴号”的下落。但又过去了十天，一点结果也没有。

而就在那几个高级职员，回到了总公司之后不几天，“永兴号”被发现了。发现“永兴号”的是一艘商船，地点是在距离迈阿密五百哩的大西洋中，船上没有人，船上的设备一切完好，只是船上没有人。

林永兴就这样神秘失踪了！

这样一个大人物失踪，自然会展开极隆重的搜寻，搜寻继续了三个月，甚至在发现“永兴号”的地点，做了深水潜水的搜寻……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，有点像中国的一则寓言“刻舟求剑”。

因为“永兴号”在被发现时，随着海流在海面上漂着，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漂来的。

而林永兴显然是在上船的第一天就失踪……证据在以后的调查中，轻而易举地被发现。

在搜寻没有结果之后，自然就是详细的调查。

“永兴号”被拖回了迈阿密，调查小组由各国专家组成。专家之中，包括各方面的专才，有两个专才，是调查失踪者的权威。

在调查报告中，他们提出了十几项人会莫名其妙失踪的理由。总括来说，可以分为自动的或被动的两大类。自动的，是失踪者厌倦了原有的生活，渴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改名换姓，甚至连容貌也改变，彻底变成另一个人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专家排除了林永兴自动失踪的可能性，因为林永兴事业如日中天，身体健康情况又好。一生之中，唯一的不幸是他的童年，唯一的打击，是三年之前妻子因难产而死。但这种打击，绝不足以使一个充满了事业雄心的人，放弃他的固有生活。

那么，林永兴的失踪，自然是被动失踪了。被动失踪，又可以根据失踪的环境，分为许多种，例如森林失踪、沙漠失踪、海洋失踪……等等。林永兴的失踪，当然归入海洋失踪这一类。

而在海洋上的被动性失踪，原因也多得数不清，例如说：

遇上了海盗。（这一条被否定了，因为船上没有丝毫打劫的痕迹，所有贵重物品俱在。）

遇上了风浪。（这一条也被否定了，船被发现时，十分完整，丝毫不像受过风浪的袭击。而且，过去一个月的气象纪录，都是风平浪静。）

船的机件……没有故障；食物饮水……丰富无比；突然的急性疾病……没有任何迹象；迷路的心慌意乱……船上的一切仪器操作正常……

所有的失踪原因都被想遍了，包括了林永兴正在甲板上，忽然有一只大乌贼游近，用长大而生满了吸盘的触须，将他卷进了海中等等。

这已是属于另一类失踪范围内的事了。

这一种失踪是“神秘失踪”，人会在突然原因不明的情形之下消失无踪，可以作任何解释，包括被发出绿光的外星人掳走了之类，悉听尊便。

于是，失踪专家指出，失踪地点，是在所谓“神秘的百慕达三角区”

之中。这个三角区中的大西洋海域，一向被称为“魔鬼海域”，有过许多莫名其妙的失踪事件，包括飞机、轮船，是人人知道的一个神秘地区。

林永兴的失踪，也可以归入是这许多神秘失踪事件中的一宗，没有原因。或者说，有原因但找不出来。

失踪调查报告，自然以失踪专家的意见为主，但是也有其它专家的意见。一位轮机专家，就不同意那个说法。

这位机械专家，一直是美国方面保养“永兴号”的负责人。“永兴号”在出海前，他监督着注满了燃料，等船被拖回来之后，无论从燃料的剩余方面，或是仪表上的指示，“永兴号”只不过行驶了五十七哩。这个距离，甚至还不足以从迈阿密驶到大巴哈马岛，根本未曾进入所谓百慕达三角区的魔鬼海域。

另一个侦探人员，则根据“永兴号”上的一切，证明林永兴的失踪，是出海当天就发生的事……日历留在这一天，没有撕下去，消耗的食物饮料极少，不会超过一个人一天的需要量等等，都是十分确凿的证据。

但不管调查报告如何众说纷纭，一种专家有一种专家的意见，有一点倒是全体同意的，那就是他们找不出林永兴失踪的确切原因来。

林永兴一直没有出现，林氏船务公司失了重心，业务日渐不前。别的船务公司乘机落井下石，终于使林氏公司几乎等于破产了。直到林雅儿，这个一直没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的人，突然冒了出来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失踪七年之后，就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了，林永兴自然也不例外。

公司的几个老职员、林永兴妻子的亲戚都打听过，在林永兴失踪前三年，曾在律师事务所立下了一份遗嘱。所以，当林永兴失踪满七年之后，在那个律师事务所，有一次聚会，希望知道林永兴有什么遗嘱，对公司的业务大权，究竟有什么安排，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财产等等。

而结果，与会者都大失所望。律师取出了一封林永兴亲笔的函件：

“我在今天预立遗嘱，但遗嘱必须在二十三年之后才能开启，并且交由律师全权处理，任何第三者不得干涉。 林永兴”

这封函件的日期，也就是林永兴预立遗嘱的日子，是他女儿诞生的那天，也就是他妻子逝世的那一天。

两个内幕记者，也曾去拜访过那位律师。那位律师述及二十多年前，林永兴到他事务所来的情形。

“下午三时左右，我接到林先生的电话，告诉我他有重要的事要见我，办完手头的事就来，叫我一定要等他。结果，等到晚上八时多他才来。

“那天晚上，本来我还有几个相当重要的约会，但当然比不上和林先生的约会重要，他的船公司是我们的最大主顾。

“八点多，他进来了，神色十分慌张，而且频频回头看，好像是怕什么人跟踪一样。

他只是一个人来，也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通常他来的时候，总带着一大堆处理各种业务的秘书来。

“什么？一个跟班，样子很阴森的？不，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过这样的一个人。

“他进来之后，就把我办公室的门关上。其实这时，事务所中的职员早已离开了，我和他讲话，不会有别人听到，可是他还是那么小心。可见他将

要和我说的，是十分机密的。

“他还没有坐下来，就取出了一只文件袋来，是密封了的，对我说：‘这是我写的遗嘱，请你替我保管，替我执行。’预立遗嘱，是一种十分普通的情形，我接了过来，一看到是密封的，就道：‘遗嘱上要有律师作见证签名，你封好了，我怎么签名？’

“当时，他现出相当为难的神色来，道：‘你就签在信封上吧。’我一想，那自然是他绝不愿意有人知道遗嘱的内容之故，那也可以的。所以，我立即就在信封的封口上签了字，并且当着他的面，把遗嘱放进了专放绝对秘密文件的保险箱之中。他才吁了一口气，坐了下来，取出了手帕抹着汗。

“他抹了一下汗之后，又取出了一封信来。那封信的内容，我当时就看了，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是二十三年，他没有回答。

“我又道：‘林先生，你今年不过四十出头，二十三年之后，也不过六十多岁。到时百分之九十你还在世，自然也不必我执行遗嘱了。’

“他听了之后，一副心神恍惚的样子，并没有回答我的话。等我又说了一遍，他才道：‘再说吧！’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“我拿起电话来，是一个男人找林永兴的，我就把电话递给他。他的手有点发抖，神情也极怪，像是又害怕又无可奈何，我问他一句：‘你没事吧？’他没有回答，事实上他接过了电话之后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听着。这时办公室中十分静，连在一旁的我，也听到了打电话来的人所说的话，那个不知是什么人只说了一句：‘一切是你自己答应的，别想玩什么花样！’

“我听得很清楚，当时心中就十分奇怪，是谁讲话那么没有礼貌，敢对一个亚洲富豪讲这样的话？而林永兴这时，也像是手中所握着的不是电话，是一块烧红了的铁一样，一下子就把电话摔到了桌上。我拿起电话放好，向他望去，他连连摆手，表示没有什么，我自然不便再问，他就走了。

“以后，我又和他见过好多次，他一切都十分正常，而且绝口不提遗嘱的事。后来，他神秘失踪了。

“在他失踪之后七年，一些和他有关系的人，到我的事务所来，要求看他的遗嘱。

我就把那封信取出来，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“是的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二十三年，在当时想来，那是一个多么悠长的岁月，可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事务所早已有计算机资料储存设备，每一天要处理的事，计算机自动提醒，林永兴的遗嘱，若不是计算机自动提醒，我早已忘了。一提醒，我想起真是已过了二十三年了，就取出了文件，打开密封的文件袋，取出了他的遗嘱来。遗嘱十分简单，执行起来，也没有什么困难。

“哦，你们问遗嘱的内容？嗯……这……照常理说，我是不应该泄漏的，不过，遗嘱早已向船公司的那几个老职员传达过，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你们真想知道，我也可以告诉你们。

“遗嘱真正的内容，其实只有一句话：‘我全部财产，归我女儿林雅儿所有，请向一切有关人等宣示。’我就把一切有关人员找了来，宣布了遗嘱内容。听了遗嘱的人，神情都十分怪异，我也觉得怪异。因为最主要的一个人物，他的女儿林雅儿非但不在场，而且自她出生之后，根本没有人见过她，也不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，甚至名字也是第一次公开。我当了一辈子律师，宣读过无数遗嘱，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怪的了。

“自然，我宣读的，只是遗嘱中可以公开的一部分。另有一部分，是不能公开的。

“既然不能公开，当然也不能告诉你们，对不起。你们当记者的，真喜欢寻根究底，好吧，那另一部分，是告诉我林雅儿来的时候的联络暗号。那暗号相当复杂，绝无假冒的可能。

“当天下午，我在离开办公室前，就收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中是一个相当怪的声音……经过变音程序，说出了那个联络暗号，说她就是林雅儿。我是执行任务的人，自然不能不接受她的继承人身份。

“是的，我一直未曾见过这个林雅儿。当天，我就提出要和她会面，可是她却拒绝了，拒绝的理由是不想见人。可是她却要求我做不少事，首先，要我通知那几个把船公司支撑着，但现在再也撑不下去的老职员，她从第二天起，就接管船公司的业务。这不成问题，这样一个烂摊子，谁还稀罕？

“不过听说，到现在不过三年工夫，船公司业务，大有可观了。真怪，可能是林永兴当年，另有一笔财产在，林雅儿运用了那笔财产，有钱，自然便易于开拓业务。

“她一直有电话给我，尤其是开始，托我代找房子，要一幢大厦的顶上一层等等。

后来，可能有公司职员可供她差遣了，所以就少找我了。

“真的？那简直有点不可思议，完全没有人见过她？只是根据她的衣着，来推测她的体型？她用三十四号胸罩？哈哈，你们探听得真清楚！说起来，她正当妙龄，又有着那么美妙的身材，为什么躲起来不见人？可能是脸部有什么缺陷吧！”

那两个内幕记者，和其它企图揭开林雅儿神秘面貌的人，所能做的工作也仅此而已，再努力，也发掘不出什么新的材料来了。连女司机都是停好车离去，等主人进了车，再奉召唤去驾车的，还有什么人可以看到她呢？自然，有人收买女司机、仆人，但所得到的最高情报，无非是三十四号胸罩而已。

叙述故事者忽然把情节岔了开去，岔到了那一双“神秘的父亲和秘神的女儿”身上，是由于洪致生一对原振侠提及了林氏的船务公司，原振侠就想起了种种传奇性的记载之故。

原振侠其实也想了没有多久，而且，有点细节，他在看的时候，由于事不关己，也不是记得很清楚。

当下，他仍是愕然地望着洪致生：“如果你们船公司和船公司之间，有什么业务上的来往，怎么轮，也轮不到我去办交涉！”

洪致生忙道：“你弄错了，我去寻找海底古城，需要一艘设备十分完善的船。这种合乎需要的船，世上并不多，就算有钱立刻去造，也不是一年半载之间能造好的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原振侠已经明白了：“林氏船务公司恰好有一艘？”

洪致生点头：“不是属于船公司的，属于林雅儿私人名下，船名就叫‘雅儿号’。

那艘船，我看过它的建造资料，真是怪极了！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船就是船，有什么怪的？”

洪致生摇头：“一般的游艇，需要装有海底声纳探测设备么？那简直是一艘深海探测船，而且其它设备，也应有尽有！”

原振侠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说不定她和你一样，是一个海底寻宝迷，你还是自己亲自出马吧，你们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！”

洪致生有点恼怒，“呸”地一声：“你不去就算了，讲这种话干什么，我，我……我心中的异性……”

他突然转了话头，神情严肃，十分坚决地道：“我心中的异性，就是自称是我的‘守护神’的那位！”

原振侠正在喝着酒，一听得他那样说，一口酒呛住了，不住咳嗽起来。洪致生竟然把幻觉当成真实，单恋起那个虚无飘渺的声音来，这实在有点令人吃惊！

望着他那种认真的神情，原振侠倒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呆了半晌，只好问：“你是决定去探险的了？”

洪致生叹了一口气：“去是总要去！”

他站起来，准备告辞，原振侠送他出去：“你借船的结果如何，我倒很有兴趣知道，这神秘的林氏父女，的确够神秘。”

洪致生喃喃自语着离去，原振侠听得他在说的是：“今晚她又会对我说什么？她知道我决定不听劝阻，会怎么说？”

原振侠摇了摇头，回到室中之后，真对林永兴和林雅儿的事有了兴趣，就打电话到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勤的小宝图书馆，托他们把有关的资料找出来，等他有空，就可以去取。

他作为医生，又把洪致生的精神状态，作了一下分析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劝他去接受检查。早期的精神分裂症，会产生虚幻的想象，比较容易治疗。他想及洪致生的症状……听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声音，而且，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声音。

医生的分析是医生的分析，被医生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人，却有他自己的感受。洪致生极其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听到的那个声音，绝不是幻觉。

但是，何以用录音机，却不能把这声音记录下来呢？这是不是可以证明，这种声音根本不存在呢？

洪致生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声音是实际的存在。

他驾着车，在离开了原振侠的住所之后不久，就在路边一个静僻的角落，停了下来。

他觉得十分疲倦，停了车子之后，他放低了座位，使自己斜躺着，闭上了眼睛。他的目的，只不过想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不多久，他就进入了半睡眠、半清醒的状态，而且，又和过去那些日子一样，他又听到了那温柔甜腻的声音。

先是一下悠悠的低叹声，单是那一下低叹声，洪致生听了之后，心里就陡地紧了一紧。那下低叹声中，充满了愁肠百结的愁思，也充满了回肠荡气的缠绵。

洪致生闭着眼，心中也不由自主，跟着暗叹了一口气。他的口颤动着，但却并没有发出声音来，可是在思想上，他却不可遏制地立时发出了问题：怎么啦？宝贝，什么事困扰着你，要发出这样的幽叹？

这时候，若是有人在他的身边，看到他的情形，一定以为他是一个倦极而睡的人。

即使是他自己，也知道自己是处在一种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之中，他

甚至没有气力去睁开眼睛来……这种状态，几乎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。但是他脑子的活动，却又那么清醒，他清清楚楚地听到那一下叹息声，也可以认得出来，那一下叹息声，就是一直在劝他，不要去进行探险的那个女声……这些日子来，他实在已不可克制地爱上了这个女声。

爱上了一个声音？这听来是十分荒诞可笑的，但对洪致生来说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可笑，因为爱情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的感觉，他的的确确有这样的感觉。而且，以他的知识而论，虽然他不明白那个动听、柔腻，可以把他每一根神经，都当作琴弦一样拨动，奏出生命和爱情交织的乐章来的声音，是从何而来的，但他绝不承认，那是什么幻觉或精神分裂所形成的。

他假设，那是一种什么力量，影响了他脑部专司听觉的那部分，所以才使他听到了那么美妙的声音。而录音机只不过是简单的原理来记录声音，怎可以和复杂万分的人脑功用相提并论！

在他心中问了那一个问题之后，又是一下短叹。然后，那个令他神魂颠倒，动听的女声又响起：“你决定了？我的劝告，一直没有用？”

洪致生立即回答：“你再说，你再劝我，我真是渴望听到你的声音，太渴望了！”

那声音听来有点飘忽的黯然：“只是声音是没有意义的，声音所代表的语言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注意？”

洪致生有点像撒赖的小孩：“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我一定用心听。”

那声音今晚显得特别幽怨，也使听到的人更感到它的可爱：“这些天来，我已讲过多少遍了，我是你的守护神。我一直在劝告你，劝告你别受任何引诱，去进行你所想的海底探险。你已经接受了引诱，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抗拒。”

洪致生立时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那声音听来更悦耳：“别问为什么，没有答案。或者说，要知道答案的话，需要付出太高的代价！”

洪致生心中暗暗叫了起来：“我不怕，我不怕付出代价，任何代价我都不惜，只要使我能见到你一下！”

那声音又飘进了洪致生的意识之中：“你的话有点混乱了，那和我没有关系。”

洪致生几乎声嘶力竭了：“怎么没有关系？我爱你，深深爱着你！”

在洪致生心中这样叫了之后，过了好久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洪致生焦急无比。然后，声音又来了：“你……爱上了一个声音？”

洪致生急促地回答：“不，是你！”

声音喟然叹着：“我只是一个声音。”

洪致生甚至不由自主，咽着口水：“不，不，声音，是人发出来的。你一定是一个实际的存在，我会尽我一切努力，把你找出来。”

声音像是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恼怒：“算了，我的劝告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你不听从我的劝告，记着，那就不要后悔！”

洪致生大是着急：“不要是最后一次，不要是最后一次！不要……”

当他叫到第三遍的时候，他是真正张大了口叫出来的，这情形，就像是在梦中大叫，忽然叫出了声来一样，也像通常的情形，一叫出声来，人就会从梦境之中醒过来。这时洪致生的情形也是那样，他陡然醒了过来，坐直了身子，睁大了眼睛。他清楚地记得刚才的对话，所以他显得那么慌乱，一

时之间不知如何才好。

“最后一次”，那意味着他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！这对他来说，简直是末日的来临。

他双手紧握着拳，汗水涔涔而下，他只好自己安慰自己：不会的，明晚我还可以听到她的声音。在他的想象之中，那声音，一定是和一个实实在在的“她”联结在一起的，可是这个她，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却一无所知。

呆了好一会，洪致生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在车中，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了，他就驾车继续向前驶去，一直到了他的住所。

他居住的所在，大约是人类可以享受到的最大的舒适了。他先大口喝了几口酒，然后，在床上躺了下来。任何人在睡着之前，总有一个短暂的朦胧时期，这一晚，在快要睡着之前，洪致生也不例外。可是，那个声音，他渴望听到的声音没有再来。

那天晚上，洪致生为了等那声音再次出现，硬生生地令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自己清醒过来，在七、八次之后，天也亮了。那是令他沮丧而又失望的一个漫漫长夜，他甚至跪下来祈求：“不要是最后一次！不要是最后一次！”

他将希望寄托在第二晚，可是，第二晚的情形完全一样。

接下来，亦是同样的，在焦急的渴望之中，他度过极度失望的第三晚。

三天之后，当原振侠又和洪致生见面之际，原振侠的吃惊程度，真是难以形容。

当他应着门铃，打开门，看到门外站着的一个……头发凌乱，满面胡子，双眼深陷，脸上几乎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身子在微微发颤，双眼之中，流露着绝望的神色，他根本认不出那是谁人来。

非但如此，洪致生开了口，原振侠也没有认出他的声音。洪致生的声音，嘶哑得像是涂了漆一样：“让我进来，她……她再也没有对我讲任何话……我永远失去她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双手紧抓住原振侠的衣襟，发出了绝望的叫声：“我怕！”

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失声道：“是你！”

他半拖半扶着失魂落魄的洪致生进来，让他坐下。虽然洪致生已是一身酒气，但原振侠还是递了一杯酒给他。洪致生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，就开始讲述那天晚上他离去后，直到如今他的遭遇。

讲完之后，他仰着头无助地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原振侠只好苦笑。怎么办？一点办法也没有！洪致生失去了什么呢？失去了本来就不存在的一个声音！

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洪致生真是那么痛苦，原振侠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却非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不可。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看来，你所爱的守护神，由于你不听劝告而生气了，放弃了她的责任。”

洪致生双手抱着头：“可是，我已经答应了她，不再去探险了，不去了！为什么她还是不再对我说话？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这是逻辑上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你已经听了她的话，她何必再劝你？”

洪致生睁大了眼，望了原振侠一会，陡然之间一跃而起，直冲进浴室，用冷水淋着头，然后又走了出来，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一

定要去进行，她就会再来劝告我。”

原振侠心中咕哝了一句：这又是逻辑上的花样，你坚决不听劝了，她何必再劝？

不过，原振侠只是心中想着，并没有说什么。同时他也想到，洪致生的精神状态不能算是很正常，让他到海上去有点事情做做，可能会就此恢复。所以他只是道：“好，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出发了！”

洪致生用力拍了一下原振侠的肩头：“问那个老处女借那艘船，还是要请你出马。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他知道洪致生所说的“老处女”是什么人，早几天他们讨论过这件事：“公平一点，人家还不到三十岁，正是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刻！”

洪致生耸了耸肩：“别管美不美丽，要是借到了她那艘船，三天之内，我可以出发。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：“我看，通过船公司互相交往，总比我莫名其妙地撞上去的好。”

洪致生长叹了一声：“同行如敌国，我去一开口，就再也没有希望了。”

原振侠还想推托，因为这实在是一件毫无来由的事，别说船主人林雅儿如此神秘，就算是一个正常人，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，由他去借船，人家就会肯借给他。所以，他仍然摇着头。

洪致生有点不耐烦：“这种小事，帮帮忙都不肯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明天我替你去办一办，碰钉子，我只碰一次。”

洪致生倒没有再说什么，又用力拍了一下原振侠的肩头，转身就走了出去。原振侠对着洪致生的背影摇头，他根本没有把这件借船的事放在心上，因为照常理来说，这是绝对没有可能成功的事。

然而，世上偏偏有很多事，是不按常理进行的。

第二天上午，原振侠趁有空，在电话簿中找到了林氏航运公司的电话，打了电话去，请接总裁办公室。接听电话的，是一个听来很甜美的声音。

整个电话交谈过程不会超过一分钟，全部对话如下：

“总裁办公室，我是秘书。”

“我能不能和林小姐讲话？”

“对不起，不能。有任何事请告诉我，我会转呈总裁处理。”

这样的回答，也早在原振侠的意料之中。于是他简略地说明了自己想借“雅儿号”一用，多少代价不计，时间以一个月为限。

秘书十分有礼貌地问了原振侠的姓名、联络方法，原振侠留下了医院和家里的电话，谈话就结束了。

虽然秘书最后说：“总裁如何决定，会尽快通知你。”但原振侠也根本不抱任何希望。

倒是洪致生性急，中午时候，打电话来问借船的经过。原振侠据实以告，洪致生埋怨道：“这样子借法，怎么借得到？”

原振侠没好气地反问：“那么，请问应该如何借？别忘了这位小姐是从来不见人的！”

洪致生自然也想不出什么更妥善的方法来，在电话中唉声叹气一番：“请你再尽量想想办法。”接着又自言自语：“真是没有办法，也只好用普通船只了！”

原振侠有点恼怒：“早该用普通的船只。”

他放下了电话，想起洪致生那种不正常的情形，有点替他担心。晚上，他看了一会书才就寝，正在熟睡之中，电话铃声大作。原振侠翻了一个身，不想去接，可是电话铃响了又响，足足响了超过半分钟。原振侠一面心中咒骂着，一面抓起电话来，床头的钟，正好显示时间是凌晨三时四十分。

他一拿起电话来，就听到了日间那个秘书的声音：“是原振侠医生？林氏航运公司总裁，要和你讲话。”

原振侠脾气再好，这时也忍不住想讥讽对方几句。可是一转念间，他想到总是自己有求于人，还是忍气吞声的好，所以他只是回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在他回答了一声之后，又等了好一会，电话那边才有一个听来怪里怪气，令人一听就有一种极不舒服之感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原振侠？”

原振侠回答了一下，心想，声音是经过了变音程序的，不是原来的声音。

原振侠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，自然也想到，这个叫林雅儿的女人，为什么要把自己保护得那样彻底？不但从来不让人见到她，连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，也不让人知道。

虽然说，已经有一门科学，专门可以从一个人的声音中，推测出这个人的容貌来，但那只是少数专家的事，普通人绝对做不到，她又何必如此小心？

而使得原振侠精神为之一振的是，这个神秘的女人亲自要和他讲话，那表示借船的事，可能有希望了。可是，对方的第二个问题，却有点岂有此理了，声音仍然是怪模怪样的：“原振侠，就是那个原振侠？”

对于这种怪问题，原振侠其实不算是陌生。由于他经历的怪异事件相当多，所以，经常有人在听了他的名字之后，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来。

所以这时，他也能从容作答：“我想，我大概就是那个原振侠。”

电话那边“哦”了一声，又半晌没有声音。原振侠催了两三次：“林小姐，关于借船的事……”

过了好久，才又传来声音：“那不成问题，‘雅儿号’你要使用多久都可以，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……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本来，认为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一件事，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办成功了。他由衷地道：“谢谢你，林小姐，你真是太慷慨了！”

那边声音却道：“不过，有一个条件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请说……”

“我必须和你见一次面。”

如果说刚才原振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时，他更加怀疑现在发生的一切，是不是真实的了！

林雅儿要和他“见一次面”，一个从来在任何情形之下，都不和任何人相见的人，要和他见一次面！

他的回答是充满了疑惑的：“见一次面？林小姐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”

“没有，当然，见面的方式，会很特别。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见面的方式再特别，也是值得的。所以他立时道：“好，时间？地点？”

“现在。我现在就在‘雅儿号’上，停泊在七号海湾，林氏船务公司的

码头。”

原振侠还未曾来得及答应，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，原振侠握着电话，发了一会怔。

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了！

他用力摇了一下头，放下电话，再用力跳下床来……他当然知道现在自己是清醒的，一切全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，绝不是在做梦。但由于事情本身实在太离奇，所以他还是忍不住要证实一下。

他其实并没有呆了多久，立时动作快疾，在三分钟之后，已经发动了车子，疾驶而出。

他知道七号海湾在郊外，反正凌晨时分，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车子，他一面驾车，一面在寻找着林雅儿要和他见面的理由，可是却无论如何设想不出。由于林雅儿本身就充满了神秘，别说她从来不见人，单是她二十三岁之前，是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生活的，也已经够诡异了。

半小时之后，他已经驶近七号海湾。沿海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码头，也停泊着不少各种类型的船只，但全是黑沉沉地。只有一个码头亮着灯，在灯光之下，可以看到有“林氏船务公司”的招牌，还有两行警告：“私人产业，禁止入内。”

原振侠停下车。码头的建筑，与众不同，有一扇巨大的铁闸，铁闸后面，是一幢小小的建筑物。然后，是两边皆有铁丝网拦着，一直向海中伸展出去，足有两百公尺的水泥道。

在水泥道的尽头，泊着一艘船，原振侠才跨出车子，一眼就看到了那艘船。看到了之后，他呆了一呆，登时心中产生了一股难以形容的诡异之感。

那是一艘外型线条十分优美的大型游艇，可是整艘船，全是黑色的。从船头到船尾，除了黑色之外，没有任何第二种颜色。

任何游艇主人，自然有权把自己的船，弄成任何颜色。但是船上有相当多的金属组成部分，譬如说铜船栏，总是金属的原色。

可是这艘船，除了黑色就是黑色，以致在这时看来，它像是随时可以在黑暗中隐没的妖魔一样。原振侠不是心理专家，但是他也可以肯定，把一艘外型如此美丽的船，用纯黑色来装饰的人，心理上多少是有点不正常的。

他缓缓吸了一口气，在那间小屋子里，已有人走了出来。那是一个身形相当高大健硕的女子，虽然灯光不是很明亮，但是也可以看出这女郎的容颜秀丽，年纪也很轻，大约只有二十三、四岁，穿著一套类似军装的服装。原振侠暗忖：这女郎，难道就是林雅儿？

那女郎才一现身，紧闭着的铁闸就自动打开。那女郎十分大方地向原振侠走过来，礼貌地问：“是原医生？”

原振侠点着头：“林小姐？”

那女郎笑了起来，现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：“不是，我是林小姐的司机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。没等他再说什么，那女郎就急急地道：“林小姐在船上，你上船之后，自然能和她会面。林小姐要我转告，船上的情形普通人会不习惯，请你上船之后，右转，进入右首第一间舱房，等林小姐。”

原振侠用心听着，一面又禁不住向那艘纯黑的船望了几眼，心中诡异之感更甚。他刚想问那女郎一些事，可是那女郎已经道：“别问我任何问题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你自称是林小姐的司机，可是车子呢？在视线所及

处，我似乎看不到有任何车子。”

那女郎道：“车子直接驶进游艇去了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……就像车子直接驶进大厦的电梯一样，这是林雅儿不被人看到的方法之一。他不禁有点关心那女郎的安全：“那你怎么回去呢？这里十分荒僻……”

那女郎笑了起来：“请放心，我的空手道是七段，懂得如何保护自己。”

原振侠还想说什么，那女郎已向那艘船指了一指，自顾自走进那小屋子，并且关上了门。

原振侠又吸了一口气，向前走去。越是离那艘船近一些，越是感到那艘四十公尺长的船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横亘在海边的巨大妖魔。船紧靠着码头泊着，甚至连防止碰撞的软垫都是黑色的。当原振侠跨上船去，踏足在船舷上的时候，他心中在想：黑色的救生圈，是不是为国际航海法所准许呢？

沿着船舷向前走，到了一扇门前，门打开着，可是并没有灯光。原振侠犹豫了一下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已亮着了灯光。

原振侠立时想到，那有两个可能。一个是有着自动开关装置，人一到了门口，里面就会亮灯。另一个可能是，他的行动有人监视，看到他到了门口，就替他着亮了灯。

本来，原振侠只是应邀，来和一个航运业的女强人谈一件小事，用不着考虑那么多的，但是眼前的一切，却又充满了一股难以形容的诡秘意味，这令他感到，自己不能不小心一点。

灯光一亮，他向内看去，又不禁呆住了……他所看到的，仍然是一片黑色。

门内是一个小小的空间，类似屋子的前厅，当中是一张黑色大理石的小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只黑色的瓷瓶。瓷瓶中插着一丛假花，自然，连枝叶，也全是漆一样浓的黑色。

原振侠是一个性格相当开朗的人，当然，他不至于讨厌黑色，可是在那样的情景下，他实在觉得有点气愤。他大步走过了那个空间，来到了一条走廊的中间，走廊中也亮着灯，整个走廊也是黑色的，妖异的气氛更浓。脚下所踏着的厚厚的黑色地毯，像是什么妖魔的舌头一样，彷彿随时都会卷起来，把人吞进什么不可测的深渊之中去！

原振侠记得那个女郎的话，转向右，来到了右首第一间舱房的门前。

在他推门而入之前，他陡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抬头看了一眼，望向灯光的来源。灯光来自一种隐蔽式的装置，他仰着头，故意大声道：“金钱的力量再大，也不能把光线变成黑色！”

他这样说，自然是十分不礼貌的。但是为了宣泄一下自己心头的不满，他也顾不得礼貌了。

他期待着自己的话会有反应，但是等了一会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，船上静到了极点。

除了隐约可以听到海水撞在船身上的“啪啪”声之外，一点别的声音也没有。真叫人怀疑这艘船上，除了他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人在。

原振侠这时，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决定……这样子怪异莫名的一艘船，就算它的性能再好，也绝不适宜给心理正常的人，用来做长途航行。

就算林雅儿肯借，他也要劝洪致生放弃，另外去找别的船。在这样的一艘船中待久了，只怕人人都会变成疯子。

推开门，他走进去，舱房的灯在门推开时亮起。虽然有灯光，可是那种灰惨惨的感觉，还是令人不舒服之极。如他所料，房间之中的一切陈设，也全是黑色的。厚厚的黑丝绒窗帘，遮住了窗子，原振侠有点赌气地走过去，一下子把窗帘扯了开来。

虽然他知道，外面，海面上也是一片黑暗，可是总比被困在这样的黑地狱中好一些……他真有这种感觉！

可是当他一将帘子扯开之后，他又不禁呆了一呆。

帘子后面，并不是窗子，而是一幅画，整间舱房，可能是根本没有窗子的！

令得原振侠怔呆的，自然就是那幅画。

那是一幅油画，全部黑色，不过是深浅不同的黑色。但是在画上，即使是最浅的黑色，也比深灰色来得深，所以只能说是黑色，而不能说是别的颜色。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，画究竟画的是什麼，也要定一定神才可以看得清楚。可是原振侠却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惊，那是因为油画上画的情景，他曾经看到过。一个五角星形在上面，下面有许多人高举着双手，一点不错，正是洪致生要去进行探索的，那块海底大石上的浅刻。

那块海底大石，有一部份埋在海沙之中，人形只可以看到上半部，下半部是看不到的。而这时，在这幅油画上，却可以看到那些人形的下肢，每一个，都毫无例外地踮着脚尖。

而且，油画也比来自海底的摄影清楚些，可以看得清每一个人都是仰着脸、张大口。

画家的表现技巧十分高，即使只用黑色，也把那些仰着脸的人的神情，表现得十分强烈。

那些人，看来像是正在期待着什麼，盼望得到什麼，可是奇怪的是，每一个人却又毫无例外地带着一种深切的苦痛和悲哀，他们的眼眶之中，竟像是没有眸子一样，看了令人不寒而栗。

原振侠盯着那幅画，看了不到一分钟，就有一股遍体生寒之感。他立时把视线自那幅画上移开，不由自主喘着气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可是当他坐下来之后，他又禁不住去看那幅画。同时，不知有多少疑问涌上心头，而且几乎每一个疑问，都是没有答案的。

他问自己：这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刻意的安排？

何以来自大西洋四百公尺深的海底，一块大石上的浅刻，会和林雅儿游艇上的一幅画一模一样？

这幅画，究竟代表着什麼？

原振侠深深吸着气，他一点头绪也没有，但却绝对可以感到，事情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诡异神秘。他在进来的时候，并没有用力把舱房的门关上，这时，门只是虚掩着，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在等待着门推开，林雅儿进来和他会面。

可是门并没有被推开，原振侠陡然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，同时听到了机器运转的声音。原振侠陡地站了起来，在感觉上，他可以知道“雅儿号”正驶离码头。

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首先想到的是，冲出去，还可以有机会跳进水中，游回码头！

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真想立刻开始行动，甚至身子也已向前倾斜，做出了向前冲刺的姿势。可是就在那一刹间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又让自己的身子挺直。

令他改变主意的原因，是因为在那一刹间，他想到林雅儿之所以要和他会面，多半是由于他的一些冒险经历之故。如果这时，他竟然害怕得要逃走，那岂不是太胆怯了么？

他挺直身子之后，勉力镇定一下。虽然船身十分平稳，但是在感觉上，也可以叫人知道，船正以相当高的速度在航行。

反正可以离开的机会已不再存在了，原振侠也真正镇定了下来，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打量着这间舱房。舱房的陈设，除了一律是黑色之外，倒是十分舒适的。他坐了一会，又走过去，打开了一扇看来是酒柜的舱门，里面有黑色的瓶子和黑色的杯子。

他取起了其中一瓶，打开瓶塞，闻到了一阵酒香。可是当他把酒从瓶子中倾倒入杯子时，酒才一流出瓶口，他就怔住了。流出来的液体，不错，是有浓郁的酒味，可是色泽浓黑，犹如墨汁！

原振侠愤然放下酒瓶，怒道：“这是什么鬼船？”

他实在是由于气愤而自言自语，绝未曾预料会有回答。可是他的话才一出口，在他的身后，就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这就是你要借用的船，难道你在要借用这艘船之前，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吗？”

原振侠的身子一动也没有动，自然也没有转过身来。他一听就听出，那是林雅儿经过变音措施的声音。他只是冷冷地道：“是，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根本不会要借这艘船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语意十分肯定。因为他相信，提出要借船的洪致生，只怕也不知道，这艘船会是这样子古怪的。

他说着，转过身来，立时又瞪大了眼，不由自主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……他没有看到任何人。

自然，声音可以通过传音装置发出来，可是原振侠这时清清楚楚感觉到，面前有一个人，离他不会超过三公尺，可是他却看不到人！

这是为什么？

难道这个林雅儿，是一个会隐身法术的奇人？

在那一刹间，他心中甚至慌乱起来，但就在这时，声音又在他面前发出：“那自然也不会有我们如今进行的会面了？”

声音就在前面发出来，那里并没有什么发音装置。也正由于声音再度传来，原振侠也从极度的惊愕之中镇定下来。

他看到林雅儿了，也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才一转过身来之际，以为眼前没有人的缘故了。

一身黑衣，连整个头脸都被一个黑色的罩子罩着的林雅儿，恰好站在一整幅黑色的墙前。相同的黑色，造成了视觉上的错觉，将她整个人溶进了黑色之中，看起来就像是不存在一样。

这种手法，很多魔术师都善于使用。注意过魔术师站在表演舞台上的情形吗？在魔术师的身后，大多数有一大幅净色的帷幕，或红色、或紫色、或黑色，这幅帷幕，就是要来遮掩观众之眼，使得魔术表演可以顺利进行的。

不过这时，原振侠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在他面前的林雅儿，看起来还只是朦朦胧胧的，以致像影子多于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

原振侠克制着心中的反感和怪异感，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好好的一个人，弄成这样干嘛？”

林雅儿的回答，来得又快又意料不到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好好的一个人？”

原振侠一听，心中陡然一动，他以极快的动作一跃向前，双手一伸，已经捧住了林雅儿头上的那个头罩。

林雅儿的声音，虽然经过改变，但原振侠还是可以听得出，那一句话中充满了幽怨。

那使原振侠立即想到，一个二十八岁的女郎，虽然又富有又能干，为什么绝不和人见面呢？当然是由于脸部或是身上，有了什么极其严重的缺陷之故。

（她不是反问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好好的一个人”吗？那就是说，她不是“好好的一个人”！）

（不是好好的一个人，自然是严重破相，变得十分可怕的了。这样理解，自然不错，原振侠就是这样理解的。）

（但是，除了这个解释之外，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理解方法呢？）

原振侠一想到了这一点，他就有了决定，要把林雅儿头上的头罩摘下来，逼她用真面目和自己相对。然后，不论她的真面目多么可怖，他作为一个医生，要切实向她说明，人的外表不是那么重要。

而且，精密的外科整形手术的效果之好，也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的，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行动。

原振侠的动作当真快疾之至，林雅儿显然有过想躲避念头，可是她身子连闪都未曾来得及闪一下，原振侠已经跃到了她的面前，而且双手抓住了她的头罩。这时，原振侠已经可以弄清楚，林雅儿头上所罩着的头罩，是立方形的金属品，他原以为只要轻轻一提，就可以把那个怪异的头罩提起来，也可以看到林雅儿从不向人显示的真面目了。

可是，就在他双手向上一提之间，一阵奇怪之极的感觉，在不到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之内，流遍了他的全身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原振侠全然说不上来，因为在他一生之中，还只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勉强要形容，只可以说有点像是触了电，可是又绝不象触电那样强烈，而相反地，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柔和的感觉。

但是那种感觉的后果却十分强烈，原振侠在刹那之间，变得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，他甚至连眨眼睛的气力都没有，变得像是泥塑木雕一样，更别敢说把头罩提起来了。

自然，这种情形，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，至多不过一秒钟或者两秒钟。

可是，那也足够使得林雅儿从容后退，退出了几步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原振侠倒可以说得上来，自己身受的感觉是什么了，那是全身所有的力量都消失了！所有的力量，不单是指他的四肢，或一切运动时所能发出来的力量，而是指他整个身子的一切力量。他甚至绝不怀疑，在刚才那一秒到两秒的时间内，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，都丧失了活动能力，他的心脏是停止跳动的，他的血液是停止流动的，一切都在静止状态之中，没有任何活动！

原振侠真正呆住了，虽然那只是短暂的一刹间，而他的活动能力也早

已恢复了，他还是僵立着不动，甚至双手也维持着想提头罩的姿势。

他听得林雅儿的声音：“原医生，你太鲁莽了，我对你十分失望！”

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又吸进了一口气，半转过身来，向着林雅儿：“你……你是用什么方法，使我……使我……”

使他怎么样了呢？原振侠也难以确切地说得上来。是说“使他死了一秒钟”吗？还是说“使他丧失了一切能力一秒钟”呢？都不确切，而他又无法说出，刚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是一种甚么情形。

林雅儿低头叹了一口气：“坐下吧！”

原振侠盯着她，她看来实在是怪异之极，头上是一只立方形的头罩，一件长袍，上至颈，下至脚，全在长袍的笼罩之下，手上又戴着黑色的手套。

原振侠有点不由自主，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林小姐，不论你容貌上受过任何严重的伤害，你都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！”

林雅儿的回答带着嘲讽：“你是什么？救世主？”

原振侠并不生气：“医生，一个普通的医生。”

林雅儿显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谈下去：“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。”

她在这样说了一句之后，明明是还想说下去的，可是却又突然住口不言。在寂静之中，原振侠深深吸着气：“林小姐，我有很多问题要请教。”

林雅儿挥着手：“不，是我有很多问题，希望你能在你口中得到答案。”

原振侠全然不知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他抓紧了机会：“好，那就比较公平一点，轮着来，每人提一个问题，由对方回答。”

原振侠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语气和神情，都像是在玩游戏的少年人一样，这至少使房间中，那种阴暗诡异的气氛冲淡了一些。

林雅儿也直了直身子：“好！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：“女士第一，请先问。”

面对着那么怪异的一个女性，原振侠心中不知有多少问题要问，他也不知道这样交谈，可以持续多久，看来主动权完全在于对方。所以他已经决定，轮到自己发问的时候，拣最重要的来问。

在那立方形的黑色头罩笼罩之下，林雅儿看起来，十足像是一个不知从哪个星球中冒出来的怪物一样。原振侠全然无法想象她的面貌和神情，只能猜想，她这时不出声，是在考虑应该怎样发问。

足足过了一分钟之久，才听到了她的吸气声，接着，便是她的问题：“原医生，请你仔细听着。有一个人，他的样子和寻常人完全不同，那么，他是不是可以算是人呢？请注意，我说的是这个人的样子，和寻常人全然不同。”

原振侠心中打了一个突，这算是什么样的问题？她是在说她的容貌与众不同？可是她出生之际，还是曾有人见过她的，绝没有她是天生畸形的记载。

而且，什么叫“全然不同”呢？如果外形上“全然不同”，那自然是另外一种生物，不能再称之为人了。

原振侠虽然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回答。因为他还是想到，林雅儿口中的“有一个人”，可能就是她自己。

他觉得自己考虑得太久了，林雅儿坐着的姿势是身子微微向前倾着，这证明她正急于想得到答案。所以，他答道：“你的问题，我不是十分明白。不过我想，人的外形是无关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人的内心。”

原振侠自以为自己的回答十分得体，对方的问题既然如此空泛，自然也只好用空泛的话来回答。他的话才一出口，林雅儿就道：“不，不！你完全没有弄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是和你在讨论甚么哲理，而是和你讨论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必须具体地告诉我，那个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他特地在“那个人”这三个字上，加强了语气。他听到了急速的喘息声……在那个立方形的头罩之中，自然有着变音装置，喘息声经过了变化，听起来有一种悚然之感。

原振侠勉力镇定心神，等着她的进一步解释。

又过了好一会，林雅儿像是下定了决心，突然半转身，向那幅油画伸手指了一下。

原振侠的反应极快，林雅儿伸手一指，他立时循她所指看去，看到她指的，是油画的上方那个五角星形。

原振侠心中的疑惑，真是到了极点。这幅画，是他要问林雅儿的几个重要问题之一，但这时，林雅儿指着那个五角星形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她是说，那个“人”的样子就是五角星形？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呈五角星形的生物，不是没有，属于棘皮动物的海星类生物，又称为海盘车的，不论是什么品种，都会呈各种各样的五角星形，而且都是对称的、规则的五角星形。

可是，海盘车只是海洋中的低等生物，甚至不是脊椎动物，当然不能和人相提并论。

所以，林雅儿这一指，虽然用意十分明显，可是却更令人莫名其妙。原振侠连忙又转回头来，向林雅儿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他立时失声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不但失声惊呼，而且立时站起身来，向前走去。这时，林雅儿的动作怪异莫名，她的手，仍然向那幅油画指着，可是却又像是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要令她的手垂下来，而她正竭力与之挣扎，甚至用左手托着右腕，好令她右手不至于下垂。

从她的体态上，可以看出她正在拚命挣扎着。所以她的身子在剧烈地发着抖，而且，又发出一种十分可怕的声音来。

这种情形，作为医生，原振侠首先想到的，是羊痫疯发作的病人。

他一下子就来到了林雅儿的面前，第一个动作，是握住了林雅儿的双手。可是林雅儿挣扎了一下，那一下的力道大得惊人，竟将原振侠双手震脱，而且还后退了一步。

原振侠一退，林雅儿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她一身全罩在黑衣之中，头上又罩着立方形的一个箱子，这一下一跃而起的情景，真像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突然自地狱魔界之中，冒了出来一样。

由于处在一团全然不可理解的迷雾之中，所以一时之间，原振侠胆子再大，应变再快，也不知道如何应付才好。

而林雅儿一跳起来之后，用听来凄厉之极的声音，叫了起来：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得太清楚了！”

她这三句话，完全是一种悲惨得令人听了毛发直竖的尖叫，而且叫声一下比一下凄厉尖锐。原振侠可以肯定听到她叫的是甚么，可是却无法知道，

她这样叫是表示什么意思。“知道”，知道什么？

原振侠所能肯定的一点是，林雅儿目前的精神状态极不正常。说她是情绪激动，实在太轻，看来她已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，接近疯狂了。

这种情形，实在是原振侠在半分钟之前，都万万料不到的。

他首先想到的是，一定要令她先镇定下来。虽然他是医生，如果在医院里，他就可以利用药物来达到这个目的，然而现在，他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……令一个处于癫狂边缘的人，镇定下来的最原始方法，就是重重地掴上一掌。掌掴可以刺激人头部神经集中的地区，使人在癫狂情绪之中解脱出来。

由于一切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，原振侠根本没有多想一会的机会，一想到了要掌掴对方，手已疾挥而起。

等到他一掌挥出，他才想到，林雅儿整个头部，都在立方形的头罩之中，根本无法打中她的脸部的。

可是当原振侠想到这一点时，他手已疾挥而出，根本没有机会收住势子了。“啪”地一声响，他那一掌，重重地打中了立方头罩的右边。

原振侠立时感到了一股极强的反震力。

那股反震力之强大，令得原振侠在刹那之间，以为自己的手臂已断成了四、五截。

巨大的疼痛感，使他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呼叫声，紧接着，身子也站立不稳，打横直跌了出去。

在这时候，他眼前金星直进，根本什么也看不到，更无法知道自己这一掌，对林雅儿造成了什么结果。他身子向外跌去，不知道撞中了什么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然后，他就跌倒在地毯上。

而在他跌倒的同时，他又听到了另一阵乒乓的声响，也像是有什么东西给人撞倒了。

原振侠倒地之后，大口喘着气，强忍着剧痛，想挣扎着站起身子来。他的右臂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，剧痛才过去，总算在感觉上，手臂还连在身子未上未曾脱离。他用左手托了托右臂，用力眨着眼，向前看去，首先看到那幅油画已经跌了下来，林雅儿也跌倒在地，油画就落在她的身旁。

原振侠咬紧牙关，左手在地上撑着，使得自己的身子抬起了一点。可是还未及等他可以起身，他已经看清了眼前的情景。

刹那之间，他像是整个人都浸入了冰水之中一样，张大了口想叫，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了一阵十分奇异的“得得”不绝的声响传入耳中。

那种声响在才一传入耳中之际，他根本无法知道那是什么声音。眼前的一切如此可怖，这时，就算是任何声响，都会在极度的恐怖之中，引起更进一步的震动。

当然，只是极短的时间，他就知道了那“得得”的声响，是他自己上下两排牙齿，由于全身在不由自主发着抖，而相叩所发出来的。

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发抖，由此可知他心中的惊悸，是如何之甚了！

他看到了什么呢？

他看到了林雅儿头上所罩的那只立方形的头罩。

看到了头罩，绝不可怖。但是头罩显然由于他刚才用力一击的缘故，被打得离开了林雅儿头上，滚到了舱房的一角。

这也不算得什么，真真正正使得原振侠在一刹那之间，如身凝于冰层

之中的，在于头罩脱落之后，原振侠看不到林雅儿的头部！

在黑色长衣的衣领之上，没有头，一个没有头的人，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！

在极度的惊怖之中，一切，包括了时间，都像是凝止了一样。原振侠一时之间，无法控制自己不发抖，所以他两排牙齿，一直因为相叩而发出“得得”声。

怎么可能呢？原振侠从来也未曾这样连想都无法设想一下过。从林雅儿一现身开始，虽然诡异莫名，但总还可以设想，可是现在的情景，连想也无从想起。刚才他那一掌，虽然用的力道不小，但是力道再大，也不能把一个人整个头打下来的！

难道林雅儿原来就是一个没有头的人？这更是无从想象的事！

而且，那么强大的反震力是怎么来的呢？不但是这一次那么强大的反震力，第一次，当他双手想去提起头罩来的时候，刹那之间，全身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，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振侠感到，疼痛已经在减退，右臂也开始有了一点感觉，“得得”声也已停止，他可以控制自己，不抖得那么剧烈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地上僵了多久，他的视线，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不见了头部的林雅儿。

舱房之中静到了极点，牙齿相叩声静止之后，他听到的只是他自己浓浊的呼吸声。

随着心情渐渐镇定下来，在寂静之中，原振侠感到舱房之中，不单是一个人的呼吸声。除了他自己之外，还有一个人的呼吸声在，虽然十分细弱，但是他用心听去，可以肯定，还有一个人的呼吸声在。

若是舱房之中，还有一个人在呼吸，那么这个人，当然是林雅儿。

可是林雅儿的头……

一想到这里，原振侠又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不由自主，向跌在一角的头罩望去，心中骇然想着，难道林雅儿的头，跌了下来，还在那个头罩之中，还在呼吸？

不过他立即发觉，那种细微的呼吸声，不是自头罩那边传来的，而是从林雅儿身子那边传过来的。

她的头……已经不见了，何以还能发出呼吸声来？原振侠真是没有勇气过去察看一下，只是盯着她的身子看着。又僵持了一会，林雅儿的身子忽然蠕动了一下，本来压在身子下面的一只手，也挣扎着，自身子下面伸了出来，手指伸屈着。

这种情景，本来更是令人惊怖，可是一下低微的呻吟声，却令原振侠在刹那之间，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呻吟声就在林雅儿那边传过来，这一下呻吟声，毫无疑问是从一个人的喉际发出来的。那也肯定地告诉了原振侠，林雅儿的头还在，并不是不见了。自己之所以会有她“头不见了”的错觉，是因为先入之见，一直以为她的头，是在那立方形的头罩之下。

现在，在一刹那之间，原振侠已可以肯定，那是林雅儿弄的玄虚，那个头罩，她一直不是套在头上，而是顶在头上的，她的头是藏在黑袍的衣领之中。

本来是几乎无可理解的事，忽然之间，有了一个那么直接简单的答案，

原振侠不但恐惧心去了个干干净净，而且精神一振，一下子弹跃起来。一面向林雅儿走去，一面大声道：“林小姐，你真会玩魔术！”

当他向着林雅儿走过去之际，林雅儿已支撑着坐了起来。一个看不见头的人，忽然坐了起来，情景仍是令人骇然的，但原振侠既然已想到了其中的缘由，自然不会再害怕，继续向前走着。

就在他快来到林雅儿身前之际，林雅儿已背靠着墙，站了起来，双手扬起，作出拒绝的姿势。同时，听到她的声音，白衣领之下传出来：“请不要……请不要再走近来，不要！”

原振侠自然而然，停止了脚步。

自从他开始听到林雅儿的声音以来，不论是在电话中也好，是面对着也好，林雅儿的声音都是经过了仪器变化的，那种怪里怪气的声音。

直到这时，他才听到了林雅儿真正的声音。声音十分低弱，也更显得它的轻柔，讲的话是请求，也更充满了忧伤哀思的感情。那是动听之极的女性声音，使得听到的人，自然而然会照她所说的话去做。

而当原振侠站定了之后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立时想起洪致生对他说过许多次，他听到过的声音。洪致生甚至爱上了那声音，也用了不少形容词来形容那声音，可是如果洪致生听到的声音，只有林雅儿的一半好听，他仍然是一个拙劣的形容者。

原振侠站着不动，他听到细细的喘息声，自黑长衣的衣领下传了出来。过了一会，才又是那好听之极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我们的会面，我想该结束了！”

原振侠立时叫了起来：“什么结束，根本还未曾开始！”

一下幽幽的低叹声传了过来，原振侠又踏前一步，但是却被林雅儿的手势止住了。

宽大的黑色长衣在微微抖动着，不知那是由于她正在喘气造成的，还是由于她身子在发抖而形成的。

在又是一分钟的沉寂之后，原振侠用极诚恳的声音道：“林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神秘？一定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而且，我相信你很想和我讨论一下这个原因，这就是你安排我们会面的目的，为什么又要半途而废？我，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你！”

原振侠的话，出由衷的诚恳，当他讲完之后，过了一会，才又听到了林雅儿的声音：“好……那我们继续……谈谈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好，那么，请把你的头自衣领中伸出来，别装神弄鬼。”

林雅儿的回答，声音仍是十分轻柔的，但是却十分坚决：“不……”

原振侠在忽然之间，有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，他调皮的性格又发作了，甚至哈哈笑了起来。由于刚才令他如此惊怖的情景，结果只不过是把头缩在衣领之中那么简单，这也使他以为，一切神秘的事都只不过如此，所以情绪上也特别轻松。他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你曾经被施过魔法，谁一看了你的脸，就会使你变成石头？或者使看到你的人，变成一只青蛙？”

原振侠这时这样说，自然是一种不经心的玩笑，可是他万万料不到的是，林雅儿的回答……

他先听到了一下深深的吸气声，然后，就是林雅儿清脆玲珑的声音：“是，不过你只猜对了一半。”

原振侠真是惊讶之极，到现在为止，发生过的事情，真可以说得上奇

上加奇的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还有更奇怪的事会发生。

他眨着眼：“猜对了哪一半？”

林雅儿十分平静地回答：“我是一个和魔法结合的人，我是一个魔女！”

如果不是林雅儿的声音那么动听，而语调又那么严肃的话，原振侠听得她那样说，一定会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真的，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吗？什么叫“和魔法结合”，什么叫“魔女”？

他虽然没有大笑，但是接下来的谈话，还是轻松的：“如果看到了你，会怎么样？”

林雅儿道：“会和我一样，承受无止尽的苦难，变成魔法的奴隶！”

原振侠陡然叫道：“我不怕！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激动地挥着手臂。林雅儿道：“想想你刚才受到的痛楚，那还只不过是肉体上的，精神上的痛楚，只怕你承受不起！”

原振侠挥舞着手陡然僵住了。

是的，刚才的那阵剧痛，一定是由于一种什么力量造成的，那是什么力量呢？一定还有许多自己不了解的事存在，绝不是全像头藏在衣领之中那样简单。

他笑不出来了：“林小姐，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什么邪教组织？”

林雅儿的回答，更是匪夷所思：“不是，在我未出世之前，我的父亲已经把我出卖了！”

原振侠想笑，可是却出不了声。林雅儿的话，他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却又实实在在，无法了解她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他只好不出声，等待对方作进一步的解释。

林雅儿苦笑了一下：“我的话，不够明白吗？”

原振侠也苦笑：“只是我不懂！”

林雅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的父亲，为了能得到魔法的帮助，把未曾出世的我，出卖给了魔王。所以，我一生出来之后，就属于魔王所有，是魔法的一部分。”

原振侠继续苦笑，他实在无法理解：“我是在听一个童话故事，美丽的公主被魔法所困？”

林雅儿的语音之中，充满了悲哀：“原医生，你根本不相信有魔王的存在，也不相信有魔法的存在？”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乱，他挥着手：“不，宇宙间有许多不可测的力量，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件和咒语有关的事，几十年之前的咒语，无可解释地一一应验……可是魔王，他……是一个人？”

林雅儿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：“这就是我第一个问你的问题了，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样子可以变化到什么程度，反正他……他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突然像是发音变得十分困难，像是喉咙之间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样，再也说不下去，而且身子又在剧烈地颤动。

原振侠忙道：“林小姐，你是不是需要帮助？”

他的话才一问出口，林雅儿陡然之间，发出了一下尖叫声，听来骇人之极。紧接着，她又用同样尖厉的声音叫着：“为什么？我的父亲不是用他所有的血，赎回了我的一些自由了吗？为甚么不遵守诺言？对，我知道我的自由有限，我知道！”

听得她这样尖厉的叫声，而且，所叫出来的话的内容，又有着如此不可解的诡异，原振侠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好。他自然而然走前一步，但林雅儿却在一刹那之间，已经恢复了过来：“别向前来，请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请……”

那样软软的，充满哀怨的请求，他是不能拒绝的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退出了两步。

林雅儿停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看到这幅画了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，我一来就看到了。而且，我还知道在一处海底有一块大石，石头上的浅刻，和这幅画是一样的！”

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就听得林雅儿发出“啊”的一下呼叫声，一时之间，也分不清她那一下叫声，是想表达心中的震惊还是欢喜。在叫了一声之后，她又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急促地喘着气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我问你借船的目的，就是想到海底去看看，何以会有那样的一块大石在。你可以告诉我，这幅画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”

林雅儿又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这幅画，是魔王在向出卖给他的人布法，使那些人在出卖了自己之后，可以获得魔法的力量。”

原振侠已经有了主意，他知道，要听得懂林雅儿的话，必须先肯定“魔王”的存在。

虽然他一点也不知道“魔王”是什么意思，就当它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好了。不作这个肯定，是全然无法明白她在说些什么的。

所以，他道：“魔王……就是那个五角星？”

林雅儿发出了一下如同呻吟般的声音来，但可以听得出，那是肯定的答复。原振侠又问：“那么，所谓魔法，又包括了什么呢？”

林雅儿的声音很低：“包括了一切，看你出卖自己的程度如何。我的父亲不但出卖了他自己，连未出世的女儿都出卖了，他得到的是成为一个富豪。”

原振侠这时，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不成熟的概念，所以他又问：“凭借魔王所布赐的魔法，可以获得金钱，或权力，或想要的一切？”

林雅儿又用一下听来像是呻吟一般的声音，替代了回答。原振侠心中叹了一口气，这一类的说法，其实并不新鲜，许多宗教故事中有，许多文学作品也有……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，换来金钱和权力。但这种事，和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，原振侠实在无法接受！

原振侠还不明白，何以林雅儿要这样一本正经地编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要她自己成为故事中的一个魔女。但是，实际上，真有出卖自己给魔王这种事吗？他还是不能理解的。

所以，他闷哼了一声：“魔王要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叫作出卖自己？”

林雅儿道：“精确地说，出卖的是灵魂，再加上身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，从此就归魔王所有，是魔王的奴隶！”

原振侠摇着头：“小姐，我看，你的精神状态……不是很正常，而且幻想力太丰富了。在你的故事之中，我就看不出魔王收买了人有什么用。”

林雅儿呆了片刻，才长叹一声：“说了那么久，你根本不相信我的话！”

原振侠觉得实在不能再纠缠下去：“坦白来说是不相信，客气一点说，是不明白！”

林雅儿的声调突然变得急促起来：“不管你的态度怎样，我……非把一

切全都说出来不可。现在不说，可能，不，不是可能，是再也没有机会了！”

原振侠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作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手势，心中在想的是另一个问题：一个如此严重的精神病患者，怎么能主持庞大的航运公司的业务呢？还是她只是间歇性发作的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？

正当他心不在焉的时候，林雅儿的声音突然变得十分严肃：“如果你不想听，只管说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使我今天能说出这一切来，是一个人用他全身鲜血，所换来的一点自由！”

原振侠震动了一下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你请说，我会用心听。”

林雅儿开始诉说，她的语调，越来越是急促，仿佛她只有很少的时间，可是却要讲太多的事一样。有几段，由于她说得实在太快，原振侠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也不过捕捉到了她所说的一半。

当原振侠实在听不清楚，或是听清楚了，但又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之际，曾不断地提出问题来。可是林雅儿对原振侠的问题，却极少回答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。

以下，就是林雅儿所说的一切。原振侠的反应和问题，记在括号之中。

等到林雅儿陡然停了下来之际，大约是半小时之后的事。原振侠只觉得自己，如同置身于梦幻之中一样。

林雅儿所说的一切，是那么不可信，可是又那么真实。如果这是她编造出来的故事，那么她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编故事的一流高手了。

林雅儿是从“从前有一个极其贫苦的少年”开始的。

从前，有一个极其贫苦的少年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从他开始知道事情，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，自己生活的环境，叫孤儿院。

孤儿院中的生活当然不好过，但至少还可以温饱。然而到了他十二岁那一年，由于战事，孤儿院结束了，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少年，从此变成了流浪儿。别人或者会安于贫穷和被欺侮，可是他不肯，他不知多少次，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在忍受着饥饿的同时，起着誓，要自己出人头地。只要能有钱，他不惜任何代价，什么事他都做，只要能摆脱贫困！

（啊！她是在说她的父亲吗？听说航运界巨子林永兴，就是从孤儿院出来的。）

他到处流浪、乞讨，走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知识也渐渐丰富，终于给他知道，如果出卖自己，出卖自己的灵魂，就可以得到魔鬼的垂青，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。于是，他照着他所知的方法，每天午夜时分，对着漆黑的天空祈祷。别人祈佑，是为了想得到上帝的眷顾，而他祈祷，却是为了得到魔王的垂青。

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午夜，有的是寒风刺骨的午夜，有的是汗流浃背的午夜，他从未间断过。有时，由于长时间的祈祷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他会大声咒骂，用尽了人类所能使用的恶毒的语言，咒骂一切，也包括咒骂魔王在内。奇怪的是，不知道是什么信念，驱使他坚决相信有魔王的存在。魔王会听到他的祈祷，总有一天，他和魔王之间的交易会会出现。

十年，整整十年。

他期待的那个时刻，终于来到了。当他作完了祈祷之后，由于疲累和失望，他仰头望着漆黑的天空，从心底深处，发出了悲愤莫名、沉痛无比的吼叫声，像是一头跌进了陷阱之中绝望的野兽一样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在他的头上，在黑暗的天空中，出现了一团星形。渐渐地，他看清楚了，那是

一颗巨大无比的星，发出暗得奇特的光亮，他也无法确定他和星团之间的距离，好象伸手就可以碰到它一样。

于是，他自然而然，踮起了脚尖，向上伸出双手，想去触摸那团奇异的大星。他那时，甚至不知道那团星是什么，只是感到，在痛苦的绝望之中，总可以发生一点变化了！

（是的，那块大石上的浅刻，那幅画上，所有的人不都是向着一个星形物体，踮着脚尖，伸高他们的双手吗？人在绝望的边缘，只想有变化，因为不可能变得再坏，所以不会怕变化。）

而就在那时，他觉得他和他十年来夜夜祈求的魔王，有了迅速的对话。他可以肯定，和他对话的一定是他祈求的魔王，因为一开始，他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出卖给我吗？”

他当然立即答应：“愿意，可是要交换我所要的一切！你能给我吗？”

“我能给你一切，可是你一个灵魂，却不能得到那么高的代价。”

“除了我，只要我能出卖的，全都卖给你。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，要不然，我可以把他们全都卖给你！”

“哈哈，真彻底，这样才是我最需要的，你日后一定会有妻子……”

“我把她卖给你！”

“你将来也会有儿女……”

“我也把他们卖给你，只要我能得到我需要的一切，我把妻子儿女，把我自己，全都交给你！”

（一直到那时，原振侠对于林雅儿的叙述，还是只当作一个陈旧的神话故事在听着。

可是林雅儿在讲到了和魔王的对话部分时，她的嗓音变得十分怪异，粗哑而令人颤栗，再加上她整个头，始终是在黑色的长衣之内，所以气氛仍是妖异得很。）

（原振侠这时，已经可以肯定林雅儿所说的“他”，当然就是她的父亲，多年之前神秘失踪的那个大富豪。）

对话在继续着。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不，绝不后悔！”

“我可以给你一次后悔的机会。”

“不，我不需要！”

“很少有你那么坚决的！”

“因为我太需要除了灵魂之外的一切了！”

对话到此为止，交易也在那一瞬间完成了。

从那天之后，他对于那晚上发生的事，甚至只有一个印象，好象是一个在记忆之中保持得十分完整的梦一样。他可以回忆出当时的每一个细节，但是却又无法肯定，那是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。

然而，那毕竟是真正发生过的事，从那个晚上开始，他的生活有了迅速而巨大的改变，各种各样的好运气，围在他的身边打转。很快，他有了他自己的第一艘船，接着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，当年作为一个流浪儿所梦想的一切，甚至于连做梦都想不到的，他全都有了！

而且，在那些年月里，他似乎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，甚至于曾向魔王出卖过灵魂的事，也变得更模糊了。有时候他会想起来，有时候，他会觉得

自己一切的成就，全是来自他自己的才干和运气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他庞大的业务机构之中，一个地位十分卑微的员工，忽然趋近他，在他的耳边讲了一句话，才使他知道，自己所得的一切，全是魔王的魔法所赐与的，是当年交易的结果。魔王一直在实现承诺，使他得到需要的一切。

那时，他已经有了一个众所公认的美丽贤淑的妻子。他的妻子是那样温淑美丽，甚至可以使得像他这样地位的人，可以有限度地拒绝除了妻子之外，其它美女的诱惑。当然，要完全抗拒是不可能的，世上诱人的美女实在太多了，每一个都有着她独特的令男人心醉的风情，没有任何男人可以完全拒绝的。

但是，他很爱他的妻子，有时，他宁愿留在妻子的身边，享受着那一份他在其它美女身上享受不到的温馨和满足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容貌猥琐阴森的低级职员，在他身边低声道：“林先生，魔王要我提醒你，你的妻子有孕了。而你是早把你妻子和儿女交给了魔王的，魔王随时可以要你履行义务。”

这个人对他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是在他航运公司豪华的办公室中，才通过了一次交易，使他庞大的财富又有所增加，正在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之中。突然之间，那几句话使他从云端直摔了下来，摔进了漆黑无涯的深渊之中！

一时之间，他张大了口，喘息着，视线也变得模糊了。等到他好不容易定过神来，才看到豪奢绝伦的办公室之中，除了他之外，只有一个清洁工人，正在抹着本来就亮得可以当镜子照的茶几面。

他定了定神，问：“阿根，刚才是你在对我说话？”

那清洁工人叫阿根，他仍然抹他的茶几，他的回答是伸手向天上指了一指：“不是我在对你说话，是他要我传话。”

他整个人都发起抖来：“你……是他的代表？”

阿根并没有直接回答：“他会通过我，向你他说他要说的话。”

他声音更颤抖的厉害：“那么……他要什么呢？”

阿根的回答很简单：“当年，你曾许诺了什么，他就要什么了！”

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人好好地静一静，就挥手令阿根出去。阿根十分顺从地离开，他吩咐了所有的秘书，不受任何打扰，然后，他锁上了办公室的门，一面大口吞着酒，一面思索着。

他花了两小时的时间，把所有的事，前前后后想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。当年，把自己，甚至把自己的亲人的灵魂，去交换自己所需的一切，是自己心甘情愿的，是十年来从未间断的祈祷的结果，如果再给自己一次选择，也不会改变。

而这些年来，魔王显然用他无边的魔法，在实现他的承诺，这些年来生活，简直是心满意足之极。他失去的只不过是他的灵魂，然而，灵魂又是什么呢？看不见，摸不到，有没有好象一点分别也没有，所有快乐的感觉，根本全是来自肉体的。

他觉得自己完全想通了，于是，他又把阿根召来：“你就做我的跟班吧。他……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你可以随时告诉我。”

阿根的声音听来有点森冷：“他说，你的妻子，不肯履行你的承诺。而你如果不是忘记了，就是忽略了，不然，早就应该知道了！”

阿根的话，又令他大吃一惊。

是的，他想起来了。他的妻子，几乎每晚都在恶梦中惊醒，而且总是在梦中叫着：“不！我不肯！”

而当他问她做了什么恶梦之际，她总是一面余悸未已，一面却努力温柔地笑着：“不，没有什么，做了恶梦，太荒诞了！”

而魔王又通过阿根告诉他，他妻子有孕了！连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有孕了，魔王怎么会知道？

他妻子的恶梦是什么？是不是魔王在向她索取她的灵魂，而她坚决拒绝？

他感到了极度的迷惑，决定立刻回家去，和他的妻子好好谈一谈。

他回到家中，他美丽的妻子，用一种十分兴奋的神情迎接他。然后，就对他说：“我有孕了。”

他要用尽了全身的气力，才能不使他内心的震惊表现出来，反而要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来，接受这个消息。

他的妻子温柔地偎贴在他的身边，喜悦的神情之中，忽然有了几分忧愁，欲言又止地道：“真怪，一连好多天，每天晚上睡觉，梦里总有声音告诉我，我和我孕育的新生命，都是他的。还说是你很多年之前，答应了……卖给了他的！”

美丽的妻子说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用充满了深情的大眼睛望着他。眼神之中，多少有点恐惧的阴影，问他：“当然，那只是恶梦，对不对？”

他觉得心头一阵剧痛，忙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！只是梦，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，真是！”

妻子娇柔地笑了起来：“或许是一切……太幸运了，幸运得不像真实……所以会害怕失去这一切！”

他感到了异常的烦躁，竟破天荒第一次叱责他的妻子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！少胡思乱想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了！”

但是他随即又感到了极度的歉疚，他很清楚地知道，那不是这个善良的小美人胡思乱想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事！

他随即把他的妻子紧紧拥进怀中，深深地亲吻着。虽然她的唇是湿润而甜蜜，但是他的唇却干燥而苦涩。在那时候，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当年的行为，在换得了那么多年的所得之后，是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了！

他妻子的腹部，一月比一月隆起，他事业上竞争的对手，被他一个接一个击败，他成了全世界知名的富豪，简直没有什么他要不到的东西。阿根成了他的跟班、亲信，令他最头痛的是，阿根几乎每天都要对他说上一遍：“你的妻子不肯，你必须令她答应！”

他妻子每晚上恶梦如故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实在忍受不了阿根对他的“提醒”了，勃然大怒：“既然魔王的魔法无边，就该有能力使她答应！”

阿根冷冷地回答：“除了一个人自愿出卖他的灵魂之外，魔王不会攫取他的灵魂。

如果有你妻子的合作，魔王就可以完全控制尚未出世的生命，不然，魔王为了达到目的，唯有令她死亡！”

他感到恐惧，可是却不相信。他妻子健康良好，最著名的产科医生，一直替她做产前的检查，除了说她有点精神恍惚之外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

可是，事情终于发生了！

他的妻子，在生下了一个女儿的同时，因难产而死亡了。他尝到了魔法的厉害，付出了他应该付的代价！

（原振侠屏住了气息，这时，他自然可以肯定，林雅儿所说的，是她的父亲林永兴的事。）

（听起来仍然是极度不可思议的，整件事是什么呢？遗传性的精神分裂症？还是听她再说下去吧。）

他震惊得无法控制自己，阿根却冷冷地告诉他，一切全是他自己答应的。他的女儿不属于他，而属于魔王，阿根并且提出，魔王要把他的女儿带走。

他从此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之中，一切的成就对他来说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了。他甚至一面拉着自己的头发，一面向阿根跪求……这种情形，自然没有任何第三者知道，人家看起来，他依然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富豪，阿根只不过是一个恭顺的跟班。

他向阿根哀求，不要带走他的女儿，而阿根则传达了魔王的话：不行，一定要把他的女儿带走，他的女儿，属于魔王所有，是魔女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因为绝少人在出卖自己的灵魂给魔王的时候，连儿女一起出卖的。所以，他得到的一切，也远比别人为多。

他哭求着，宁愿放弃已有的一切。魔王的回答十分冷酷：“放弃一切？这些年来，你尝过多少美味？喝了多少美酒？能够还出来吗？在多少美女的身上，你得到过至高无上的享受，这种乐趣，能够还出来吗？”

他无言以对，所以，只好由得阿根把他的女儿带走，带到魔王的身边去。

（原振侠忍不住问：“魔王住在什么地方？是在一座高大巍峨的魔宫之中？魔宫又在哪儿？”）

（原振侠的问题，没有得到回答。）

（原振侠又问：“你所一再提及的魔王，是一个概念，还是真有这样的一个人？”）

（原振侠的问题，仍然没有得到回答。林雅儿只是用她那种平淡之中，充满了哀伤的声调叙说着，越说越急。内容虽然越来越不可思议，不过她的声音，还是十分动听。）

他对自己的妻子，有着深厚的爱意，妻子的死，给他的打击极大。女儿和他有着自然的骨肉之情，被阿根带走了之后，音讯全无，那使他感到一切都变得那么空虚。在开始的日子里，他还以为这种空虚，可以用他拥有的巨额金钱来填补。

他纵情声色，醇酒美人，身体官能上的享受，在一个短暂的时间之中，有限度地填补了一些空虚。可是心灵上的空虚，像是无底深渊一样，不论填下去多少东西，结果，空虚还是空虚。到后来，他甚至借助麻醉品，他注射吗啡，可是，如果那样做，就能减轻心灵上的苦痛的话，世上还会有痛苦的人吗？

痛苦像是万千毒蚁一样，啃噬着他的每一根神经。他开始知道，一个人出卖了灵魂之后，所得到的是什么。

他后悔了！

也就在这时候，他想起了，当年，当他在十年不间断的祈祷，得到了魔王的回响之际，虽然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所能出卖的一切，但是魔王曾

答应，可以给他一次后悔的机会。他当时曾坚拒，但是现在，他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后悔的机会呢？

他又开始祈祷，这一次，三个晚上之后，和当年一样，他又看到了那星形的一团。

所不同的是，当年，他是赤脚，在旷野中看到的，而这一次，他穿著最名贵的鞋子，在他所拥有的大厦的顶楼空中花园中。

他又不自主，踮起了脚尖，双手伸向上。他无法看到自己的神情，但那一定是异样的痛苦……当年要求出卖自己是痛苦的，现在要求后悔时，也同样地感到痛苦。说起来十分矛盾，可又是事实！

他和魔王之间，又有了对答。

“哈哈！你后悔了？”

“是，你答应过，给我一次后悔的机会的！”

“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你已经得到了我给你的一切，而且尽情享受过它们，你现在才后悔，不是太迟了一点吗？”

他说不出话来，可是仍然要求反悔。

“你的要求是什么呢？”魔王居然问。

“我……不敢要求让妻子复生……至少，我的女儿……我的女儿……”

他颤声要求魔王，把他的女儿还给他。

可是，他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：“你的女儿？那不是你的女儿了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是人世间独一无二的魔女，你已经失去了她！”

他忍着泪：“魔女？她会……变成怎么样？”

“那何必告诉你？”

“她将成为你的奴隶？是你魔法囚禁下的囚犯？有没有什么法子，可以使她多少有一点自由？”

魔王哈哈大笑看：“有！不过我看，你是绝对做不到的，还是别说了！”

他固执地道：“请告诉我，有什么方法？”

魔王狞笑着：“用你自己的血！把你身上所有的血，来换取她的一点自由。只要用自己的血，把她全身涂遍，她就可以在魔法的拘禁之中，得到一点自由，魔法在她这点自由上失效，不能控制她。”

这实在是没有法子做到的事，可是他却立即道：“我愿意这样做，她在哪里？让我把我体内的鲜血涂遍她的全身，我愿意这样做！”

魔王显然感到了意外，停了片刻，才答应了他。

（原振侠感到骇然。这不是太荒谬了吗？如果精神分裂症患者，真是相信了这一点，那么接下来的行动，一定就是自杀！）

（原振侠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可是林雅儿这时，几乎已进入一种狂乱的情绪之中，话说得又急又快，根本不理睬原振侠的任何问题。）

终于，他就用他的血，涂抹他女儿的全身。他的女儿，那年是三岁，三岁的小女孩。

他到最后，血已流尽了，还差一点不能涂到，他用力挤着，才又挤出了最后几滴血，完成了他对女儿的赎罪。

虽然根本一切全是他所造成的……做了一件事，后悔了，所能补救的，自然不可能是全部，不过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，花了那么大的代价，得到的却如此之少！

他用他全部的鲜血，破解了一部分魔法，这是你今天能够听到这个故

事的原因！

（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令尊是在海上失踪的，一个人怎可能用力挤出自己体内的最后几滴血？小姐，这未免太荒谬了！”）

（林雅儿急速喘着气：“你了解的一切，是从人类的知识范畴上来了解的。而魔法，是在人类知识范畴之外的，所以你还是觉得荒诞。”）

他流尽了血，自然死了，他的女儿，一直在魔王的魔法下长大。

原振侠霍然起立，神情坚决：“小姐，我不要再听故事，讲点实在的事，魔王在什么地方？”

林雅儿的声音之中，像是充满了疲倦：“在海底，在一处海底，在……”

她讲到这里，陡然之间，没有了声息。然后，在原振侠要过去看她时，她又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把我从魔法中解救出来，我才能告诉你。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当然愿意！”

林雅儿发出了一下惨然的笑声：“先别答应，你还不知道如何才能使魔法解禁。”

原振侠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一切全是那样诡异而不可解，自己真是答应得太快了。

他忙道：“是，是，要做些什么？”

林雅儿缓慢而清晰地道：“要有一个人，愿意在魔王的面前，用他的鲜血，涂遍我的全身！”

原振侠怔住了，如果林雅儿需要帮助的话，他由衷地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她。可是，用自己的鲜血，去涂遍她的全身，目的是把她从魔法的拘禁之中，破解出来，这样的事，原振侠却无法做得到。

方法太怪诞了，目的也似乎太虚幻了，都不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事。而如果那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呓语和妄想，自己就算肯牺牲生命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原振侠僵住了，作声不得。林雅儿淡然一笑：“很难答应，是不是？根本不会有人为了我这样做的，这是魔王和我开的一个恶毒的玩笑。我不会怪你或任何人，我是注定要做魔女的！”

原振侠只感到自己喉头干涩，他道：“也不一定完全不可以，只是我对你所说的一切……还不是确切地了解，有很多地方，你说得也十分模糊……”

林雅儿道：“我说得够清楚了，单是为了指给你看魔王的形象，我就不知要费多大的劲！”

原振侠想起她刚才那种挣扎的动作，几乎有着一种整个人分裂为二的痛苦，他思绪极乱：“作为一个魔女，你有什么……不好呢？”

林雅儿的语气陡然变得急促：“我不能给任何人看到身体的任何部分，不能给任何人碰到我身体的任何部分。我不是我自己，我只是一个奴隶，做着我完全不想做的事，我只是魔王的一个工具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笑了起来：“这样说太空泛了，魔王把你当作奴隶，对他来说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林雅儿喘着气：“我不知道，这个问题，要魔王才能知道！”

原振侠陡然问：“要怎样才能和你口中的魔王相见？”

林雅儿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原振侠再逼问：“你口中的魔王在什么地方？”

他一再使用“你口中的魔王”这个名词，那是表示他根本不相信，真有这样的一个魔王存在之故。林雅儿听了，发出了呻吟声来。

原振侠得不到她的回答，再逼问：“你刚才说过，在海底，难道二十多年来，你一直在海底过日子？林小姐，坦白说，对你所说的一切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接受的。”

林雅儿苦笑一声：“我并不要求你接受，因为一切根本不是一件正常的事。你能用正常的方法，解释你两次遇上了震荡的事吗？”

原振侠知道，她是指两次碰到她头上顶的那个立方形头罩时，他经历过的奇异震击。

他立即道：“当然可以解释，那立方形的头罩，有着高压电，或类似的装置，我受到了高压电的袭击。”

林雅儿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在叹息声中，可以听出她不愿再和原振侠说下去了。同时，她的身子摇晃着，向舱房的门走去。原振侠想阻住她，可是她的手略扬了一扬，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像是触了电一样，陡地震动了一下。而等他定过神来时，林雅儿已经走出舱房，门也关上了。

原振侠忙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他一跃向前，打开了舱门，外面走廊中一片漆黑。就算林雅儿在走廊中，由于她穿著黑色的衣服，原振侠也无法发现她。

原振侠只好对着黑暗叫着：“再问你一件事！”

黑暗的走廊中没有回音，但是原振侠还是自顾自问着。这时，他心中其实不知有多少疑问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何以什么都不问，单单问了这个问题：“你是不是早已知道了有海底探险这回事？又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在不断警告一个人，不要去进行探险，并且自称是他的守护神？”

（即使是在事后，原振侠完全可以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他也无法确切知道，自己何以会有此一问的。或许是他感到，林雅儿原来的声音十分好听，和洪致生对他的叙述，在潜意识中发生了联系之故，那也只是“或许”而已。）

他的话说完，仍然没有回答，只是在离他相当远处，传来了幽幽的叹息声。又过了一会，他才听得了林雅儿幽幽的声音：“你既然对已知的事，完全没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，又何必多问？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这样的指责不公平，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！”

林雅儿的回答来得很快：“就是因为根本不知道，所以才要探索！”

原振侠苦笑。林雅儿的话，只是空泛的理论，在和林雅儿“会面”之后，他所听到的一切，可以说全是虚幻的，连一点点可以抓住的事实都没有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可是船身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可以感到船的速度陡然增加。他循着声向前走去，结果却被阻在一扇上了锁的门前。

然后，随便他怎么叫嚷，甚至在门上用力敲打着，他再也没有听到林雅儿的声音。

船一直在高速行驶，城市的灯火在渐渐接近。原振侠来到了甲板上之后不久，就知道，船正在驶回七号海湾的码头去。

海面上风相当劲，黑色的“雅儿号”，像是一个科学化的妖魔一样，在水面上飞快地行驶着。原振侠又走进走廊，试图作最后的努力，再和林雅儿说几句话，可是他的努力还是白费了。

等到船终于又靠岸时，天色已经微明，那位女司机等在码头上，还有几个水手模样的人也在。女司机一看到原振侠，就作了一个手势，令原振侠

跳上岸去，她道：“林总裁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她和你的会面已完全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是要用这艘船，她可以随时借给你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清早，海边的空气清凉而潮湿，可是原振侠非但不感到头脑清醒，反倒觉得一片浑沌。他没有说什么，上了岸，进了自己的车子，疾驶回住所，倒在床上蒙头就睡。他实在感到十分疲倦，可是却又无法睡得着，林雅儿那一番奇诡和荒诞的话，不住地在他脑中翻滚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林雅儿和她的父亲，根本都是疯子！

一个在困苦中奋斗成功的人，可能在奋斗的过程中，做过一些不择手段的事，又由于精神压力的沉重，使他相信自己曾和甚么“魔王”有过接触。

而林雅儿的精神病，又显然是一种遗传。

但是，原振侠对自己的结论，又实在无法满意。因为事实上，有着许多无可解释的现象在。例如，海底大石上的浅刻，如何会和船上的油画一样？林雅儿这个“魔女”，又似乎有着随时可令人震动的力量等等，都是无法作解释的。

等到天色大明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起来，照常一样到医院去。医生的责任十分重，工作也极繁忙，倒使他紊乱的思绪得到了休息。然而，下班回到住所，他感到了极度的疲累，所以当门铃响起，他几乎是拖着自己的身子，过去将门打开的。

站在门外的是洪致生。

洪致生看来，比上次更失魂落魄，他走了进来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怔怔地坐着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要用船，可以随时和林雅儿的秘书联络。”

洪致生大感意外，立时向原振侠望来，原振侠苦笑着：“昨天晚上，我的遭遇，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，最最荒谬的了！”

或许是由于知道了对方肯借出船来，洪致生对林雅儿的称呼客气多了：“那神秘女人肯借船？这倒真出乎意料之外！”

原振侠摇摇头：“不过我劝你别用她的船，这个女人，是……一个疯子。她的船，从里到外，甚至连酒瓶中斟出来的酒，都黑得像墨汁一样！”

洪致生怔了一怔：“对于黑色有偏爱的人，也是有的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一件事奇怪之极，船上挂着一幅油画，全是深浅不同的黑色，画的，和海底那块大石上的浅刻，一模一样！”

洪致生一听，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直跳了起来：“真的！怎么会？那……代表了什么？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林雅儿说，那五角星形的东西是魔王，那些人，是在祈求魔王布赐魔法，她还说了许多只有疯子才能说得出来的话。”

洪致生呆了半晌，神情又兴奋又严肃，他突然一把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臂：“求求你，把一切经过告诉我！求求你！”

原振侠本来就不准备对他有任何隐瞒，所以就从接到电话起，一直到离开，所有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。当他讲到自己向林雅儿问最后一个问题之际，洪致生身子发抖，喃喃地道：“一定是她！一定是她！”

然后，等原振侠讲完，他神态十分愤怒地瞪着原振侠，道：“怎么不明白，她实在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。洪致生陡然一拳，打在一张沙发的背上，大声道：“再明白也没有了，她受了魔法的禁制！”

原振侠实在不想和他辩论，可是又有忍无可忍之感：“魔法是什么？”

洪致生仍然声音高亢：“魔法，就是魔王的法力，魔王，就是那五角星形的物体。

她没有告诉你的是，在魔法禁制之下，她不能爱，而别人也不能爱她，她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之中！”

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你这个英雄，就用自己的血，把她从魔法中解救出来吧！”

原振侠用这样的语调这样说，当然是在讥讽洪致生，可是洪致生却立即十分认真地道：“当然要这样做，毫无疑问要这样做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下，心想这个玩笑可不能再开下去。洪致生的精神状态，本来就不是如何正常，真要是疯癫起来，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来！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请你现实一点！”

洪致生却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我很现实，刚才我已经算过了，把一个人的全身都用鲜血涂抹，至多一千CC，也够用了吧！像我这样体格的人，损失一千CC血，甚至更多，都不算什么！”

原振侠骇然，他知道，用正常的语言是无法劝阻洪致生的了，只好用他相信了的那些虚幻的事来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或许还会有点用。他道：“你别忘记，当她三岁那年，她父亲要挤出最后一滴血，才能涂遍她的全身。那时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！”

洪致生双眉紧锁：“是的，这其中还有我所不明白的地方。但是我既然知道我爱她，就算要我挤出最后一滴血，我也甘愿！”

原振侠又是骇然，又是好笑，他举起手背来，做呼喊口号的姿势：“真是伟大，可以列为人类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！可是洪先生，你爱她？你连见也未曾见过她！”

原振侠的责难，根本是无可反驳的，可是洪致生听了之后，却一瞪眼：“那能怪我们吗？在魔法的禁制之下，是不会有有人见到她的。可是我却听到过她的声音，在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，我已经爱上她了！”

原振侠的心中骂了一句：又是一个疯子！

不过他还在作最后的努力：“她说，要在魔王面前这样做才有效，你上哪儿找魔王去？”

洪致生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林雅儿她一定知道这地点的，其实，我也知道！”

原振侠望着洪致生，洪致生一挥手：“她不是说了吗？在海底，那还有疑问，自然就是那块大石的所在处。我也可以肯定，那个潜水员之死，是由于他的摄影，无意中触及了魔王的秘密，所以，才死于魔法之下的！”

原振侠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这时，他只觉得一切全是那么滑稽，实在无法不令人捧腹。

洪致生似乎有点责怪他，原振侠笑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们这一类人真好，可以生活在神话的世界之中！”

洪致生眨着眼，像是有点听不懂原振侠的话。原振侠补充道：“普通人，要为了生活而辛勤工作，神话世界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一个故事。而你们这类人，一出生就有用不完的金钱在等着你们，所以，你们可以把现实生活和神话结合起来！”

洪致生仍然眨着眼，原振侠又道：“一个是被魔法禁锢的美女，一个是听到了她的声音，就爱上了她的英雄。英雄要把自己体内的血，涂遍美女

的全身，帮助她从魔法之中解放出来。嘿嘿！多么浪漫艳情，比起《睡美人》、《白雪公主》来，真是不遑多让！”

原振侠一口气说着，把他心中的看法，化作尖锐的讽刺言词。在讲完之后，他大是痛快，又哈哈笑了一阵。

洪致生大是愤然：“我或许生来就有钱，可是她，却把一家已等于倒闭的公司，经营得如此出色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敢肯定，她父亲一定有一大笔秘密存款，等她挥霍。真好，和童话故事一样，你们两大航运公司可以从此联手经营，英雄和美人，自然也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只盼你抽血的时候，要注意消毒，不然，闹什么针口发炎，未免美中不足了！”

原振侠的讽刺，越来越是露骨，洪致生不禁涨红了脸，悻然道：“我以为你是一个十分有想象力的人，谁知道完全不是！”

原振侠摊着手：“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自己有评价。好了，没有我的事了吧？我可真是累了，要休息！”

在逐客令下，洪致生的脸涨得更红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走向门口，在打开门之后，他转过身来：“无论怎样，十分谢谢你！”

原振侠为了表示彻底的厌烦，在洪致生说话的时候，他大声打了一个呵欠。

洪致生走了，重重关上了门，原振侠吁了一口气，倒了一小杯酒，慢慢地呷着。

这时，他真的感到十分轻松。因为洪致生如果和林雅儿接触了之后，这两个人，说他们是精神病也好，是富于幻想也好，是生活在神话世界中也好，倒真是情投意合的一对……一个认为自己被魔法所禁，一个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去解放她。就让他们乘那艘怪船出海，去凭他们的想象浪漫一番，说不定两个人的精神，就因此恢复正常了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禁又笑了起来。当晚，他睡得十分酣，一直到午夜梦回，才又想起一些令他不安的事来。

那些令他感到不安的事，事实上是一些无法解释的事。例如，何以海底大石上的浅刻，和船上所挂的那幅画一样？又例如，何以林雅儿似乎有着什么神秘的力量，可以制止人家接近她？又例如，她二十三岁之前，何以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？还有林永兴的那个跟班，根据当时很多人的忆述，和林雅儿所说的那番“故事”，倒很有吻合之处，这又怎么解释？

但是原振侠也只是想了一想，在想的过程之中，略感不安而已，并没有再深究下去。

他当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，可是这桩事，真是无从想象起。魔王，是什么呢？魔王收买了人的灵魂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原振侠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。

他的生活又回复了正常。只是在第三天，他接到了洪致生的电话：“别说我是疯子，我和你一样，听到了林雅儿真正的声音，真是不可思议，那就是我迷恋的声音。我们已决定一切照计画进行……你别打呵欠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她是魔女，即使是听到过她声音的人，也会有不幸的事降临，你要小心。她相信你有能力应付不幸的事，不过还是要小心！”

原振侠有点啼笑皆非：“谢谢你的警告，我会抬起头走路，看看天上是不是有砖头掉下来，好及时趋避。”

洪致生终于被激怒：“原振侠，你太过分了！”

他挂上了电话，原振侠仍然对着电话，哈哈笑了一下。

从那天之后，一连几天，都没有洪致生的电话。原振侠估计他可能真生气了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

大约是在一个星期之后，原振侠下班回家，门才一打开，他就怔住了。傍晚时分，室中的光线相当昏暗，沙发上坐着一个纤细的人形，在他打开门时转过身来。原振侠看到的，是即使在黑暗之中，也闪亮得令人心弦震动的一双大眼睛。

原振侠僵立着，一动也不动，连呼吸也屏住了。海棠！他是在心中叫着，然而却并没有叫出声来。海棠也一动不动，只是用她那双令人心悸的眼睛望着他。

过了好久，原振侠才反手轻轻把门掩上。海棠在这时也盈盈站了起来，伴随着一阵淡淡的幽香，向他走了过来，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在他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震动了一下，他竭力想使自己平静些，可是实在做不到。他陡然伸手，用力握住了海棠腴腻的手臂，可是又立刻松开了手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看来，除了叹气之外，他实在不能做什么别的事了。

室内的光线更昏黑了。海棠的声音，听来是那么轻柔，讲的是最普通的话：“你好吗？”

原振侠的口唇掀动了一下，他心中有很多话可以回答这一问的。他可以说：“总算没被你那一针麻醉药毒死！”他也可以说：“我好不好，和你有关系吗？你会关心我好或者不好吗？”

但是他没有说这些话，他告诉自己，一个男人，不可以像一个怨妇，何必说这些呢？所以，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海棠叹了一口气，靠得他近了一些，自她娇柔的身躯上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幽香，真是令人心醉。她声音低得不能再低：“我的思想，还是我自己的，我……好想你！”

原振侠实在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，他又何尝不想她？可是，每当想起海棠的时候，他心头就会一阵绞痛，想又有什么用呢？和海棠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……那并不是实际上的距离，而是不存在的一种距离，再想，也只不过徒增愁思和怅惘而已。

可是现在，海棠就在他的身前，他双臂只要伸向前，就可以搂住她的纤腰，为什么还让自己的双臂垂在那里呢？他失声叫了出来：“海棠！”

同时，他也紧紧搂住了她，搂得她那么紧，令得海棠的气息有点急促。然后，他们的唇，灼热地交接在一起。

原振侠和海棠的身子，都在微微发颤。不久以前，就在这里，他们曾有过那样的欢愉，一回想起来，原振侠还会全身颤抖。而现在，梦幻又变得真实了，在长长的吻结束之后，海棠喘着气，在他的耳际低语，声音甜得直沁入他的每一根神经：“我……那一次之后，还是……还是只是……你的！”

她把整个脸埋进他的胸中，却带着他的手，放到了她的胸前。在柔软挺耸的乳房下，心跳得那么剧烈，她的声音更低：“把我当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至少……是你想要的女人！”

原振侠一直是温柔的，但是再温柔的男人，这时也不会温柔到哪里去。

他陡然打横抱起了她，而她已自己解开了胸前的衣扣，让他把脸埋进

了她丰满诱人的双乳之间，深深呼吸着乳香。

和上次一样，时光似乎倒流了，欢乐又回来了。只是更熟练，更疯狂，更炽热，自自然然也有更多的欢愉，无穷无尽一样的欢愉！

欢乐的浪潮一个接一个冲击着他们，直到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再存在，他们两人也不再是单独的存在，而完全融为一体为止。

然后，现实又渐渐回来了。原振侠半抬起身子，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海棠乳沟中的汗珠，然后，又俯首去轻轻地舐吮着……人的汗珠，也可以这样醉人！

海棠一直望着他，眼神是那样充满深情。原振侠在和她的目光接触之后，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两人又紧拥在一起。

海棠在气息回复正常之后，低声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原振侠的回答充满了无奈：“还有什么好想的？”

海棠叹了一口气，幽幽地：“或许，得到的越少，越是有怀念的价值。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是俗人，我宁愿你在我的怀抱中，而不要虚无飘渺地怀念！”

海棠的声音听来令人心荡：“我是在你怀抱里……随便你怎么样，现在……我是你的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着气，两个人几乎每一处肌肤都是紧贴着的。那种灼热的相贴，足以使得两个人一起融化，变成生命之外别样的东西。

等到他们全都从狂热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之际，原振侠才着亮了灯，然后他们互相看着对方。海棠看来完全没有什么不同，那样出色的美女，偏偏只是她自称的“人形工具”，原振侠又感到了心头一阵难以形容的疼痛。

海棠像是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淡而凄然地一笑。原振侠不由自主喃喃地道：“就算你再要我随你到新几内亚一次，我还是会答应的！”

海棠现出极感动的神情来，那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感激，不是任何做作所能做得出来的。

原振侠亲了她一下：“不是真的有事要我做吧？”

海棠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我是有任务在身，但完全不关你的事！”

海棠有任务在身，这一点，原振侠绝不奇怪。以她的身分，哪一天会没有任务呢？原振侠对她正在执行什么任务，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自然也不会问。海棠却突然蹙了蹙眉：“这一次，任务肯定要失败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失败。一件本来简单得我不想接受的任务，却失败了，真想不到！”

她一定是惯于成功的，所以，在提及自己失败时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。

原振侠安慰着她：“不可能永远只有成功，没有失败的，你要喝酒吗？”

海棠点了点头：“不提了，既然一个人如此坚决不肯和人见面，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！”

原振侠一听，心中不禁一动。“坚决不肯和人见面”，那说的是谁？是林雅儿？

他斟了两杯酒，递了一杯给海棠：“你们为什么会和林雅儿有兴趣？”

海棠陡然一震，几乎把杯中的酒都溅了出来。她用一种十分异样的神情望定了原振侠，原振侠高兴地笑了起来：“猜中了！”

海棠轻笑着：“看来那位小姐不肯见人，十分著名，她甚至和人通电话，都是经过变音程序的。”

原振侠好奇心起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见她？”

海棠略微迟疑了一下：“洪氏航运和我们有一定的业务来往，而林氏航运则一直拒绝与我们有任何交易。近来，听说两大航运公司有合营的可能，所以必须明确知道林氏航运的态度。”

原振侠大是讶异：“两大航运公司合营，这个……不太可能吧？”

海棠耸了耸肩：“报告说，洪氏航运的承继人，一个花花公子，洪致生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斜眼向墙上挂着的那幅草书条屏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不会就是他吧？”

原振侠笑道：“就是那么巧，就是他。”

海棠道：“你认识的人真多。报告说，洪致生两次破天荒地上了林雅儿的住所，并且，三次上了林雅儿的游艇。所以有可能，是两人正在商量合营的事。”

原振侠呆了半晌，他倒是知道洪致生何以去找林雅儿的真正原因的，而且，可能还是唯一知道的人。看起来，洪致生和林雅儿，真的共同走进他们的神话世界去了。

海棠摇了摇头：“她以前至少是接听电话的，但我来找她，却连电话也没有联络上。”

秘书只说林总裁有事，今天下午，秘书干脆说她驾艇出海去了，目的地不明。而调查的结果是，她是和洪致生一起出海的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他们要是结合了，联营自然也是事实了。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，心中在想着洪致生和林雅儿的事。海棠靠着他说：“我一直想你……忍不住……要来看看你……和你在一起，我才是人……是自己，有一个女人能得到的欢乐和享受。”

海棠的语声，像是动听的乐音一样，在原振侠的耳际流转着。他们互相望着对方，缓缓地喝着酒，然后嘻嘻哈哈调弄着食物，和普通热恋中的男女，完全没有分别。

但当然是有不同的，普通热恋中的男女都有将来，而他们没有。他们只是两块灼热的金属，飞快地撞击，进出的是火花，却永远不可能由此引发熊熊烈火！

他们两个人心中所想的，多半是一样的，不然，何以他们会互望着，忽然同时叹息起来了呢？

那一晚，又是原振侠生命中难忘的一夜。为了珍惜他们相聚的每一分钟，他们都不舍得把时间浪费在睡眠上，他们互相凝望，紧紧搂抱，把他们自己融进对方的身体之中，享受着欢愉，互相说着话，什么都说。

原振侠也自然而然，对海棠讲起了林雅儿的种种。海棠听得大眼睛忽闪着，奇讶莫名，但是她也没有结论，她只是问：“难道所谓魔王，就是另一个‘鬼界’，一种不可测的力量？”

原振侠把头枕在她柔软纤细的腰肢上：“哪有那么多不可测的力量！”

海棠扬着眉：“这样看来，两大航运公司联手，倒不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
原振侠扳过她的身子，在她精致的肚脐亲了一下：“管他们是不是联合，反正他们有他们的世界，我们……”

他本来想说“我们有我们的世界”的，但是只说了两个字，他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他们，实在是没有“我们的世界”的，有的，只是海棠有海棠的世界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！

海棠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不再说下去的原因，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原振侠的脸颊，从她胸脯的急速起伏上，可以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地激荡。原振侠忽然道：“海棠，你才是真正的魔女，被魔法拘禁着！”

海棠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软弱无力地反对：“你胡说八道甚么？”

原振侠坐了起来，抚摸着海棠的身子。在他灼热的掌心爱抚之下，海棠莹白如雪的娇躯，在微微地颤抖，形成荡人心魄的画面。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如果，用我的鲜血涂遍你的全身，就能令你自魔法中解脱，我一定愿意这样做！”

海棠紧紧抱住了他，哀求似地低声叫：“别说这样的话，再也别说这样的话！”

原振侠并没有看到海棠流泪，可是他知道海棠在流泪，他的肩头上，感到了一颗一颗泪珠落下的灼热。他扳过了海棠的脸，狂热地用他的唇，去亲吻海棠涌出泪珠的眼睛。

泪又热，又有点咸味，感觉上，和血好象并没有什么分别。

原振侠忽然想到，应该珍惜情人的眼泪，那和情人的血是一样的，都充满了爱。他故意提高声音：“怎么哭起来了？我们应该笑！相聚是那么困难，每一秒钟，都应该笑才对！”

于是，他大声笑了起来，海棠也跟着他笑，可是她笑得越是大声，泪水却涌得更急。

满脸都是泪水的海棠，看起来是那样娇艳，那样动人！

天亮了，海棠默默地穿上衣服，和原振侠又互望了好一会，才带着凄然的微笑：“我要走了，再不走，我会现出原形来，一个可怕的女鬼！”

原振侠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十分缓慢，极其缓慢地放开了握紧她的手，然后转过身去。

海棠在他的背上亲了一下，脚步声伴随着幽幽的叹息声传了开去。然后，是开门声，关门声，然后，一切都静了下来，像是什么也未发生过一样。

原振侠闭上眼睛，心中想起了一句诗：春梦了无痕。然而，春梦真是了无痕吗？怕只有曾经有过梦的人才明白。不但不是了无痕，而且伤痕是那么深，一辈子也不会平复！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除了叹息，他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神思恍惚，心不在焉，把医院中的工作减低至最低程度。同事和院长，都问也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他的神情是如此之失落。

他甚至连看报纸的心思也没有，订的报纸一送来，他就顺手拿起来，堆在一起。大约是在一个星期之后，那天他早上起来，拿起报纸，又准备顺手放过一边时，报上的头条新闻吸引了他：

“游艇神秘失踪 亚洲航运界两巨子下落不明”

原振侠陡然震动了一下，那除了洪致生和林雅儿之外，还会有谁？

他拿起报纸来，急急看着，果然是他们两个。游艇是在五日之前，自迈阿密驶出去的，一艘全黑色的大型游艇，自然是引人注目之极的。可是在离岸十哩，有船只看到过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信息了。

本来，大型游艇是可以驶到世界上任何水域去的，五天不见，也不能被认为失踪。

但是在船上的林雅儿，本来预定在两天前，要通过人造通讯卫星，举行一次重要的业务会议的，而到时却一点音讯也没有。于是，敏感的人开始联想到多年以前，她父亲的神秘失踪事件，也是在这片水域之中，就开始着急，但是又无法和她取得任何联络。

接着，就发现船在驶出之后，开始还有人看到过，到后来就根本没有人见过这艘船。

像是在驶出了十哩之后，船就消失了。

这一点，也和当年的失踪案十分相近。问题是当年的失踪案，船后来被发现在海上漂着，现在，这艘黑色的游艇，是不是也会在若干日之后被人发现？船上的两个同是航运界的要人，会不会在船上？还是像在空气中融化了一样，神秘失踪了？

全世界范围的寻找正在进行，但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结果。

原振侠看完了报导，不禁呆住了。虽然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，可是他却有遍体生寒的感觉。

和当年林永兴的失踪一样！

这当然不可能是巧合，连地点都几乎是一样的！

那是因为什么？

原振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，这似乎不能再用神话世界来解释了！

他思绪十分乱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林雅儿曾提到过，她父亲的失踪是由于后悔，想要回他的女儿，去和魔王打交道的结果。结果是不可思议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但也只不过为林雅儿换来了一点点的自由！

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情形，全然无从想象。

报上还刊登着参加搜寻工作的一些单位的名称，原振侠想和其中几个单位联络一下，但是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因为他无法向搜索人员提供什么，难道把林雅儿的故事转述出去吗？

他所能做得到的，是尽量多知道一点消息。他打电话给在迈阿密的朋友，请他们把刊载有关消息的报纸，全用无线电传真传来……这些传真当天下午就到了，自然比简单的电讯详尽得多。可是看下来，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，看来只好等待搜寻的结果了。

第二天，在医院中，原振侠有了一个意外的访客。那人在原振侠面前一出现，原振侠就打了一个突。

原振侠可以肯定，以前未曾见过这个人，可是一看之下，又觉得他十分熟悉。

医院的会客室陈设相当简单，那人一直站着，手中拿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纸包。原振侠一进来，在怔了一怔之后，实在想不起为什么这个人的脸容，对自己来说会那么熟悉。

他问那人道：“我是原振侠，你找我？”

那人也不说话，只是把手中的纸包，向原振侠递了过去。原振侠心中十分诧异，他接过了纸包来，看到纸包上写着字，是用铅笔写的，笔迹十分淡，不是看得很清楚。

他半转着身，向着光源，仔细看着上面的字，字迹十分潦草。他首先认出，那是洪致生的笔迹，这已令得他陡然震动，然后，他又看清楚了，纸

包上所写的是“务必用最快的方法，送到原振侠医生之手。”

毫无疑问，那是洪致生的字。洪致生已经是一宗神秘失踪案中的主角，他派人用最快方法送来的东西，一定有重大意义的了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立时抬头，想询问来人一些问题，可是那人却已不在了。虽然刚才原振侠的视线，离开他只不过几秒钟，但那已足以使人离开会客室而有余了。

原振侠忙追了出去，似乎看到他在走廊口子上一闪，走出了医院的建筑。

原振侠再追出去，外面人来人往，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人了。

原振侠没有再去继续追寻，因为这个人的行动，虽然有点怪异，但总及不上赶快看看洪致生交给他的东西是什么来得重要。所以他没有再追寻那人，一面往回走去，一面拆开了纸包。纸包有好多层，还未拆开最后一层，原振侠已经可以肯定，里面是几卷微型录音带。

在拆到最后一层时，上面又有洪致生潦草的字迹。“原，立即听这些录音带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听。我们的生死，全凭你听了录音带之后的反应了！”

虽然只是简单的两行字，可是语句的紧迫，却使人一看就有头皮发炸的感觉。

播放微型录音带需要特别的机械，原振侠家中有。他直奔院长室，在一向修养极佳的院长的咆哮声中，他“请了半天假”，然后又飞奔到停车场，疾驶回家中，把编了号的五卷微型录音带中的第一号，放进了播放机中，按下了按钮。

录音带一转动，他就听到了洪致生的声音：“由于我要去进行的事，几乎是不属于人世间一切活动范围之内的，所以，我要尽可能把一切记录下来。”

原振侠一听了这样的开场白，就不禁怔呆了一下。录音带一共有五卷之多，可以播放超过五小时，他记录了一些什么？看来除了耐心听下去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快速地了解内容。

这种开场白，也有着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意味，什么叫“不属于人世间一切活动范围之内”的活动呢？

原振侠继续听下去：“很奇怪，我一听到了原振侠有关他和林雅儿见面的经过，我就毫无保留地相信了林雅儿所说的一切。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魔王，什么叫魔法，至多假设那是一种力量，但我却愿意把林雅儿从魔法中解救出来，尽管要用鲜血去涂遍她的身子。

“我第一步行动，自然是和她联络，这个该死的过程，竟然浪费了一天时间。当我终于在电话中和她对话的时候，她的声音是经过改变的。我不等她说什么，就直截了当告诉她，我愿意用自己的鲜血，把她从魔法之中解救出来。”

以下，录音带中，有对白，也有独白。对白的声音，是洪致生和林雅儿的，有些无关紧要的，可以略去。洪致生和林雅儿两人，在这几天之中做过一些什么事，可以在这些对话之中，得到极大程度的了解。

“请用你原来的声音，我其实已经在一种极奇妙的情形下，听到过你的声音，而且爱上了这声音，和能发出这样声音来的人。所以，我才真正愿意，把你从魔法之中解救出来，哪怕我因之会流尽血液而死亡！”

（大约有两分钟的空白。）

（洪致生不断地催促和恳求，然后便是一下叹息声……原振侠一听，就听出那是林雅儿真正的声音。）

“果然是你！”洪致生狂喜地叫着：“果然是你！我早就知道一定是你！”

“真奇怪，你是在什么情形下，听到我的声音的？”

（洪致生详细说了经过，前面已经叙述过，自然不必重复了。）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样看来，世界上能救我的唯一的人，就是你了！”林雅儿的语音压抑着激动。

“当然只有我，我想我们应该见见面，讨论一下怎样进行。”

（沉默了一分钟。）

林雅儿在沉默了一分钟之后，就答应了洪致生的要求：“好的，你到我住所来，我告诉你开三道密码锁的密码是……”

（那三组密码，要不是林雅儿说出来，绝不可能有人凭幸运将之打开。）

（洪致生发出兴奋之极的欢呼声。）

（再接下来的，是他们“见面”之后的对话。）

洪致生的声音中，有点懊丧：“这算什么见面，你整个头都包在黑布之中，比木乃伊还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林雅儿的声音幽怨动人：“我以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魔女，不能让任何人见到我和碰到我的，所以，还要……”声调有点急促：“请你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对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看到了你，碰到了你，又会怎么样？”

“不但会替你带来可怕的厄运，而且，会使我失去唯一解脱的机会。其实，即使听到我的声音，也会带来厄运！”

“不见得，我就好得很！”

林雅儿的声音，有着凄然的同情和爱怜：“还说好得很？你将用你的鲜血去洗清一个……”

洪致生豪气干云：“这对我来说，是幸事，不是什么厄运！”

“唉……我对原医生讲的那些话，难怪他不相信，事实上有许多，是我自己也不理解的。那时，我只有三岁，是当我的父亲，把他身上流出来的血，涂在我的身上时，他断断续续告诉我的。我居然全都记了下来，真是奇迹！”

“我完全相信，虽然我不懂，譬如说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长大的？”

“在……一个空间之中，一个可以无穷无尽扩展的空间……有点像一间不论你怎么走，都摸不到墙的房间。”

“这……是魔境？”

“我想是，那是魔王的境界。我在离开那空间前，只见到过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阿根。”

（原振侠听到这里，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。）

（阿根！那个表面上是林永兴的跟班，但实际上是魔王的手下的那个人，自然就是走纸包来的那个人。）

（难怪自己一看到他，虽然肯定从来也没有见过他，可是又有那样熟悉的感觉。）

（这样的一个神秘人物，那样的一种异样的阴森，即使只是听过描述，也会在一见之下，有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的。）

“魔王呢？那是什么？”

“魔王……有时也在那个空间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是属于他的。虽然我可

以有机会把他的魔法解除，但是他又说，不会有人牺牲自己来救我。”

“他错了，爱情能使人做任何事！”

“你……爱我……你连我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……洪先生，这不是在讲故事，真需要你的血，像我父亲当年所做的那样！”

“我一定愿意，而且我很明白自己对你的爱意，是无可遏止的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“魔王的外形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看起来，只是五角形的一团，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。但是知道那个空间，是在海底……在一处海底，进出口，有一块大石……”

“石上刻着许多人，向着一个五角形的东西！我们还等什么，立即出发，用你的船出发。”

“好，我去安排，尽快出发。”

“我虽然不能见你，可是希望听到你的声音，请答应随时和我通电话。”

“唉……”林雅儿的声音充满了柔情：“爱情……我想也没有想过。”

（这一段对话，到此告一段落。以下是许多段电话录音，洪致生在电话中极力表示出自己爱慕之情，听起来十分肉麻，但不能否认他真的一往情深。）

（然后，是他们上了“雅儿号”的对话。）

“这船，真和你一样神秘。”

“我一直生活的那个空间中，只有黑色，习惯了。也只有黑色，才不会使我有不适的感觉。”

“船是自动驾驶的，我们两个足可以应付了。我只担心，在漫长的航行之中，我是不是可以克制自己不看看你，不碰碰你！”

林雅儿的声音在发颤：“别乱来，事实上我……很丑，不值得看！”

“你越是这样说，我越是想看你！”

林雅儿声音中充满了恐惧：“千万不要！”

洪致生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你害怕什么？原振侠说，你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会使人在一下子之间，变得毫无力量。”

林雅儿的声音十分闪缩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对，我是有这种力量。所以你千万别胡思乱想，这……是十分痛苦，不值得试。”

（洪致生哈哈的笑声。）

（接下来，是洪致生的一段独白。）

“这真是一艘好船，我对经营航运公司虽然没有兴趣，但是欣赏一艘好船的能力还是有的。启航第一天，雅儿几乎整天避着我，不和我见面。事实上，就算她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也不过看到一团黑色的布料而已，这真使人难耐。她显然……至少也喜欢我，因为她不断通过船上的各种播音设备，使我听到她的声音。她的声音那么可爱动听，一定只有极出色的美人，才会有那么美妙的声音。

“在长时间的航行中，我一定要把她身上的黑布揭开，至少，要把她脸上的黑布揭开。厄运就厄运，我已经准备献出自己体内的鲜血了，还怕什么厄运！”

“看看自己所爱的人长得什么样子，总不算太过分吧？当然，我更想紧紧拥抱她，得到她的身体，和她一起享受男女间至高无上的欢乐！”

“这个念头不起则已，一兴起来，简直不可遏止。可是她是不是愿意？”

唉，看来我也入魔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！”

（接下来的很多独白，都显示洪致生的思绪，越来越是狂乱和粗野，听得原振侠十分吃惊，隐隐感到有一场祸事会发生。因为洪致生甚至私下在计画，如何向林雅儿袭击！）

（事情终于发生了！）

（可以听到清晰的海涛声，大概是在甲板上。）

洪致生的声音很激动：“即使在阳光下，你也非把自己裹得像木乃伊一样不可？”

林雅儿的声音之中，有着明显的恐惧，甚至在发抖：“我从来也没有在阳光下……这样过，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，别拉着我，让我下去！”

（原振侠感到奇怪，洪致生拉住了林雅儿……林雅儿不是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，不让人家碰到她的吗？何以洪致生可以拉住她，而她不能挣脱，不能使洪致生在这时失去力量？）

（难道是爱情的发生，使她丧失了这种神奇的力量？还是她甘愿被洪致生拉着？）

洪致生的声音之中，有着一种蛮横的固执：“不，不让你下去，我要你见见阳光，我也要见你！”

林雅儿用充满了恐惧的声音叫了起来：“不！”

（随着林雅儿的尖叫声，是一下布帛被撕裂的声响。接着，除了轻轻的海涛声之外，没有任何声响，然后，才是两个人的急速喘息声。）

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原振侠想：一定是洪致生粗暴地撕开了林雅儿的面幕，看到了她！）

（为什么洪致生不说话了？他看到的她，是什么样子的，魔女是什么样子的？）

（原振侠也不由自主，心跳加剧，紧张得甚至于有点手心冒汗。）

（海涛声和喘息声在持续着。然后，是林雅儿充满了恐惧的一下呼叫声，然后是脚步声，两个人的脚步声。原振侠想：林雅儿在逃，洪致生在追，从脚步声听来，两人已经一先一后，由甲板奔进了走廊中。）

（又是一下更响、更长的裂帛声！）

（洪致生连林雅儿身上的衣服都撕掉了？）

（然后是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的声音，和更急促的喘息声，还有林雅儿的哀求声。）

林雅儿在哀求：“不要，不要……求求你……不要，求求你！”

（洪致生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狂乱的、不可控制的境界之中，他粗重的喘息声，和布帛被撕破的声音交织着。到后来，林雅儿已不再哀求，只是发出十分荡人心魄的呻吟声，然后才是洪致生的声音。）

洪致生是在大声叫着：“天！人世间不可能有你这样的美女，看你……你整个身子，简直就是一整块完整无疵的美玉，雅儿，你……”

（原振侠可以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一片黑色的走廊上，倒着因为洪致生的狂暴行动，而变成全裸……至少是大半裸的林雅儿。在洪致生呼叫的赞美之中，可以在脑海中形成这样的构图……莹白如玉的美女胴体，完全驱散了船上的阴沉。）

（洪致生的话没有讲完，就突然停止。接下来，是更浓重的鼻声，只有当一对男女在狂热地亲吻时，才会发出那种被压抑，但是又不可遏止的鼻

息声。)

(是谁先吻谁的？还是他们两人同时吻着对方？)

(突然一下重物落地的声音，那下声音十分响亮，但实在不应该在这时发生的。)

(不过，原振侠立即明白了。微型录音机，洪致生一定是将之放在衣袋中的，这时，他脱去了衣服，远远抛了开去，那一下声响，是录音机落地时所发出来的声音。)

(原振侠可以知道自己的推测没有错。因为接下来的那一段录音，听来十分微弱，要把放音量调校到最大，但也还不是十分听得清楚，那自然是由于录音机离他们两人远了之故。)

(接下来的声音，是急促的喘息声，和听来毫无意义的原始的叫声。)

(原振侠想起了自己和黄绢在一起时，想到自己和海棠在一起时，想到所有男女在一起时，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来。)

(林雅儿未能拒绝洪致生。在船上，或许在上船之前，她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她一直没有拒绝过，所以事情一开始，她根本无法抗拒！)

(然后，是一阵低而急促的饮泣声。虽然是带着抽搐的哭声，但是听来并不如何悲戚，反倒可以使人感到一种尽情宣泄之后的兴奋余波。)

(洪致生充满了狂热的欢呼声。一阵由于两个人紧紧相拥，拥抱得太紧了而骨节发出的轻轻的“格格”声。)

(录音带到这里转完了。原振侠换上了另外一卷，那是他们的对话声。)

洪致生像是在唱赞美诗一样，他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由衷的、发自内心的赞美：“我早已料想你是一个美女，可是……可是再也想不到，你的美丽……唉，真绝无语言可以形容！”

“别忘了我父亲在魔法的作用下，可以得到他所要的一切，我母亲自然是他心目中的标准美人。”

“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死了之后，他所受的打击如此之重，以致他要后悔。”

“可能是……当一个人失去了一个他所爱的人时，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，连魔法的惩戒也微不足道了。”

“雅儿，你……后悔吗？”

“不，一点也不，随便魔法怎样惩戒我们，我一点也不后悔。我太快乐了，真的，太快乐了！”

(林雅儿一定是感到了真正的快乐，这一点，从她的声音中，可以得到肯定。)

洪致生的声音也充满了欢愉：“或许我们的行动，已经破了魔法？”

林雅儿发出一阵笑声：“管他！就算魔法可以把我变成一只蚁，我也是一只快乐的蚁！”

洪致生突然有点害怕：“如果魔法……可以使我们分开呢？”

女性在这种情形下，通常比男性更勇敢，林雅儿也不例外：“至少，我们已经在一起过了。而且，现在，也还在一起，对我来说，够了，真的太够了！”

洪致生一连串地叫：“不够！不够！”

(又是浓重的鼻息声，一对恋人，又在热吻了。)

(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想，如果撇开什么魔王、魔法，只当

它们不存在，洪致生和林雅儿，毫无疑问可以有許多快乐的时光。)

(原振侠本来也不相信，实际上真会有什么魔王的存在，只当那是洪致生和林雅儿两人心中的一种神话世界。但是，那个神秘人物阿根的出现，却又使原振侠的想法，有了动摇。)

(他仍然不知道魔王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，但是他却感到，洪致生和林雅儿，只怕都不能摆脱他的控制。)

(录音带接下来的，全是两人之间的绵绵情话。与一般热恋中的男女不同的是，他们似乎都在内心深处，隐隐感到他们的快乐是短暂的，所以几乎疯狂一样地要把短暂化为永恒。他们的情话因此也更灼热，他们欢乐时所发出的声音也更狂野，像是由爆炸而产生的烈火，而绝不是通过正常途径燃烧的火焰。)

(在对话中，知道他们到了迈阿密。在海上的航程，大约是十天左右，事情大抵是在第二天就发生的。)

(在到了迈阿密之后，在一直是独白或对白之中，忽然出现了第三者的声音。)

(那是一个听来相当阴森森的声音，而先是林雅儿的一声惊呼。)

“阿根！”

(原振侠陡然吸了一口气，感到了自顶至踵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意。)

阿根阴森的声音：“你违反了魔王的一切规定！”

(林雅儿充满惊恐的呻吟声。)

洪致生的怒斥：“违反了又怎么样，大不了用我的鲜血，使她自由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只是魔王面前一个卑微的仆人，多年之前我曾出卖自己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你和魔法禁锢下的女人接触，你也同时受了魔法的禁锢。”

洪致生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如果受魔法禁锢，能有这样的快乐，那我太愿意了，替我谢谢魔王！”

洪致生笑得极其欢畅，和阿根那种阴森的声音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：“每一个受魔法布赐的人，在开始的时候，都是欢欣鼓舞、快乐莫名的。”

洪致生像是在挑战：“你呢？你现在在后悔了？”

阿根并不回答，只是道：“你不必要我代向魔王致谢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了！”

洪致生仍是兴致勃勃：“你在这里出现，那证明我的推测不错了。他，就在那块海底大石处，是不是？”

阿根的回答有点模糊：“可以这样说。”他忽然又转变了话题：“你父亲在知道你母亲死亡时，那种摧心裂肺的痛苦，唉，我现在总算知道一二了，难怪他后来会有这样的行动！”

他这话，明显是对林雅儿说的。林雅儿的声音有点颤抖：“你……我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……惩处？”

阿根喃喃地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如果有需要我帮助处，我倒可以……唉！反正我已经是这样了，还能更坏吗？只怕不能了！”

洪致生快乐地笑着：“我看不出什么不好来，雅儿，这些日子来我们不快乐么？你不是说，就算一生之中，只有这几天的快乐，也就够了么？”

林雅儿低低叹了一声，阿根又道：“说是这样说，可是快乐哪有够的了？”

（阿根的语声在渐渐远去，当然这是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走了开去之故。）

（林雅儿和洪致生之间，又开始了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情话。不过林雅儿的声音之中，总有着经过掩饰的忧虑……十分沉重的忧虑！）

（录音带换了一卷又一卷，已经是最后一卷了。）

（在过去那几卷录音带中，洪致生似乎故意要别人知道他的欢乐，所以记录下来的欢乐之声极多，听得人心神荡漾，不能自己。）

（他结果怎样呢？原振侠装上了最后一卷录音带时，心中这样想。）

（一开始，是洪致生的独白。）

“我们来到了目的地，船上的声纳设备，探测出就在我们船下四百公尺深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块。雅儿很忧郁，不过她似乎已习惯了阳光，在阳光下，她的肌肤是一种接近半透明的美丽，她细洁的脖子上，印着我的吻痕。”

洪致生在问：“魔王应该在下面了，我们是潜水下去找他？”

林雅儿的声音极度迷惘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（一下亲吻的声音。）

（洪致生突然而来的一下惊呼声。那一下低呼声是如此惊猝，使得原振侠也陡地吓了一跳。）

洪致生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惊骇：“这……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一下子我们来到了这里？得想法子离开这里，快跟我闯！”

（一阵持续相当久的脚步声……两个人的，显然是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他们在一起向前奔着。在奔跑的脚步声之中，有着林雅儿断断续续的声音。）

林雅儿在断续地说着：“这就是我……一直生活……的地方，我在这里过了超过二十年……你怎么奔跑也没有用的，墙看来就在你的面前，可是你……再也奔不到墙前，这是……魔法的境界！”

（脚步声陡然停止，喘息声。）

洪致生的声音，听来又勇敢又洪亮：“好了，魔王，你曾经答应过，只要有人肯用自己的鲜血，在你的面前，涂遍雅儿的身子，她就可以从魔法中解脱。你现身吧，我现在就开始行动！”

（一阵子的静默。）

（然后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现象，洪致生或林雅儿，分明是在和一个什么人讲话，但是却全然听不到那个人的声音，只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。）

洪致生有点气急败坏：“什么，我上当了，一开始我就上当了？你故意使我听到雅儿的声音，使我迷恋，你怎知我一定会迷恋的？人性的弱点你知道？好，就算迷恋了，那又怎样？告诉你，就算一辈子在这里，只要雅儿和我在一起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！”

（录音带有一段空白，原振侠迅速推测，魔王能使洪致生和林雅儿“听”到他的声音。但是那只是某种力量刺激了他们脑部的结果，而不是真正有声音发出来，所以录音带是空白的，只有或急或缓的喘息声。）

（这情形，就像当初，洪致生不断听到一个动听的女声，但是却无法将之捕捉在录音带上一样。）

洪致生叫了起来：“什么？我的灵魂也属于你的了？放屁！我的灵魂当然可以属于雅儿……什么，属于雅儿，就是属于你……好了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只要我能和雅儿在一起就行！”

林雅儿的声音十分平静，叫着洪致生的名字：“你怎么还不明白，当你

的灵魂不属于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一切，就全在魔法的控制之下。你能不能和我在一起，不能由你作主。”

洪致生急切地道：“可以的，可以的……”

陡然停顿了一下之后，洪致生用极其可怕的声音叫了起来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”

（他的那种叫声，原振侠听了，也不禁为之心酸。）

洪致生还在一面叫一面问：“我要和雅儿在一起！什么？她是你的奴隶，你还需要她，替你去找更多像我这样的灵魂？我……哼，我愿用我的鲜血……不成立了，为什么？我曾碰过她，见到过她，是的，她曾告诉我，那样会有极大的厄运，厄运之一，就是你可以取消你的承诺？我无法再把她从魔法中解脱出来……”

（接下来，是洪致生一阵又一阵绝望的号哭声，到后来是一阵阵的呜咽声，听来更令人难过。原振侠感到遍体生寒，从录音带发出的声音中，他只能判断出，他们已被一种奇异的力量，转移到了一个奇特的空间之中。在那个空间中，魔王出现……五角星形的东西。然后，洪致生知道了他的命运。）

（洪致生知道了他自己也成了魔法的奴隶，那还不要紧，只要能和林雅儿在一起。）

（可是，他不能和林雅儿在一起！）

（他非但不能和林雅儿在一起，而且，他也无法用自己的鲜血，去解救林雅儿。而更令得他跌进痛苦的深渊的是，林雅儿还要不断地替魔王去物色灵魂，方式将与他和林雅儿之间所发生的类似。）

（一个在他心目中，那样美丽，那样值得他用生命去爱，值得他用鲜血去拯救的女人，会不断地用同样的方式，使不同的男人的灵魂归于魔王！）

（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痛苦！）

（在洪致生的呜咽声中，有着林雅儿的呻吟。）

林雅儿一面在呻吟，一面在发问：“灵魂，灵魂，你要那么多人的灵魂干什么？”

（又是一段沉静，自然是魔王在回答，可是却没有什麼被记录下来。）

（原振侠急得伸拳重重在桌上敲了一下。但幸而接下来，是林雅儿重复了魔王的一部分话。林雅儿的话，听来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充满了怅惘和无可奈何。）

林雅儿一定是在重复着另一个人的话：“灵魂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力量？把这种力量聚集起来，对你十分有用，你可以用来……”她重复到这里，陡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有那样无所不能的魔法，为什么不用你的能力去收集人的灵魂，而要我……”

林雅儿的声音，哀伤得使人不敢再听下去。接着，她又像是在重复别人的话：“必须那个人自愿，才能得到他的灵魂，不能用任何力量强夺？人一定要自己甘愿出卖灵魂，才能使灵魂的力量不属于他自己？”

林雅儿软弱可是尖厉地叫了起来：“我绝不愿意出卖我自己的灵魂，为什么我……我的父亲有什么权利……我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是他没有灵魂的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也……灵魂不属于自己的？”

洪致生陡然又叫了起来：“雅儿，让我们离开这里！”

（又是急骤的脚步声、喘息声，还伴随着跌倒在地上的声音。）

（然后，是洪致生突然的叫声，他在不断地叫着林雅儿的名字。）

（在那种充满了痛苦、悲愤的叫声中，原振侠可以推测到，林雅儿突然离开了他。

他想和林雅儿一起离开那个奇异的空间，但是林雅儿却突然之间不见了，所以洪致生才伤心欲绝地叫着。）

（洪致生的叫声，一直持续着。）

（洪致生的声音变得沙哑了，听来更是痛楚。然后，是揪心撕肺的呻吟声。）

（原振侠听得紧握着拳，录音带静了下来。还有一大截，甚么声音也没有记录下来。）

听完了录音带之后，原振侠呆了半晌，思绪乱成一团。洪致生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林雅儿又在什么地方？他们两人失踪，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事，从录音带来听，他们都被魔法弄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之中，这个空间又在什么地方？

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陡然响了起来。原振侠抓起电话来，就听到一个阴森的声音在问：“全听完了？”

原振侠陡然震动：“阿根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要见你！”

阴森的声音苦笑一下：“你见我有什么用？我想我是无救的了，但是他们两人，应该还可以有救，这是我把那些录音带给你的目的。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：“要我去救他们？”

阿根的声音，虽然仍是那样阴森，但也可以听出有几分激动：“是的，你应该去救他们！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：“怎么救？我连他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！”

阿根道：“我在那地方，你知道的。”

原振侠的思绪极乱，可是他却知道，如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不能使他和阿根的联络中断，所以他道：“要救他们，你必须和我合作！”

电话那边没有回答，可是电话也不像是挂上了。原振侠十分紧张地等着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听到了声音：“我对你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原振侠急急地道：“不，太有用了，至少，我就根本不知魔王是什么东西！”

阿根的声音阴森而苦涩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原振侠坚持着：“我必须和你见面，你既然有帮助他们的心意，就好人做到底！”

阿根的声音更苦涩：“好人？我是一个早已把灵魂出卖给了魔王的人！”

原振侠硬了硬心肠：“如果你不肯和我见面，我就只当没有听过那些录音带！”

电话那边又停了片刻：“好，我这就来！”

原振侠想告诉他自己的地址，阿根已经挂上了电话。

阿根来得好快，不到十分钟，原振侠就已经开门，把他迎了进来。这一次，原振侠仔细打量了他，发觉他和人们的叙述中，简直完全一样。一个人怎可能在二十多年前和二十多年后，完全一样的呢？

阿根似乎觉察到了原振侠的疑惑，他垂着眼……那样使他看起来比较不那么阴森：“当年我向魔王祈求的时候，是在死亡的边缘。一家大小，全靠我一双手来养，只要使我不死，我什么都肯。当我得到的声音，是要我将

灵魂去交换生命时，我根本连甚么是灵魂都不知道，自然立刻就答应了。”

原振侠静静地听他说着，他又道：“我是在意外之中受了重伤的，伤势奇迹似地好转过来，而且我一直身体健康，甚至不会衰老。魔王……倒是不骗人的。”

原振侠骇然：“那不是很好吗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要救他们……这不是和魔王对抗吗？”

阿根用力吞咽着口水，随着他的动作，喉结上下移动着，看起来十分诡异。

过了好一会，阿根才用听来十分平淡，但实际上却蕴藏着深痛的悲哀的声调道：“我的亲人……全死了。当年我自己……并不怕死，只是想到我死了之后，亲人没有了我会活不下去，所以才……谁知道，在我康复了之后，不到三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……一家七口全死了……魔王履行他的承诺，可是我也得付出代价，代价是……这样巨大……”

原振侠骇然：“你的亲人……是由于你……而死的？”

阿根不说话，又过了好一会才道：“是，他们的活力，全都由魔法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我活下来了，他们死去，我不知道可以活多久，可是活着干什么？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用失神的眼光望定了原振侠。原振侠只觉得心直向下沉，一切是那么妖异和不可思议。魔王履行他的承诺，但却要人付出那么高的代价！阿根所付出的，林永兴所付出的，想起来，真叫人寒而不栗。

而洪致生呢？还不是一样。魔王用林雅儿的声音引诱他，又使他和林雅儿，有了一段他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。可是结果，天知道洪致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！

原振侠心中有许多疑问，他从众多疑问之中，抽出了一条他认为最主要的：“你说，当时，你向魔王祈求，你是怎么会想到的呢？”

阿根茫然道：“人到了绝路，不是总会向一种传说中存在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一种力量来祈求的么？这是人人都会做的事。”

原振侠沉默了片刻。的确，任何人在濒临绝境的时候，都会向上天或上苍求告。但那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求告，难道真的有一种力量，会接收到这种求告的信号，而乘机提出用求告者的灵魂，来交换愿望的实现？

看起来，事情就是那么玄妙！

林永兴祈祷了十年，才有回响，而阿根只是短时间的求告，只不过那是他临死前的求告。是不是临死之前，求告的信号特别来得强烈？而能十年不辍地求告的人，世上只怕也不多。原振侠感到自己的思绪又开始杂乱了，他忙定了定神：“你说，那时根本不知灵魂是什么，现在你知道了么？”

阿根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像是意料不到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他双手托着头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灵魂……是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是生存的人所产生出来的，通过掌握这种力量，就可以掌握这个人。”

原振侠又呆了半晌，他也未曾料到会有这样的答案。他听过，自己也假设过“灵魂”的现象，说法可以有好多种，但是阿根的说法，他却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：“魔王要收买人的灵魂，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力量去奴役驱使人？”

阿根双眉打着结：“开始时，我也认为是这样。可是后来，日子久了，尤其是把小雅儿带到他那里之后，我一直在照顾她，魔王也经常出现。我发现，他好象要利用那种力量，去为他做一件事，而他所需要的力量要相当大，也就是说，要许多人的灵魂，可是偏偏他又不是得到很多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世人绝不知道出卖灵魂之后，会需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，会有无边无涯的痛苦，事实上，愿意出卖灵魂换取自己所求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为什么他会得不到呢？”

把阿根的话，和在录音带中听到的林雅儿所说的话结合起来，原振侠已经可以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了。

阿根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看来魔王自身也不是很如意，常常感叹人类实在是一种十分坚强的生物。要不是自愿出卖灵魂的话，怎么也没有办法，虽然他魔法无边，也不中用。”

原振侠心中陡然一动，“魔王”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他自己不是人类？原振侠用力摇了一下头。魔王当然不会是人类，那么他是什么？和神一样，可能是十分进步的另一种生物？

原振侠思绪又紊乱了起来，他吸了一口气：“魔法，包括哪些？”

阿根吁着气：“太多了，包括他可以把人关在一个永远出不去的地方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教小雅儿受教育的方法也十分特别，自他身上射出一种光芒，一闪一闪的，照向小雅儿的头部，小雅儿就像是受了催眠一样，等到光熄了，她就学会了许多东西。小雅儿的学问本事，全是那样学来的。”

原振侠听得入神，他可以想象，那是一种人类想都不敢想的方法……把知识、记忆，直接地输入人脑的记忆部分。这种接受教育的方法，比人类几千年来，一直在实行的方法，进步了不知多少倍。原振侠想到这里，甚至有点悠然神往的感觉。

他当然也可以联想到，林永兴会从穷小子变成大富豪，自然也是由于“魔法”使他变得会做生意，甚至给了他一定程度的预知能力。

历史记载上，形容成功的商人，都有“臆则屡中”这样的形容词，就是说，预测十分正确。如果有一定的预知能力，“早知三日事，富贵万千年”，成为大富豪，是必然的事情了。

可是，这样的一个“魔王”，要人的灵魂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干什么呢？

这时，在沉默了一会之后，阿根又叹了一口气：“魔王对小雅儿的期望很高，认为通过她，可以给他弄到更多的灵魂。那姓洪的……唉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我看魔王弄错了，林雅儿不愿替他工作。洪致生和她是相爱的，她不会用自己的色相去引诱别的人。”

阿根低下头去：“她无法反抗，她的灵魂在魔王的手中，她不能反抗。到时候，她自然而然，会做魔王要她做的事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是说，她有希望出来，而洪致生不能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”

原振侠急速地来回地走着，然后陡然站定：“照现在的资料看来，所谓‘魔王’，是一个有着高超而不可思议能力的非人类生物。”

阿根喃喃道：“当然不是人，哪有人是五角形的呢？”

原振侠再道：“要救他们，必须先和他见面，和他对话。你可以带我去？”

阿根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是你自己提出这个要求的，不是我强迫你去

的。”

原振侠考虑也没有考虑，就道：“当然！”

当他这句话说出口之后，才看到阿根阴森的脸色之中，有着做成功了一件什么事，大大松一口气这样的神情，那使得原振侠疑惑了一下。

这个人，是在玩什么花样？他毕竟是受着魔法操纵的人，是魔王的奴隶，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好。

可是他疑惑归疑惑，事态发展到了如今这一地步，他实在是不能退缩的了。他非要进一步弄清楚，那个神通广大的生物，那样急切于得到人体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力量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！

而且，如果真能和这样的一个异种生物，面对面地对话，那自然是极其刺激的事。

所以他又重复着：“是我要你带我去见魔王的！”

阿根再次吁了一口气，用极低的声音，喃喃说了一句话，原振侠全然未曾听清楚。

等到他想问时，阿根已经道：“那么，从现在起至少十天，你的一切行动，由我安排！”

原振侠想起，下午请假半天时院长的神态，只怕他请假十天，这位久已未曾碰过手术刀的老外科医生，会重新拿起手术刀来，把他大卸八块。他决定先斩后奏，请同事明天向院长说，那时，他已经离开了。

他点着头：“好，我们这就走？”

阿根道：“是，两小时后，有一班飞机去迈阿密。我们现在去还来得及。”

原振侠又有了一点疑惑：“你好象知道我会和你一起去？”

阿根转开了视线：“当然不是！我……自己就准备搭那班机回去。”

原振侠没有再说什么，快速地收拾了一下必需的东西，就和阿根直驱机场。阿根虽然其貌不扬，可是却十分阔绰，他用来购买机票的那种信用卡，原振侠竟然未曾见过。

而从航空公司人员的恭敬态度上，也可想而知这种持卡人的地位。

上了飞机之后，原振侠和阿根之间的对话，仍然在继续着。

原振侠用这样的问题开始：“看来，你被控制的程度也不是太严，你可以把洪致生的录音带，送到我这里来，也可以要求我去救他们。”

阿根没有回答，只是叹了一口气。

原振侠再问：“我的行动，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，你能不能事先给我一点警告？”

阿根摇头：“不会有什么的……”

原振侠觉得他十分支吾，又追问：“只有自己愿意，魔王才能利用他的灵魂？依我看，也不是很靠得住吧？林雅儿和洪致生，就绝非自愿！”

阿根低着头：“林雅儿是生命还未形成之前，就由她的父亲代她决定了的，她的生命，根本是她父亲所赐。而洪致生，林雅儿是警告过他的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某种程度而言，是林雅儿引诱他上当的！”

阿根听了这句话，身子陡然震动了一下，不再说什么。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魔法既然那么有用，其实，现在就可以使我听到魔王的声音。”

阿根紧抿着嘴，对原振侠的话不表示意见。机舱中的活动几乎是固定的，登机两小时之后，原振侠有了倦意。虽然他心中有许多问题要想，可是不多久，他还是进入了将睡未睡的那种朦胧境界。

也就在这时，他陡然听到了一下粗重的叹息声。

这时，原振侠的脑部活动还在进行，他的思路也相当清楚，可以想，也可以记忆。

一听到了那一下叹息声，他就陡然一怔，立时想到了洪致生告诉过他，听到那种动人的女声时的情形。

他现在就是在这种将睡未睡之际，听到了那一下叹息声的。

自然，那也立时使他想起魔王的声音！

他才这样一想，立时又听到了那粗重的声音：“我选择的名称不是很好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的思绪开始紊乱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他根本不是魔王，只不过是随便选择了这样一个名称？可是，除了魔鬼，或是魔王之外，还有什么其它的，会要人的灵魂呢？

在迷迷糊糊之中，原振侠立时问：“你究竟是什么？告诉我！”

他得到的回答，又是一下粗重的叹息。

他想起阿根说过，魔王也经常唉声叹气的，在那一下叹息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。原振侠竭力和疲倦抵抗，终于挣扎着醒了过来，推醒了阿根：“刚才，我听到了魔王的声音！”

阿根揉着眼，像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反问：“你和他达成了什么交易？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：“没有，没有！我和他有什么交易可进行！”

阿根苦笑了一下：“这架飞机上，至少有两百来人吧？我敢肯定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，愿意和他进行交易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和他接触而已。”

原振侠大是不解：“那不是很容易吗？他可以把他的声音，随便传入人脑。”

阿根摇头：“不是随便，是有关系的人才能。洪致生看到了那块海底大石的电影，又要去探险，这就和他有了联系。而你，和小雅儿说过话，又和我说过话，自然也有了联系。”

原振侠知道，这种所谓“联系”，一定是极其微妙的一种脑电波联系。

原振侠也想到，所谓“灵魂是一种力量”，是不是也是一种脑电波的力量？这种力量，是不是对“魔王”来说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？

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原振侠一直在作各种各样的设想。那个有着超能力的“魔王”，不是地球上的人类，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，所无法设想的是，他的行为何以如此怪异？

到了迈阿密之后，阿根并不让原振侠休息，就送他来到了海边游艇集中的码头区。

在途中，原振侠看到报上的标题是“神秘黑色游艇已被找到，船上空无一人”。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林永兴失踪的翻版。”

阿根道：“本来就是。”

他们到了码头之后，上了一艘游艇……那和泊在码头旁的成千上万艘游艇一样，毫不起眼。由阿根驾驶，缓缓驶出海去，到了离岸有相当距离之后，游艇的速度加快，原振侠才知道这艘看来普通的游艇，有着绝佳的性能。

一小时后，他们已经在茫茫大海之中。原振侠根据方向，知道正是向那块海底大石驶去。他想起自小就喜欢海底探险的洪致生，这次真的进行了

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探险，而且结果如何，全然难测，也不禁十分感慨。

出海之后，阿根的神情就越来越阴森。尤其，当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之后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他的神情简直骇人。

一直等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，那是他们离开码头之后大约四小时，阿根才把速度减慢。而且，使船慢慢地在海面上兜着圈，圈子的直径也越来越小。

原振侠忽然想起那个采集稀有贝壳的潜水员来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有一个潜水员，在海底发现了那块大石，他是因此致死的？”

阿根冷冷道：“是，他的身体碰到了那块大石，所以受到了魔法的震荡。本来也不至于死，至多在一个短暂时间内丧失知觉而已，但由于他身在深海海底，所以形成了意外。”

原振侠记起他和林雅儿相会时，那两次震荡的经验，不由自主离得阿根远了些：“你也有这样的能力？”

阿根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小雅儿其实也没有。有这种能力的，是她头罩中的一些装置。”

阿根一直称林雅儿为“小雅儿”，看来他们两人之间，很有点奇妙的感情。原振侠又问：“那年，林永兴救他女儿，你在场吗？”

原振侠只是随口问一问，可是阿根的脸色，一下子成了死灰色，骇人之极，喉际也发出“咯咯”的声响来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林先生倒好了，流干了血，死了。不过死一样不能给他带来痛苦的解脱，他的灵魂还在魔王的控制之下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痛苦地闭上眼睛一会，缓缓地道：“就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才没有……也把自己的血，涂在小雅儿身上，不然，只怕可以使她得到更多的自由。那种灵魂的永远痛苦，想……也不敢想！”

原振侠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虽然他不是很明白灵魂如何会感到痛苦，但是看看阿根的神情，也可想而知，那是一种什么样可怕的情形了。

渐渐地，船在海面上所转的圈子，越来越小，几乎等于是船身自己在打转了。而速度也越来越慢，终于，船完全静止下来。

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原振侠只觉得眼前陡然有什么光线闪动了一下。只不过是极短的时间，他就觉出自己存身的空间变了，再也不是在船上，而是在一个灰蒙蒙，像是有着浓雾，可是又不是有雾的地方。他的身子，全然没有曾经移动过的感觉，他存身的空间已经变换了！

他不由自主，骇然叫了起来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他才叫了一句，就想起在录音带中，洪致生也那样叫过，当然是那时洪致生的处境，和他如今是一样的了。原振侠定了定神，心想是自己要来和魔王对话的，怎么才有了一点变化，就惊惶失措起来了？

当他勉力镇定下来之后，他看到自己是在一个光线昏暗朦胧的空间之中。那空间相当大，在一个角落上，只是虚幻地像是有很多东西在，可是却全然看不真切。空间像是一间极大的房间，正如林雅儿所形容的那样，不过四面的墙，看起来并不像走不到的样子。

他急速向前走了几十步，等他停下来时，发现自己和墙壁之间，还保持着原来的距离，原振侠也不再去尝试。他这时又看到在一个角落处，像是有一人，身子蜷缩成一团，蹲在地上。他大声问：“洪致生，是你吗？”

叫了几下，声音在这样的空间中，一点也不空洞，反而闷闷的，像是

有什么阻力一样，不是很传得开去。那个蹲着的人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原振侠正想走过去看看时，在他的身后，突然传来了一下粗重的叹息声。他疾转身去，看到了每一边都有将近一公尺，闪耀着一种深灰色光芒的五角星体，正自上而下，冉冉出现。

原振侠心中陡然一惊：魔王！

他听到过，在油画上看到过的“魔王”，就在眼前！

在那一刹那间，他屏住了气息，双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那五角星体。那东西，看起来真像是硕大无朋，会发光的大海星。

那五角形体一直在向下落，落到了离他头顶大约有十公尺高时，才停止不动。原振侠这时才注意到，自己存身的这个空间，四面全有界限，可是向上看，却全然看不到界限，只是越向高去越是黑，黑到了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为止。

要是说这时原振侠心中不紧张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他甚至紧张得耳际发出了一阵“嗡嗡”的声响。那个自称“魔王”的五角星体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？

在原振侠几乎全身凝僵时，他“听”到了他曾听到的声音：“人类的意志，真是特殊，理论上来说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一个人做他不愿做的事。可是又只要通过十分简单的方法，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愿，使他从不愿意变为愿意。”

原振侠呆了半晌，才迸出一句话来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那声音发出了两下如同嘲弄般的笑声：“不明白？如果你不愿意到这里来，那我就没有能力使你来。而我可以改变你的意愿，把洪致生的录音带给你听，通过阿根，要你来救他们，一下子，你就反而要求阿根带你来了。”

原振侠深深吸着气。原来一切全是安排好的，难怪阿根的神情那么闪烁和狡猾！

他十分镇定地回答：“我是自愿来的……”

那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当人类自愿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他的意识活动，就相当容易控制，只要顺着他的意愿就可以了。而制造自愿行动又如此简单，只要能力稍强的人，就可以对他人做到这一点。或者用言语哄骗，或者用武力威胁，总有一种办法可以使别人改变意愿，由不愿变成自愿。我研究过人类之间的关系，发现一切无非都是改变他人意愿的关系而已，大到统治上亿人，小到要一个小小的诡计，都脱不了这个范围！”

原振侠耐着性子听完：“这倒是人性上的一大发现。你不见得是为了对我大发宏论，才使我自愿来到这里的吧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当然不是！我只是向你说明，当人们把灵魂出让给我时，他们确实是完全自愿的，没有丝毫强迫成分在内。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洪致生和林雅儿的情形，可以说是例外吧？”

那声音沉默了片刻，那个五角星体上的光芒，也在明暗不定地闪耀。然后，它又响了起来：“照我的方法来说，也不算例外。不过，你如果要解救他们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交易……”

原振侠一听到他提及“交易”，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：“用我的灵魂去交换他们两个？我……只怕自己没有那么伟大！”

那声音道：“不，不！当然不是那样，而且一个换两个，我也不那么笨。”

原振侠疑惑地问：“那么，是什么样的交易？”

声音发出了一下十分怪异的声响：“你可以使我得到更多人的灵魂，成千上万个，我可以满足那些人的愿望。你可以告诉世人有我的存在，告诉他们，如果愿意出卖灵魂，就可以通过一种方法，和我取得联系。”

原振侠骇然之极：“你……你的意思，是叫我去组织一个邪教，诱人相信你的存在，然后，再把灵魂出卖给你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简单来说，就是那样。而且，保证所有人都是自愿的。”

原振侠陡然叫了起来：“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！”

那声音道：“罪恶？为什么会是罪恶呢？人类历史上，一直在进行着许多比我的方式更加荒谬的事，人类可以为了一个什么主义，一个什么口号，而丧失成千上万的生命，那才是罪恶！”

原振侠喘着气：“或许，那些人很愚蠢，但是他们至多丧失生命，不会丧失灵魂！”

那声音陡然狂笑起来，笑得原振侠几乎站立不稳，然后他道：“人类对自己的灵魂知道多少呢？做人，有没有灵魂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是魔王邪教的主持人，要记得向信徒说这句话。”

原振侠只感到心口如同压了一块极大的大石一样，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：“人类对灵魂确实无所知，请你告诉我。”

那声音笑了起来：“简单地说，那是人体活动渐渐积聚而成的一种能量。人活的时候，它以和身体共存的方式存在，当身体不再活动，死了之后，它就以游离状态存在，一切记忆等等，全和生前一样。”

那声音的这种说法，倒是众多对灵魂的解释中几种的组合。

那声音又道：“灵魂，对人来说，只不过是生命的副产品，实在没有多大的用处。

自然，这股能量如果在我手中，由我操纵，我就可以反过来，去影响那个人的意识和行动。不过我也很少这样做……”

原振侠陡然叫了起来：“那你要那么多人的灵魂干什么？”

那声音又发出了一下浓重的叹息声：“这种特殊的能量，是我维持我生命的必需，就像你们维持生命，需要水、空气和食物一样。”

原振侠怔住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千百种设想，但是再也没有想到，答案竟是如此简单。也许正是太简单了，他才没有想到。

那个五角星体，是一种生物，而这种生物的生命，必须用人的灵魂的那种特殊能量来维持，这实在是荒唐到了无以复加的怪异！

原振侠忍不住又道：“你……怎样……处置，把那种能量吃掉？”

那声音的回答却十分平淡：“吸收，把它吸收，化为我生命的动力，就像电器通过吸收电来操作一样。”

原振侠勉力使自己镇定：“经过了你的吸收之后，灵魂的能量消失，也就不再存在了？”

那声音听来十分高兴：“你懂了，真好，我并没有选错人！”

原振侠自然一点也不觉得高兴，他自言自语：“人的灵魂消失了，会怎么样？”

那声音立即回答：“我绝少在人还活着的时候，就动用他们的灵魂……要是动用了，这个人就会变成无可补救的痴呆。我只是在他们死了之后才用，那非但对他们没有损失，而且在灵魂逐渐消失的过程之中，他们的痛苦，也因为根本已没有了存在而消失了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之处。”

原振侠的思绪紊乱之极，他实在不知道如何应付反驳才好，虽然他隐隐感到“魔王”的话，有着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
他一面无意识地挥着手，一面道：“灵魂……消失，那岂不是……也失去了轮回的机会？那是永远的消失，生命的机会再也不存在了，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情形，总不能说是好事！”

那声音呵呵笑了起来：“正相反，连佛教的理论，也要人最终能脱出轮回，不要再有生命形式的生老病死之苦。到了那样的境界，才是最高境界。”

原振侠沉住了气：“你这是典型的诡辩，佛家的最高境界，虽然超脱轮回，但还是一种生命另外形式的存在，不是彻底的消失，不是给你‘吃’掉了！”

那声音的音调有点勉强：“那总要牺牲一点的，是不是？毕竟在他们的生前，我给了他们所要的一切。像林永兴，他凭什么由一个流浪儿，变成了大富豪？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对不起，我实在无法传播你的‘教义’，因为我不觉得它是对的。人的灵魂，看起来对人似乎没有用处，但一定有它的作用，不能将之出卖，要自己保留着。痛苦也好，快乐也好，富有也好，贫穷也好，一个人，要是没有了灵魂，他已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甚至不再是人！”

那五角星体所发出的光芒，迅速地闪动了几下。原振侠这时，已了无所惧地面对着它。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自己意志坚定，不为对方所诱，也不惧怕对方威吓的话，对方是拿他无可奈何的。

过了一会，那五角星体的光芒闪耀，才恢复了正常。原振侠听到的声音，更是粗重：“你的确有点与众不同，我好象无法使你改变主意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其实，绝大多数的人，都是和我一样的。肯出卖自己灵魂的人，毕竟不是太多！”

那声音呵呵笑着：“错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肯，只是他们不知道门路而已！”

原振侠陡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？看来，在地球上生活，对你并不适合，也不能使你快乐！”

一下十分粗重的叹息声，传入原振侠的耳中，那下叹息声，竟然是充满了忧伤的！

接着，那声音道：“谁想在这里生活？我是回不去了，我只有尽力使自己活着，这叫作苟延残喘，是不是？我等待着回去的机会，或许，有巨大的可供我吸收的能量，我就可以回去。”

原振侠的声音，像是痛苦的呻吟：“那……需要多少人的灵魂？”

那声音没有立即回答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十万个，或者更多，我也不能肯定……”它陡然转变了话题：“你既然不肯和我交易，我只好另作安排了！”

原振侠松了一口气：“多谢你不强迫我！”

那声音道：“我早已说过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，实际上是不能强迫的，但是却又有许多方法使人改变意愿。不过，由于另外有安排，要你在这里留几天，你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当然不是真正有，而是感觉上有，但和真正有，在感觉上是没有分别的，在我的空间中，我有这个能力！”

原振侠还想说什么话，那五角星体已冉冉向上升去，终于没入黑暗之中，看不见了。

原振侠感到十分疲累，想有一张舒服的床，可供他躺下来。果然，他就看到了一张他理想中的床，而躺下来之后，也感到了极度的舒服。他明白那是“魔王”利用了某种能量，刺激了他的脑部活动，使他真有这种感觉的结果。

他闭上眼睛，想着，应该找谁来陪自己呢？黄绢，还是海棠？而他终于叹了一口气，什么也不想，就这样沉沉地睡着了。

他在睡着之前，曾想到过，下次“魔王”再出现时，他会要求魔王允许他和洪致生、林雅儿见一次面。

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等到他醒来时，已经听到了海涛声。他忙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在那艘游艇的一个舱房中，时间仍然是夜晚。一架小电视正开启着，传出嘈杂的声音，原振侠向电视看了一眼，就怔住了！

他看到洪致生和一个极美丽，脸色十分苍白的女人，站在一块大石之前，那块大石，就是海底的有着浅刻的那一块。在大石之前，还围着不少人，洪致生正在讲话：“这块在深海捞起的大石上的浅刻，证明魔王的魔法，存在于世间已有许多年。任何人，只要有信念，就可以得到魔法的布赐。一个秘密的，只有最诚心的人才能参加的宗教，会由此兴起，会有千万个对魔法深信不疑的教徒参加，会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事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和身边的美人互望着，笑得极甜蜜。

原振侠立即明白了，魔王不能说服他，就和洪致生、林雅儿进行了交易，由他们两人来主持邪教。

原振侠陡然跳了起来，大叫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

阿根在舱门口出现：“他们有什么别的选择？这样，至少在今后悠悠岁月之中，他们可以快乐地在一起，享受着肉体 and 心灵上的欢愉。”

原振侠呆住了出声不得，心中只感到阵阵苦涩。

所有神话故事，都以“他们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”作结束。这个故事，似乎也不例外，是不是？

（完）

